

丁剑峰到了边防医院后
进行了详细检查...

共和国的 蓝盾利剑

石地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共和国的蓝盾利剑

ISBN 978-7-89900-368-8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 kf@mail.wpcsh.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5年12月 第1版

字数：90000

定价：2元

第一章

丁剑峰到了边防医院后，进行了详细检查，伤得确实不重，仅伤着皮肉。军医进行了仔细的消毒和包扎，军医要求在医院观察两天。但丁剑峰认为并无大碍，没有必要住院观察。在医院里躺着反而会惊天动地的，这样已经是电话不断了，都在询问他的伤势情况，使丁剑峰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丁剑峰态度坚决地要离开医院，军医无奈，只好告诉他每天必须按时到医院检查、换药，丁剑峰满口答应后离开了医院。

在回支队的路上，丁剑峰感到有些懊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发现了周彪，可又把他送上了西天。这让丁剑峰从心底里感到有些不甘。说心里话，他真舍不得周彪死去，不是周彪不该死，而是周彪的死，又会给摧毁黑沙走私、贩毒团伙增加了难度。如果仅仅是为了打死周彪，那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多的口舌和周折，在劫持晓箐的一瞬间，他就完全有把握将周彪置于死地，他毕竟是全总队出了名的神枪手，这点把握还是有的。他心中不甘的是，孟超的突然冲击，导致情况突变，周彪举枪开火。在这万般危急之下，他没来得及细想，甩手一枪，击中周彪要害，这完全是一些习惯动作，在他一扣扳机的一瞬间，他就知道周彪必死无疑。如果容他认真考虑一下，哪怕是几秒钟，他都不会直击周彪的脑门，他会将其手脖子打断，人既可被活捉，大家也都可以摆脱险境，这也许就是自己临危慌乱的一种表现。

想到这里，他不得不暗暗佩服支队长邵正军。邵正军考虑问题的细致、周到，的确是他丁剑峰望尘莫及的。在邵正军答应他可以干掉周彪的同时，叮嘱“要引开周彪顶着晓箐的枪口”，这一叮嘱让丁剑峰清醒了很多。如果在周彪的枪口顶着晓箐的时候将其击毙，很容易导致周彪惯性扣动扳机，那样的话，周彪在死的同时也会带

着晓箐。多亏支队长的一句提醒，使他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没能留下周彪这个活口。如果他丁剑峰能够做到临危不乱，这个目的是完全能够达到的。

丁剑峰边走边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不觉已经到了支队，正欲向楼上走时，迎面碰上了邵正军，邵正军看到丁剑峰后急切地问道：“怎么不在医院，跑来干什么？”

“什么问题也没有，呆在医院干吗？”

“真的没有问题？”

“真的。”丁剑峰说着忍痛摇了摇左臂。

邵正军望着丁剑峰笑了笑：“行了，行了，摇什么摇，那好吧，咱们一块儿到总队长那里去，把现场的情况详细汇报汇报。”

“好的。”丁剑峰随着邵正军一起向总队奔去。

他们很快到了总队长魏铁力办公室。报告进门时，魏铁力正在改写着一份材料，见他们两人进来后，立即放下手中的笔，朝着丁剑峰关切地问道：“小丁，听说你受伤了，我这还准备去医院看你哪，怎么跑出来了，没事吧？”

丁剑峰笑着回答道：“谢谢总队长，我啥事也没有，仅仅伤点皮肉而已。”

“那就好，那就好。但也不能不当回事，要随时去医院检查，毕竟是流血负伤了，这不是小事。”

“知道，总队长，你放心吧。”

“我准备把现场的情况详细向您汇报一下。”邵正军接着道。魏铁力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吧。”

邵正军即将现场情况从头到尾详细地汇报了一遍，魏铁力在认真地听着，并不时地就某些情节进行着询问，邵正军在不断的询问中将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讲述完。

魏铁力听完事件的全部经过后，心事重重地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之后说道：“周彪的死，对我们及时摧垮这个走私、贩毒团伙增加了难度。本来顺着这条线是可以摸出几条‘大鱼’的，现在看来，这条线是彻底断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住另外的几条线，有效地运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要在捞取证据上下点真功夫，争取早日打掉这个团伙。”

邵正军道：“我明白，本来我的想法是尽可能抓活的，因为丁剑峰在做其转化工作时，周彪已经有些犹豫，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加大转化教育力度，周彪完全有可能放下武器。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孟主任却有些沉不住气了，冲了出来，导致周彪孤注一掷，举枪开火。当时的情况确实有些危险，如果不一枪毙命，怕其另外又惹起祸端，在这危急关头，丁剑峰才将其击毙。”丁剑峰接着道：“当时也怪我没有细想，甩手一枪，直接毙命。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再考虑全面一点，是完全可以击断周彪的手脖子的，活捉周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一点也怪我。”

魏铁力猛吸了几口烟后说道：“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自责。至于孟超的行为，完全可以给予理解。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地汲取。这个教训就是以后在解救人质的工作当中，没有特殊情况，要绝对禁止被劫持人的家人前往现场。因为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面对自己亲人所面临的生命危险，是很难让人沉得住气的。可一旦沉不住气，往往是一句

话，或是一个动作，所造成的损失都将是致命的。”

邵正军点了点头道：“是啊，我们的确应该接受这个教训。”丁剑峰从魏铁力办公室出来后，本想回支队研究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可支队长邵正军坚决不允。命令他必须回家休息两天，没办法，他只好回家了。

在回家的路上，丁剑峰突然又想起了孟超，当时在现场由于情况危急，他用力过大，一下子把孟超摔得很重，他应该去看看他。晓箐也受到了极度惊吓，他也应该去看看。想着想着，他就转身向孟超家里走去。到了孟超宿舍后，敲了敲门，钟大夫出来开门，钟大夫见到丁剑峰后惊喜地道：“是丁艇长啊，我正准备去看你呢，伤得怎么样？”

丁剑峰满不在乎地说道：“没事，就是擦破了一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快，里面坐，里面坐。”钟大夫热情地让着丁剑峰。丁剑峰进入客厅，看到孟超坐在客厅沙发上，就非常客气地说道：“孟主任，你好。”

孟超道：“你好，”顺手指了指沙发，“请坐。”

丁剑峰在沙发坐下继续说道：“晓箐好吗？”

晓箐正在里屋，听到声音后，立刻跑了出来问道：“丁叔叔，你来了，你没事吧？”

“没事，擦破了一点皮，两天就会好的。晓箐，你可是吓坏了吧？”

“可不是，当时可真把我吓死了，我想我肯定是没命了，我都不

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好了，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丁剑峰安慰道。

钟大夫接着说道：“当时那个情况多危险呐，你看老孟还一个劲地往前冲，要不是你丁艇长，老孟可能也没命了，你丁艇长这一枪是替老孟挨的。”

孟超有些恼火地说道：“废话，女儿被人绑架，我能不急吗？”

钟大夫继续埋怨道：“急你也不能瞎急呀，急你就往人家枪口上撞吗？”

晓箐在旁劝道：“妈，你就别老是埋怨我爸了，我爸还不是为了救我。”

丁剑峰在旁见到气氛有些不和谐，便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抱歉地望着孟超说道：“上次在现场时，我出手重了些，把你给摔着了，没摔坏吧？”

孟超冷冷地回道：“没事，死不了的。”

丁剑峰道：“当时情况危急，我也没顾及那么多，你可别有什么看法啊。”

孟超连讽带刺地说道：“哪敢啊，你现在都是大英雄了，还会在乎别人的感受？”

钟大夫生气地朝着孟超说道：“老孟，你这是干什么？不管怎么说，丁艇长是从犯罪分子的枪口底下救出了我们的女儿，还替你挨了一枪。可你呢？不但没能救出女儿，还差点把自己的老命也给搭上，到现在还要什么态度？”

晓箬也在旁说道：“爸，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应该对丁叔叔这样的态度。”

孟超恼羞成怒地站了起来，说道：“我的态度怎么了？我的态度怎么了？难道还要让我给他跪下谢恩不成？要跪你们跪吧！”说完，转身进了里屋。

钟大夫强压着怒火对丁剑峰劝道：“丁艇长，你可千万别生气，老孟他心情有些不好，回来后就一句话没说，你原谅原谅他吧。”

丁剑峰笑了笑说：“没什么，钟大夫，让孟主任好好休息休息，我改日再来看他。”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钟大夫反复说道。

“不会的，钟大夫，你放心吧，我没什么好生气的。”丁剑峰说着起身走了出去。

丁剑峰虽然嘴上说着没什么好生气的，但心里还是有些别扭。他本想借看望孟超的机会，缓和一下与孟超的关系，没想到孟超会是这么一种态度。凭心而论，虽然他每次与孟超接触结局都是不愉快的，但他却没有一次想让那些不愉快发生，他总是刻意地在避免着那些不愉快，可总也避免不了。对此他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可总也找不出答案。要是自己的问题吧，可又不知问题在哪里。要是孟超的问题吧，可自己对孟超哪里有问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他看来，孟超虽然不是一名优秀的纪检干部，但也完全可以称为是一名称职的纪检干部。对工作、对同志还是认真负责的，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绝不是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混饭吃的庸俗之辈。可就是这样一位领导、兄长、同志，自己怎么就处理不好关系呢？也许问题就在自己身上，自己还是应该进行深刻的反

思。

丁剑峰边想着边往家里走去。走到门口，按了一下门铃，梁萍出来开了门，看到丁剑峰后梁萍非常兴奋，但又略带些埋怨地口气说道：“我以为你把我们娘俩给忘了呢，这么多天，人也不见，电话也没有。”

梁萍所说的“把我们娘俩给忘了”，这对丁剑峰来说，一点也没冤枉他。这些日子，大部分时间，脑子里的确没有他们娘俩的位置，偶尔有时也会想起，不知儿子现在长得什么样了，但那也仅仅是一闪念，闪过去之后，脑子里又全都是“抓周彪”，梁萍的埋怨是实事求是的。

“丁剑峰想到这里，抱歉地望了梁萍一眼，诚恳地说道：“真对不起，梁萍，辛苦你了。”

梁萍望了望丁剑峰，嗔怪地说道：“谁让你说什么对不起了，我只是说说而已，你怎么当真了，你这些天可是瘦了很多啊，工作不顺利吗？”

对于工作上的事，丁剑峰回家从来不愿多讲。其原因并不全都是处于保密上的考虑，而是丁剑峰认为，工作上的事，回家说了又有什么用？时间长了，梁萍也就习惯了，所以梁萍对丁剑峰工作上的事从不多问，要问也只是限于顺利还是不顺利。实际上，梁萍问的这一点也是多余的，因为顺利与不顺利，丁剑峰回到家后，梁萍即刻就能感受到。顺利时，丁剑峰回家后情绪就非常高涨，不顺利时，情绪就非常低落。此次梁萍第一眼看见丁剑峰，就知道他的工作并不顺利，虽然知道，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这样问了。

丁剑峰表情木然地说道：“没什么，小海平呢？”

“刚刚睡着了。”

“我去看看。”

丁剑峰来到儿子床前，儿子睡得正香，胖嘟嘟的圆脸蛋白里透红，着实讨人喜欢。丁剑峰像欣赏一件珍贵的工艺品一样，不眨眼地盯着看，盯着盯着就忍不住动手抚摸起来，梁萍在旁急忙悄声地告诫道：“刚睡着，不要动他。”

丁剑峰有些依依不舍地缩回了手，抬头望着梁萍，梁萍可真是瘦多了，人也显得憔悴，面部暗淡无光，三十几岁的人，眼角周围布满了细小的皱纹，鬓角处已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白发，几天不见，似乎苍老了许多。昔日的那种光彩四射、亮丽动人的形象好象已经离开了很远。

见过梁萍的人，谁都得承认，梁萍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美人。顾长的身材，削削的肩膀，细细的腰肢，修长的腿，瓜子脸，闪动一双颇有灵气的大眼睛，配有一双细细的柳叶眉，挺挺的鼻梁下，镶有诱人的两片薄薄的嘴唇，连一向不善言笑的支队长邵正军见到梁萍后都由衷地赞叹：“以前只见过工笔画家笔下的古代仕女图，没想到那个美女是照着我们梁萍画的。”

邵正军的话并不夸张，梁萍的确漂亮，且漂亮得惊人。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全校一万多名学生，她是全校公认的校花。各式各样的追求者络绎不绝，可她硬是无动于衷，一点感觉也没有。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能够喜欢上仅仅见了几面的丁剑峰，而且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为了丁剑峰，她宁肯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时她甚至会傻傻地认为，自己就是为丁剑峰而来到了这个世上。

她喜欢丁剑峰的一切，爱丁剑峰的一切，甚至包括丁剑峰的缺点和错误，她从来就没发觉丁剑峰有什么地方不值得她去爱，她对

丁剑峰的爱已经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丁剑峰对此也能深深地感受到。

丁剑峰也是一个性情中人，非常注重感情，只不过他对事业更加执着。除了事业，梁萍在他心目中算是具有最高的位置了。他也是深深地爱着梁萍，梁萍为他所付出的牺牲，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从心底里感激梁萍，他时常为自己能娶到这样一个好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种骄傲与自豪并不是因为梁萍的漂亮，而是因为梁萍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与理解。现在他虽然觉得梁萍显得不如过去那么水灵，但他反而更加爱她，更加感到她妩媚动人。

丁剑峰深情地望着梁萍，不由自主地抚摸着梁萍的脸庞。梁萍已经体会到了丁剑峰双眼中灼热的光芒，温情似火，周身顿时感觉到一阵发热。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丁剑峰了，也好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她渴望看见丁剑峰，也渴望有这种感觉。她温顺地倚在丁剑峰怀里，像只驯服的小绵羊，任凭丁剑峰的爱抚与亲吻。

此时的丁剑峰已经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脑子里只有那楚楚动人的梁萍。他的整个身体已被一种激情在熊熊地燃烧着。他在抚摸着梁萍那光滑而细腻的身子。梁萍的身体在颤栗着，彻彻底底地沉溺在爱的浪涛之中。她的面颊紧紧贴在丁剑峰那发达的胸肌上，她渴望自己被融化，渴望丁剑峰快快进入自己的身体。那是另外一番天地，她渴望自己在那番天地里畅游，渴望那番景致快快来临，她像那被拦截已久的洪流，突然敞开了闸门，她需要奔放，她需要疏通，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抬起头，忘情地张开双臂，一把将丁剑峰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

“哎哟！”丁剑峰捂着左臂，疼得直冒冷汗。

梁萍松开手，惊恐地连声问道：“怎么啦？怎么啦？”

“没什么，我这里受了一点伤。”

“受伤?怎么受的伤?在哪里?我看看。”

丁剑峰脱下外衣，露出了缠着绷带的左臂。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呀，这是怎么回事?”

丁剑峰只好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梁萍边听着边抚摸着丁剑峰的伤口部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疼地说道：“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没事，不要紧的，就是擦破了点皮，两天就会好的。”梁萍不断地擦着眼泪，深为自己刚才的不小心感到内疚。

丁剑峰拿过纸巾，边给梁萍擦眼泪边说道：“告诉你没事就是没事，你看，怎么活动都没事。”说着就上下摇起了手臂。梁萍见状，急忙按住丁剑峰的左臂，嗔怪地说道：“你干什么呀?摇来摇去的。”

丁剑峰的这几下活动，导致难以忍受的疼痛再次袭来，丁剑峰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额头上却又增加了一层豆大的汗珠。这几天，黑沙算是高兴透了。周彪的死让他兴奋得几夜没有睡好觉，他过瘾，他解恨，尤其还是让海警的丁剑峰给干掉了，这更让他有说不出的快感。这不但解除了他的心头之恨，更重要的是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他又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这样的结局，他想都没有想到，真是太妙了，太棒了，他黑沙现在真的是心想事成。他毫不怀疑他黑沙又要时来运转了，又可大展鸿图了。黑沙心想，这是老天爷在帮助他。凭周彪那样的蠢猪，也想与我比量比量，真是瞎了眼了，这才叫不自量力。到头来，还不用本老爷亲自动手，自有人替本老爷送你上西天。黑沙正在优哉悠哉，自得其乐，门外传来

了敲门声，雷鸣推门走了进来。

“黑总，有件事我想和你说一下。”

“说，咱们兄弟有事尽管说，只要我黑沙能做到的，就没有不行的事。”黑沙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本想呆在这里，帮黑总把夜袭黑总的人给找出来，现在看来也不用找了，周彪已经死了，我想出去找点事做。”

“不行，不行，那可使得不得。”黑沙一下子兴致全无，急忙对雷鸣说道。

“黑总对我的心意我知道，我一万个领情。但我不想给黑总添麻烦，我在这里有些人对我还有怀疑，看着我不顺眼，不如早点离开，免得再生枝节。”雷鸣还是坚持说道。

“哦，你是说于红丽呀，没事的，我已经和她说了，夜袭我的事，她也知道是周彪干的。她现在对你根本没什么怀疑，你就放心吧。”

“这……这……”

“这什么？以后我们兄弟俩不要再提分开的事，要同甘苦，共患难，永不分离。”

“黑总，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考虑，没什么好考虑的，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先回去收拾收拾，今晚上咱们一块儿去‘燕翅鲍满楼’来一桌。周彪死了，咱们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庆贺一番呢，今天晚上咱们去大吃一顿，吃完再去夜总会找个小妞玩玩。”

雷鸣显得有些不太情愿地答道：“那好吧。”说着推门走了出去。

雷鸣自到了黑沙这里之后，心里感到一直没有底。黑沙自始至终没安排一件事让他去做，黑道上的那些事也一次没与他正儿八经地谈过，他虽然感觉到他并没有引起黑沙的怀疑，但黑沙什么事也不用他干，什么事也不让他知道，这不免让他在心里面犯嘀咕。今天他到黑沙办公室，其目的就是为了探听一下虚实，现在看，不会有什么特殊原因，只是时机未到，看来还需要耐心等待了。

黑沙对雷鸣是没有任何怀疑的。特别是当他认定袭击自己的人 是周彪以后，对雷鸣就更加深信不疑了。近些日子，他之所以没让雷鸣做任何事情，他自有他的目的。他认为雷鸣确实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打打杀杀的那些事情，一般不要安排他去干，他要留下雷鸣派上大用场。

当初黑沙之所以拼命地与雷鸣套近乎，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在海警内部埋下自己的眼线。可这个眼线刚刚挂上，还没发挥任何作用，倒先被人家清出局了。这倒真是让黑沙心有不甘，他想再通过雷鸣，在海警内部建立一个过硬的关系，随时掌握海警的动态。如果做到了这一步，这南海市沿海一带就全成了他的天下了，他就可以放心地驰骋万里海疆，大展其抱负了。可现在呢，要干又放不开手脚，不干吧，又过不下去，真他妈的别扭透了。他想来想去，他必须要走这步棋，而且必须把这步棋走好。目前要走好这步棋，最得力的一招就是启用雷鸣。只要雷鸣想这么做，想真心实意地帮助他黑沙，他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他雷鸣也完全有能力扎实、牢靠地把这件事情办好。根据近段时间他对雷鸣的观察，现在对其摊开此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黑沙想到此，便拨通了雷鸣的电话，让雷鸣再到他办公室来一趟。

雷鸣接到黑沙的电话后，立即转了回来，进门便问道：“黑总，有什么事吗？”

“雷老弟，你坐，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一下，最近公司有些周转不灵，我想做点海上的生意补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说要走私？那可是要坐牢的啊。”

“只要运作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运作。”

“黑总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通过你的关系，在海警内部找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人，随时给我们提供些情况，避免撞到枪口上。”

“这个人可是不好找啊。”雷鸣显得很是为难地说道。

“你干海警这么多年，就没有个非常要好的吗？”

“有是有，但这样的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干的。有的想干，但不掌握情况，想干也没用，我们也不应该用这样的人。可掌握情况的人，又很难拉到我们手里。”

“关键是看与你关系铁不铁，如果关系很铁，就不愁拉不到手。”

雷鸣摇了摇头道：“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以前与丁剑峰关系很铁，他倒是所有的情况都掌握。可他那个人性格非常倔强，要拉他做这样的事情很难。他现在和我不一样，我是被海警清理出来的人。他现在可是正红着呢，是出了名的缉私英雄，在这种情况下要拉他做这种事谈何容易？不过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帮助，那从今以后海警的情况，我们可就能掌握的透透的。”

“我看就想办法在他身上做文章。”

“黑总，你不了解丁剑峰，我非常了解他，在他身上做文章很难，很难。”

“我看那样吧，找个机会约他吃顿饭，先熟悉熟悉，这个面子他总会给你吧。”

“吃饭是肯定没问题的，这个面子他肯定会给我。”

“那好，先约他吃次饭，一步一步地来，然后见机行事。”

“好吧，试试看吧。不过这几天不行，我听说他被周彪打了一枪，虽然伤得不重，但这几天可能会在家休息。”

“嗯，我也听说了，据说周彪就是他击毙的，而且枪法很准。”

“那当然，他是有名的神枪手，百发百中是出了名的，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好，那我更要会会他，我还要感谢他为民除害呢。”说完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章

黑沙带着雷鸣、高亮、朱朋等人到“燕翅鲍满楼”为周彪的死着实庆贺了一番。几个人都带有八分酒意，然后驾车前往梦幻歌舞厅，找了一间豪华包房，每人找了两位小姐作陪，便肆无忌惮地闹腾起来。雷鸣心里清楚，不到凌晨2点是不会罢休的。好在雷鸣跟着常来常往，也都习惯了。

陪着雷鸣的两个小姐不断地变换着各种方式方法勾引着雷鸣，一会儿搂着雷鸣的脖子撒娇，一会儿打情骂俏，雷鸣也变换着各种方式方法应付着。雷鸣现在在女孩子面前已不像先前那样拘谨了，虽不能像他们那样彻底放开，但也能应付自如，不会让黑沙他们看出太正统。当玩到10点多钟的时候，雷鸣的手机响了，雷鸣打开一看，原来是赵倩打来的。雷鸣立即走出包房，接通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了赵倩的声音：“喂，雷鸣吗，你在哪里？”

“我还在外地出差呢。”

“怎么这么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哦，现在还说不准，等过几天看看。”

“快点回来吧，我想你。”

“知道了，我尽量快点，我也想你。”

雷鸣挂了电话后，回到了包房，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他真不知道如何向赵倩解释。现在撒谎去外地出差，但也不能总是这样说啊，从赵倩的口气看，她还不知道他已经被海警处理了，如果知道了，那可怎么办呐，赵倩能受得了吗？能原谅他吗？如果赵倩一怒之下离开了他，那他又如何是好啊。想到这里，雷鸣都有点不敢想下

去了。黑沙看到雷鸣情绪上的变化，主动靠过来问道：“谁的电话？”

“哦，是我未婚妻的。”

“怎么？发生了什么状况了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被海警处理了，我现在还瞒着她，我怕她知道以后与我吹，我现在愁得也不知怎么办才好。”雷鸣怕引起黑沙的猜疑，就实实在在地告诉了黑沙。

“我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女人有的是，她想吹就让她吹，大哥负责给你找个更好的，把天底下最漂亮的美女找给你，你打起精神来，好好玩，这事儿就包在大哥身上了。”

雷鸣知道与黑沙谈这些事情是谈不出好结果的，他之所以要和他谈，其主要原因是怕引起他的怀疑。既然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立即随声附和道：“那就拜托黑总了。”

赵倩最近一直心神不宁，非常希望马上见到雷鸣，越是见不到越是思念。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雷鸣。但她知道雷鸣出差办案，不应该让他分心，便强忍着不给雷鸣打电话。今天晚上她主动给雷鸣打电话，是因为她举办了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展示会刚一结束她就立即给雷鸣打了电话，想让雷鸣分享一下她成功的喜悦。可从电话中听出雷鸣的语气并不想与她多谈，她想，也许雷鸣正在有事，不方便长谈，所以草草地讲了几句就挂了。她想等雷鸣回来以后，与雷鸣一起再隆重地庆贺一番。

赵倩为这次时装展示会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先后筹备了三个多月，在正式展示前，她邀请了省内和全国知名的服装专家，对她设计的每一款时装逐一进行了讲评，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称她

为我国服装设计行业的一枝新秀。今天晚上正式展示开始后，整个大剧院座无虚席，全国各地的各大服装厂家都派员观看了这次服装展示演出。演出结束后，当她带领众模特谢幕时，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她刚回到后台，各大服装厂家的销售人员的电话接踵而至，相约明天洽谈购买服装设计事项，一时激动得赵倩热泪盈眶，她终于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

赵倩急于将这个特大喜讯告诉雷鸣，便安排模特队的领队尤达夫替她与各大服装厂家约定洽谈时间，自己便拨通了雷鸣的电话，电话中虽没有讲明此事，但赵倩相信，等雷鸣回来知道这个事情后，一定会喜得跳高，她准备等他回来之后给她一个惊喜。她能想象得出，当她告诉雷鸣此事后，雷鸣一定会抱着她吻个没完，她也同样会给予雷鸣以更加热烈的长吻。

正当赵倩沉醉于幸福甜蜜的遐想之时，模特们都卸完妆围拢到她这边来了。姑娘们都嘻嘻哈哈地吵个不停，大家都非常兴奋，情绪非常高涨。其中一个姑娘朝着赵倩喊道：“赵姐，演出这么成功，你应该请请我们啊！”

姑娘们随声附和道：“是啊，是啊。”

赵倩爽快地答应道：“行啊，行啊，你们说，想让我怎么请？”

这时尤达夫走了过来，说道：“让老板请我们唱歌、跳舞怎么样？高档歌舞厅什么好吃、好喝的都有，我们可以边吃边玩儿。”

尤达夫的提议得到了姑娘们的一致响应，大家齐声道：“好啊！好啊！”

赵倩望着尤达夫道：“达夫，各大服装厂洽谈的时间都定好吗？”

尤达夫道：“都定好了，这下我们这个服装设计公司可要赚大钱了，各大服装厂都争着购买我们设计的服装款项。”赵倩道：“那好，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就尽情地玩一玩，你们想到哪里去呢？”

尤达夫道：“梦幻歌舞厅，那是咱们南海市最高级的夜总会。”

“好，咱们走。”赵倩说着，带领姑娘、小伙子们向梦幻歌舞厅奔去。

不大一会儿，赵倩他们就来到了梦幻歌舞厅。歌舞厅内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亮丽的姑娘和小伙子，显得热闹非凡。赵倩让尤达夫招呼大家尽情地玩儿，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一时间，唱歌的、跳舞的、喝啤酒、喝饮料的、吃牛肉干、吃烤鱼片的、吃各种小点心的，各随所好，个人忙活个人的。

赵倩起身在歌舞厅各处转悠，她以前只是听说过这家歌舞厅，但从来没有进来过。歌舞厅装修得的确非常豪华、非常讲究，来到里面后就如同进了一座豪华的宫殿，富丽堂皇。如果没有来过，怎么也想象不出能有这般豪华。在大厅一侧有一走廊，不时有服务人员在进进出出，并隐隐约约地传出阵阵音乐声。赵倩出于好奇，便溜达着走了过去。

赵倩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歌舞厅，她并不知道歌舞厅里除了大厅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包房。当赵倩走到一个包房前，隔着门上的一块玻璃，看到包房内有几个男人搂抱着小姐，有的还旁若无人地摸来摸去。赵倩一看，大惊失色，这些人怎么这等放肆，怎么这般无耻，这些动作怎么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赵倩看不下去了，立即转身回到大厅内，刚找了个座位坐下，突然想到，在包房内有个男人怎么那么像雷鸣？想到这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雷鸣怎么可能到这种地方来呢？尤其是怎么可能让别的女人搂着？雷鸣是

她赵倩的，只有她赵倩有权力去搂他，别的女人想搂他，雷鸣自己也不会答应的，她赵倩更不答应。大概是自己想雷鸣想糊涂了，看到谁都像雷鸣。

这几天来，她思念雷鸣甚是心切，有时在办公室的微机上搞画图设计，画着画着，竟不自觉地把雷鸣给画了上去，连自己都在心里暗暗骂自己没出息。特别是今天晚上，成功地举办了自已设计的服装展示会后，她更加思念雷鸣，她希望能和雷鸣一起疯狂地欢呼。尽管她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兴奋得要命，可她还是不能真正地兴奋起来，因为她面前少了雷鸣。她现在更深刻地体会到，她的生活中不能没有雷鸣，她离不开雷鸣，等雷鸣这次回来后，她要告诉雷鸣，她要嫁给他，她要马上和他结婚，因为她的事业已经迈上了成功的阶梯。从今以后，她既要做事业上的成功女性，也要做一位贤妻良母，对此，她是非常有信心的。以前赵倩曾听人说过，事业上的成功女性不可能是贤妻良母。对这样的结论，她始终认为是狗屁不通。事业上成功的女性同时也是贤妻良母的事例比比皆是，而在事业上毫无建树，在家里则是刁蛮泼妇的更是数不胜数。她之所以没有急于嫁给雷鸣，就是想以一名成功女性的身份嫁给雷鸣，然后尽职尽责地做一位温顺的妻子。她想象不出，当她把这个决定告诉雷鸣时，雷鸣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激动地掉下眼泪，肯定会比得知她成功地举办服装展示会还要高兴得多。

想到这里，赵倩笑了，开心地笑了。恰在此时，她发现一名服务小姐端着一瓶洋酒，向她刚才看到的那个包房走去，就在服务小姐开门的一瞬间，她听到那个包房内传出一句歌声，是《小白杨》中的最后一句“同我一起守边防”，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怎么这么像雷鸣的声音？赵倩站起身，疑心重重地向那个包房走去。走到门口往里一看，雷鸣手持麦克坐在沙发上，一位小姐倚在雷鸣肩膀上。赵倩的脑子“嗡”的一声，不由自主地一下把门推开。雷鸣发现了站在

门口的赵倩，脸色已气得铁青，雷鸣惊恐地站了起来，几步跨到赵倩跟前，神色紧张地道：“赵倩……”赵倩瞪着雷鸣，气得说不出话来，僵持了半天，终于说出了两个字：“无耻！”说完转身跑去。

雷鸣在后紧紧相追，边追边说：“赵倩，赵倩，你听我解释！”

赵倩突然停下脚步，转身望着追过来的雷鸣，四目相对，赵倩眼泪汪汪，但态度却是冰冷地说道：“好吧，我洗耳恭听，你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骗我说在外地出差？再解释一下，搂着你的那个女人是谁？你与她是什么关系？”

“我……我……”

“解释不通是不是？再见。”赵倩转身继续向前走去。雷鸣便又在后面追了上去，边追边说道：“你以后会理解的。”

赵倩重又转回身来，表情冷冷地说道：“以后？你现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以后就能找到了？现在让人无法理解，以后就可理解了？简直是废话。对于你今天晚上的这些行为，你如果解释不通，你认为我们还会有以后吗？”

“赵倩，我……”

“对不起，雷先生，再见。”赵倩转身快步向外走去。

雷鸣随着赵倩追到了门口，看着赵倩驾车飞奔而去。

雷鸣茫然地站在那里。

赵倩驾车回到家后，愤怒、想不通、委屈、怨恨一股脑儿袭上身来，赵倩扑到床上，失声痛哭。她怎么也没想到雷鸣会欺骗她。她对雷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她从不怀疑雷鸣会对她有所不忠。

她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姑娘，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她认为雷鸣永远不会骗她，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骗她。她深深地爱着雷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认为雷鸣对她会一生忠诚不渝。可现在还没结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怎么能让人想得通呢？赵倩忽然感到，自己怎么这么笨呐，与雷鸣多年的接触，怎么在这个问题上一点察觉都没有？今天晚上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别人就是说破天，她也不会相信的。她真的怀疑起自己的观察识别能力了。自己为什么会那么信任雷鸣？自己的直觉怎么会这样的南辕北辙？她真想不通自己看人识人怎么会这么失败？雷鸣啊雷鸣，你也太狡猾了，怎么能隐藏得这么深呢？把自己骗得好苦，好苦。以前在女性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憨厚，那种拘谨，那种无所适从，那种谨小慎微，原来都是伪装出来的，而且还伪装得那么天衣无缝，这可真够阴险的。你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女人的芳心？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女人死心塌地的爱？有这个必要吗？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雷鸣啊雷鸣，你用这种伪装出来的面孔获得的爱，又有什么价值？难道你准备用这种伪装出来的自己去生活一辈子，一辈子这样去面对自己的妻子，这能行吗？累不累啊？

赵倩在自问自答地胡思乱想，但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理不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是雷鸣吗？她现在最怕见的人就是他了。

人就是这么怪，半个小时以前，她想雷鸣想得近乎发疯，半个小时以后，又恨他恨得要命。此时此刻，她无论如何也不想见他。可门外的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为了不影响左邻右舍，赵倩还是决定开门将他赶走。这样想着，便从床上爬了起来。刚想去开门，又想到应该擦干眼泪，不能让雷鸣看到自己哭过，便直奔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擦了几把脸，收拾停当后，才去将门打开。开门后看

见，敲门的原来是尤达夫。赵倩略感惊奇地问道：

“达夫，怎么是你？”

“怎么？你以为是谁？”

“哦，我没想到会是你，有事吗？”

“大家都在问你哪去了，我只好来找你喽！”

赵倩自见到雷鸣后，就已经把模特队的姑娘、小伙子们在歌舞厅玩的事全给忘了，光知道去生气了。经尤达夫一提醒，才想了起来。便立即说道：“哦，真对不起，我突然感到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家来了。你回去和大家解释一下，代我招呼大家好好玩。”

“这一点你放心，我会招呼好大家的。不过，你没事吧？用不用找医生来看看？”

“没事，不用找医生，躺一会就好了，大概是这几天加班多了点，有点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那好吧，我先回去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的，你快点回去吧。”

尤达夫看着赵倩关上门后才离开了。

尤达夫暗恋着赵倩。在他看来，天底下的女人，最完美的就是赵倩。他曾经多次在赵倩面前暗示过，但赵倩每次都是装糊涂，一点机会都不给他。实际上，赵倩并不是不明白，只是她心目中的位置全给雷鸣占满了，根本没有一点空隙给尤达夫。她也不想明里伤害尤达夫，只是非常婉转地在他面前夸赞雷鸣，表示对雷鸣的爱，

并明确地告诉尤达夫，她这一生非雷鸣不嫁。赵倩既然在尤达夫面前表述得这般明确，按道理讲，尤达夫本应知趣而退。可感情这个东西有时真是说不清楚，赵倩越是婉转地拒绝他，他则越感到赵倩的吸引力越大。本来他老爸多次与他谈过，让他回东方商贸集团接任董事长，可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宁肯在赵倩手下当一个马仔，鞍前马后地围着赵倩转。其根本原因就是他感到自己离不开赵倩，他甚至感到一天看不见赵倩，就好像一天没有了支撑，把赵倩当成自己的唯一精神支柱。今天晚上到歌舞厅之后，他不论在做什么，但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赵倩。赵倩第一次到包房门口，他就看见了。第二次到包房门口，他更是看得一清二楚，甚至包括赵倩与雷鸣的谈话他都听得明明白白。等他看到雷鸣回到包房后，他就驱车来到了赵倩的家里。他想去安慰安慰赵倩，但赵倩明显拒他于千里之外，根本就不想与他谈及雷鸣的事情，他也只好作罢。

尤达夫回到歌舞厅后打听到，雷鸣所在的包房，就是东方商贸集团订的房，和雷鸣在一起的就是总经理黑沙。对于黑沙这个人，尤达夫是死不喜欢，可不知是怎么回事，他老爸倒是很欣赏，始终让他占据着总经理的位置。

尤达夫对他老爸为什么会欣赏黑沙倒是不太感兴趣，他现在感兴趣的是，雷鸣怎么和他搅合在一起了？为了搞明白此事，尤达夫给予红丽挂了个电话。于红丽在电话里简要介绍了雷鸣从海警来到东方商贸集团的经过。介绍完后，于红丽问道：“怎么突然对雷鸣感兴趣了？”

“他就是我们老板的男朋友。”

“哦？你们老板原来就是雷鸣的女朋友？这么说，雷鸣是你的情敌喽？”

“你说什么呀，哪有什么情敌。”

“但愿是这样。告诉你，人家小两口的事，你尽量少掺和，免得掺和出麻烦。”

“知道了，不会的。”

尤达夫挂了于红丽的电话后，心想，这个雷鸣也太不像话了，有赵倩这么完美的女朋友，怎么能到外面去沾花惹草呢？再还有什么女人比赵倩更让人喜欢呢？雷鸣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糟踏了自己且不说，也辜负了赵倩的一片痴情，这真是一种罪过。

转眼已经过了12点了，模特们都提出结束，要早点回去休息，尤达夫便结了账，送模特们回家。临走前，他又看了看雷鸣所在的包房，几个人正玩儿得起劲呢，尤达夫愤愤不平地骂了句“混蛋”，转身离去。

第二天，尤达夫一大早就上班了。按常规，赵倩也应该到了。赵倩每天上班很准时，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单位。可今天早过了常规时间，始终未见赵倩的人影。眼看已经接近9点了，与各大服装厂定的洽谈时间就是9点，可还是不见赵倩。尤达夫便给赵倩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赵倩。尤达夫告诉她，洽谈的时间已经到了，让她马上过来。赵倩听后说道：“你代我去谈吧，我有点不太舒服。”

“那怎么行呢？这次洽谈非常重要，你必须亲自参加。”

“行了，告诉你去你就去，拜托了。”说完，赵倩即挂了电话。

无奈，尤达夫只好代赵倩与各大服装厂家洽谈。由于各大服装厂家都看好了赵倩设计的服装样式，都争相抢购。所以，尽管赵倩

没有亲自参加，但洽谈非常顺利，效果非常好。到中午时分，洽谈就全部结束了。结束后，尤达夫即向单位挂了个电话，当得知赵倩始终没有到单位时，便急匆匆地先到酒店定做了一碗燕窝、一碗鱼翅，然后又买了一大包各式各样的小点心，往赵倩家赶去。

到了赵倩家门口，赵倩出来将门打开。仅仅一夜之间，赵倩像变了个人似的，昨天还是神采飞扬的赵倩已荡然无存，此时的赵倩精神萎靡不振，说话有气无力。尤达夫见到后心疼地劝道：“赵倩，你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有不痛快的事就说出来，干吗憋在心里跟自己过不去？现在公司正处于关键时期，你多年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这一天到来了，可你又成了这个样子，难道你真想让你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吗？”

尤达夫的话，的确说到了关键处。一夜之间，赵倩什么都想过了，但都是围绕雷鸣想的，这个问题却一点都没想。围绕雷鸣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越是想不通越是愿想，越想越觉得糊涂。尤达夫的话提醒了她，她还有自己的事业。不能因为雷鸣这件事情而让自己多年来为之所出的努力付之东流，她要振作，要在自己的事业上大展鸿图。就此一蹶不振，那不是她赵倩，能够拿得起放得下，那才是她赵倩。

尤达夫看到赵倩似乎听进了自己的话，便显得非常兴奋，打开他带来的燕窝、鱼翅、点心等吃的东西，递到赵倩跟前道：“快吃吧，我顺便给你带来午饭。”

赵倩感激地望了尤达夫一眼道：“谢谢你，咱们一块儿吃吧。”

“我……我吃过了，我吃完之后给你捎来的。”到这时，尤达夫才想起自己也还没吃午饭呢。在给赵倩买饭的时候，他早忘记了自己还需要吃午饭，所以也仅仅给赵倩买了一份，在这种情况下也只

好委屈一下自己的肚子了。

赵倩一边吃一边听着尤达夫谈上午与各大服装厂家洽谈的情况。赵倩听完之后，情绪明显好转，高兴地问道：“合同都签了吗？”

“都已经打印好了，也给各大服装厂家的有关人员看了，没什么异议，就等你签字了。”

赵倩已经吃完了，边收拾碗筷边说道：“那好，下午我们就去签。”

“就是，这才像我们的老板。有些人本不值得你去爱，又何必浪费自己的感情呢？”

赵倩听到这句话后，立即盯着尤达夫道：“你说什么？”

“雷鸣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什么？”

“我知道你们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也知道雷鸣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了。”

“什么？雷鸣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了？”

“是啊，雷鸣在不久前，因为涉足色情场所、参与赌博和上班迟到早退等问题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了，现在跟着东方商贸集团总经理黑沙干。”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

赵倩听后，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脑子一片空白。

一直让雷鸣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不知如何去面对。今天上午他连续给赵倩打了几次电话，可手机关机，他只好打到家里。赵倩接起电话，听到是他的声音，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我现在很忙，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随即挂了电话。此后他又打了几次，可赵倩就是不接。他也想到赵倩宿舍去，可又不知见面后说什么为好。赵倩的话说得很明白，让他把为什么骗她，陪他的那个小姐是谁，是什么关系等等都解释明白，可他怎么能解释得明白呢？除非是实话实说，可这事在这个时候哪能实话实说呢？那是违反纪律的，是原则问题，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做。那么究竟怎样做才能消除赵倩的误会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好的办法，雷鸣只好自我安慰地想，等把黑沙这个走私、贩毒团伙打掉的时候就好解释了，现在只能顺其自然吧。可什么时候才能将黑沙这个犯罪团伙打掉呢？至今还没有将黑沙这个团伙的内幕搞清楚，这让雷鸣确实有点火急火燎的。

雷鸣在低着头苦苦地思索着，这时黑沙和于红丽推门走了进来。黑沙望了一眼雷鸣后说道：“还在想你那个未婚妻啊，至于吗？一个大男人，在女人身上费心费神不值得。对待女人，大哥告诉你一个经验，上床以后可着劲儿地干，下床以后毫不相干，只有傻瓜男人才会只把自己绑在一个女人身上。听大哥的，另找一个。你的那个小丫头虽然长得不错，不过，你放心，大哥一定再给你找一个更漂亮的，保证你老弟喜欢。”

于红丽在旁边说道：“人还是应该讲点感情，如果不讲感情，那和畜生又有什么区别？”

黑沙看了一眼于红丽道：“哦，对不起，忘了这里还有一位小姐，真对不起了。”

于红丽继续道：“雷先生千万注意，黑总身上别的东西也许可以学学，但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可千万别效仿黑总，他一定会把你带到歪路上。”

黑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于小姐，说句玩笑话，怎么当真了呢？”

于红丽冷笑着说道：“别谦虚了，黑总，你刚才所说的话，都是你行为的真实写照，怎么能说是玩笑呢？”

于红丽说的这几句话，非常对雷鸣的心思，但他也不想让黑沙为这事下不来台，便打断了他们两人的对话道：“黑总，找我有何事吗？”

黑沙说道：“哦，也没什么事，刚才红丽说，你一定会非常痛苦，我们两人一起来看看你。”

于红丽接着道：“是我提议来看看雷先生，但我可没让你跑到这里来糟蹋女人，更没让你来教雷先生如何学坏。”

“我也是随便说说，没心的，没心的。”黑沙忙不迭地解释着。当年他曾因在于红丽面前不检点而吃了大亏。那是于红丽刚来公司不久，他曾因想对于红丽动手动脚，差点让董事长把他这个总经理给撤了，此事他至今记忆犹新。他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于红丽是他惹不起的女人，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引起她的不满。

雷鸣知道黑沙有些惧怕于红丽，但没想到会怕到这种程度。雷鸣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于红丽，发现于红丽对黑沙刚才的言论真的有点气愤，一脸严肃地站在那里。他真有点搞不懂于红丽了，这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难道只是因为她是董事长尤大海派来的？还是另有原因？如果另有原因，又会是什么原因？她在这个走

私、贩毒团伙里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对于雷鸣来讲，都是一头雾水。这让雷鸣越发感到，自己不明白的事太多了，看来只能不动声色地慢慢摸索了。

想到这里，雷鸣似乎是不偏不倚地说道：“至于学不学坏，全在于个人，自己不想坏，别人教也没有用，自己如果想坏，根本就用不着别人去教。”

“那是，那是，我的几句说笑，对雷老弟来讲，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黑沙顺着台阶爬了下来。

“照雷先生的说法，是完全否定了客观条件的作用，一切都由主观因素来决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不否认雷先生的观点。但请雷先生别忘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客观因素也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句话大概雷先生也非常熟悉，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在很多情况下经常成为现实，当这句话成为现实的时候，人的主观意志往往是显得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雷先生，不知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于红丽望着雷鸣问道。

“有道理，但对我自身来说，我还是相信自己的主观意志。”雷鸣答道。

“雷先生也许是个例外，如果特殊情况遇到特殊的人，可能特殊的情况也就不特殊了。”于红丽慢悠悠地说道。

“什么横一个特殊，竖一个特殊，把人都说糊涂了。我看这样吧，我还有点事，你们两个慢慢谈吧，我先走了。”黑沙说完，推门走了出去。

黑沙走后，于红丽望了望雷鸣道：“雷先生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雷鸣知道眼前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在没有彻底搞清楚其真实面目之前，是不应该将自己与她的关系搞得过于紧张。想到这里，雷鸣态度缓和地说道：“当时确实有点看法，我当初救黑总完全是出于一种义愤，也是我作为保安部长份内的职责。根本没想要和你们掺和在一块儿，可黑总硬是把我给拖进来了。拖进来之后，你们又对我不信任，这让我很伤心。不过，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理解了，哪行都有哪行的规矩，我现在是什么气也没有了，我只希望以后于小姐能对我多多关照。”

于红丽笑了笑道：“不必客气，只要雷先生能够理解就好，我相信以后会更加理解。现在我们都是在一个战壕里混，大家彼此要相互关照才是。”

雷鸣接着道：“你们这一行，我是门外汉。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希望你能及时地给予指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海警，也真想把工作做好，可没想到到头来背了个处分且不说，还被人家给清理出来了。我自己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我现在别无他求，只求在经济上能够宽裕一些，生活上能够自由一些。这次承蒙黑总看得起我，我也想帮黑总把事情做好，可我又总觉着不知从哪下手。”

“有点老虎吃天，不知从哪里下口，是吧，我理解你的这种感觉，但还是应该沉得住气。有句俗语讲‘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凡事急于求成，往往不成。还是需要慢慢地把情况摸透，只有把情况摸透了，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应该怎么干。现在有些情况是很复杂的，越是复杂，越是需要摸准，你们当兵的有句行话叫做‘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有更深的体会。”

“什么当兵的，我现在早已是一芥草民了。”

“草民归草民，但当了十多年的兵，那骨子里的军人气质是改变

不了的。我说的没错吧？”

“也许是没错，但我可是没这方面的感觉。”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于红丽稍顿，接着又问道，“听说你与你的女朋友赵倩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你准备怎么办？”

雷鸣吃惊地道：“赵倩？”

“哦，你别有什么误会，我可不是对你的情况开展了什么调查，我只是无意之间听说的。”

“无意之间？”

“是的，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尤达夫在赵倩公司的模特队担任领队，他一直暗恋着赵倩。只是赵倩一直深深地爱着你，根本就不给他机会，虽然他一直没有放弃追求赵倩，但也一直是毫无结果。这些情况，我都是听尤达夫讲的。”

“原来是这样。”

“据我所知，赵倩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姑娘，虽然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了不愉快，但我认为一定是一场误会。既然是场误会，就应该尽快消除，误会是不应该保留太久的。多保留一天，误会就会加深一天。”

“这个……”雷鸣欲言又止。

“我之所以告诉你有人在追赵倩，其主要意思是想让你明白，赵倩她非常爱你。如果你们之间发生不愉快的责任主要在你，你应该主动承担起来，不要再伤害一个深深爱着你的姑娘。”

“谢谢你，于小姐。”雷鸣由衷地说道。

“谢我倒没什么必要，尽快找到赵倩消除误会倒是需要抓紧的。告诉你吧，误会在恋人之间呆的时间过长，是很容易导致感情危机的，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

雷鸣未加可否，只是信服地点了点头。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于红丽稍顿，又说道，“今天好像就我一个人在演讲，你只是一位听众，但愿雷先生别给我做出一番结论‘一派胡言乱语’。”

雷鸣急忙回道：“不会的，不会的，你说的都非常有道理。”

“但愿雷先生说的是真心话，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感到很欣慰。”

“真的，真的。”雷鸣发自内心地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一下雷先生，不知雷先生是否介意？”

“请说。”

“黑沙此人在男女问题上是个过于随便的人，随便到什么程度呢，随便到仅仅剩下肉欲而已。我个人认为，黑沙在这个问题上，其思想观念和所作所为，与畜类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希望雷先生可不要受其感染啊。”

“不会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人的原则，在这一点上，我会把持住自己的。”

“好，但愿雷先生身居污泥而不染。我走了，再见。”说完，于

红丽推门走了出去。

于红丽走后，雷鸣再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个女人究竟属于哪路人？她对自己究竟是敌还是友？要说是“敌”吧，她对问题的看法，对事物的评价都充满着一种正义感，况且言来语去对自己没有半点恶意。要说是“友”吧，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会突然出来个“友”呢？尤其她还是走私、贩毒团伙头子的秘书，怎么可能会是“友”呢？想来想去，雷鸣怎么也想不明白，最终还是难下结论。但雷鸣还是暗暗地告诫自己：自己执行的是一项特殊任务，不能以平常的思维去推断眼前发生的事物，不能用正常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周围的人，要睁大眼，慢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

告诫归告诫，雷鸣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对于红丽发生的浓厚兴趣。他不得不承认，于红丽虽然年纪轻轻，但其知识层面绝不亚于自己。通过与于红丽的短暂交谈，已经对她改变了初始的看法，已经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一种尊重和敬服。想到这里，雷鸣再次告诫自己，这是很危险的，但还是依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直觉。

第三章

黑沙今天早晨一上班，就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书：做好准备，近期动作，小快进行。落款是“老”。黑沙知道，这是“老爷子”的指令，告诉他近期有一批货，数量不多，用快船运作，让他做好准备。黑沙心想，有什么好准备的，“橄榄船”已备航好长时间了，随时可以出发。

黑沙手里掌管着一艘“橄榄船”，是在国外建造的，因船型像橄榄一样，尖头滑脑的，故称其为“橄榄船”。船上配有12台主机，空载时最高时速可达65节，满载也可达40多节。该船抗风能力强，海上10余级大风，照样航行。该船船体钢板极厚且坚，一般枪弹打上去仅能出现个白点。

近两年来，该船为黑沙可是立了大功。那些海警们对这艘船可是恨得咬牙切齿，多次被他们碰上，但多次都能逃之夭夭。有几次甚至是枪炮齐上，但还是毫毛未伤。海警船艇的速度一般都是在36节，30多节的船想追60多节的船，也只能是越追越远。以前每当这艘船在海上与海警相遇后，双方经过一番较量，最后都是以海警的失败而告终。有几次，“橄榄船”的船员们看到迎面而来的海警船艇后，招着手喊着“拜拜”，就一溜烟地窜了，把那些大兵们气得在甲板上跺着脚直骂娘。黑沙每次听到弟兄们回来告诉他这些经过时，他都会兴奋得几夜睡不着觉。这才叫过瘾，看着那些傻大兵们急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那多来劲。可惜这艘船船体不大，货装不多，装满载最多也仅能装2000箱香烟。看来今后需要调整一下战术，要少拉快跑。看来“老爷子”也知道这个门道了，指令要“小快进行”，这才是万全之策。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这次要选派一名得力的干将负责此事。黑沙思虑再三，决定让朱朋担此大任。

朱朋以前就在这艘“橄榄船”上当船长，几次事情都玩得非常漂亮。此人在这个行当内称得上是艺高胆大，有股子冲劲，天不怕，地不怕。黑沙就是看上了他这一点，选他做了自己的保镖。这次让他再次出马，定能旗开得胜。本来上次他也想让朱朋去，结果周彪死活要求去，说要做点大事，所以最后他才指派了周彪去，结果把事情办砸了。这是他黑沙用人上的失误，当时如果让朱朋去办此事，也许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麻烦。

这次他黑沙可不能再失误了，他已经有些输不起了，这次要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否则没法跟“老爷子”交待，一旦把“老爷子”惹火了，就没有他黑沙的活路了。对此后果，黑沙心里非常清楚，所以这次一定要计划周密一些。虽然船快，但也要尽可能避开海警，要想办法摸清海警的动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想到这里，黑沙想起了雷鸣，如果让雷鸣负责这方面的事情，肯定没有问题，便拨通了雷鸣的电话，让雷鸣马上到他办公室，他要与雷鸣周密地计划计划。

雷鸣接到电话后，立即来到黑沙办公室，进门后便问道：“黑总，有事吗？”

“你能不能约丁剑峰吃次饭，先熟悉熟悉？”

“这倒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时间。”

“你先联系联系看看。”

“好。”雷鸣答应着便拨通了丁剑峰的电话。

“喂，谁呀？”电话里传来了丁剑峰的声音。

“是我，雷鸣，听说你受伤了，怎么样了？我也没能抽时间去看你。”

“没事的，已经好了。你最近好吗？”

“我很好，我想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咱们一起吃个饭。”

“哟，今天晚上可不行，总队文工团要来支队慰问演出，我正在码头组织弟兄们搭建舞台，改天行不行？”

雷鸣看了一眼黑沙，黑沙点了点头，雷鸣接着说道：“行，那就改天吧。”

雷鸣挂了电话后说道：“今天晚上他们都要看演出，现在正在搭建舞台，丁剑峰根本走不开，看来只有改天了。”

黑沙似自言自语道：“都在看演出，这倒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

“嗯，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下午有情况我再找你。”

“好的。”雷鸣答应着走了出去。

雷鸣走后，黑沙打开了电脑，输入密码，打开了自己的信箱。那位“老爷子”下指令是没有定规的，有时是一张纸条，有时是一个匿名电话，有时则通过电子信箱，这让黑沙感到更加神秘了。黑沙总感到自己一天24小时的所有活动都在“老爷子”的掌握之中，自己不论走到哪里，“老爷子”的指令都能通过不同的途径递到他的手中。去年有一天，自己刚设置了电子信箱，网址对任何人都没说

过，可第二天，黑沙即在自己的邮箱内发现了“老爷子”的指令，当即把黑沙惊得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他甚至怀疑这个“老爷子”是鬼还是人。如果是人，怎么能有这等本事？可鉴于上次的教训，他再不敢轻易去查这个“老爷子”是何许人也，他知道他的小命就在“老爷子”手里攥着，想拿随时都可以拿了去。他只有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按照“老爷子”的指令把事情办好，否则自己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黑沙正在电脑上四处浏览着，突然听到“吱”的一声，他知道自己的信箱内有刚受到的信件，便立即打开信箱，果真是“老爷子”的指令到了。屏幕上显示出：支2000，铁50，舰港二天内。“老”。这是告诉他，三天之内到W国舰港装运香烟2000箱，枪50支。黑沙接到指令后，立即给朱朋挂了电话，让朱朋马上到他办公室。

黑沙见到朱朋后，便将任务仔细地交待了一番，并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朱朋，务必保证万无一失。朱朋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大哥，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难道我朱朋办这样的事情你还不放心吗？我就是吃这碗饭长大的，这段海路走了多少回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我现在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过去再摸回来。要说海警那些毛头小伙子，在陆地上也许还有点虎气，要说在海上，不客气地讲，全得听我摆布，他们还嫩着呢，我在海上混的时候，他们还都穿着开裆裤呢！”

“朱朋，可不能麻痹啊，上次周彪……”

“哎，别提那个周彪了，他哪能干这个呀，这事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了的。大哥，你也让我放肆一回，我可是给你提个意见了，上次本就不该让周彪去。”

“我承认，的确是这样，上次如果安排你去，就什么事也没有

了，可……哎！算了，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他了。”

“大哥，这次既然让我去，你就放心吧。”

“你可一定要给我保证万无一失啊。”黑沙近乎恳求地说道。

“放心吧，大哥，这么多年来，海上我跑的最多，什么时候还听说我栽了？”

“那倒是。”

“这不得了吗，别的我不敢说，要说海上这一块儿，我还真没碰到过对手。”

“行，那你马上准备准备，傍晚5点准时出发。”

“好的。”朱朋答应着走了出去。

黑沙望着朱朋离去的背影，说心里话，他真有点看不惯朱朋这股狂劲儿。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狂归狂，在海上也确实有一套。这么多年来，海上的活动他干的最多，可从来就没有失手过。他说他是属龙的，就适应在海上混。据说有一次他们在海上遇到了12级台风，他们的船一会儿被送上浪尖儿，一会儿又被抛入浪底，船在浪尖儿时，他们好像是到了山顶上，站在悬崖峭壁前，随时都有可能被摔进万丈深渊。船在浪底时，他们感到好像是落进了井里头，四周全都是水，仅见一片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船员们都在哭天嚎地的时候，朱朋却躺在船舱里的甲板上睡起了觉，呼噜打得震天响。事后有人问他，怎么能在那种情况下睡得着，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晃来晃去的，把我晃困了，我就想睡觉了。由此看来，朱朋在海上的确称得上是一名怪才，是正常人没法与之相比的。这次黑沙如果不是觉得实在是输不起了，他也不会再次把朱朋

推出来。

尽管黑沙并不怀疑朱朋在海上的办事能力，但他还是不希望出现在海上与海警遭遇的状况。下午4时30分，在朱朋出发之前，黑沙约了雷鸣，要亲自到海警的码头看看海警的动态。他们两个人在离海警码头不远的地方下了车，看到海警码头一派喜庆气象，四周彩旗飘扬，码头上已搭建好了演出舞台，海警支队的12艘巡逻艇全都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上，艇上的官兵都在码头上打扫卫生，远远望去，丁剑峰正在搭建好的舞台上，指挥着几名战士在悬挂横幅，横幅上书：热烈欢迎总队文工团来我支队慰问演出。黑沙看后，高兴地地点了点头，随即掏出手机，拨通了朱朋的电话，底气十足地说了一声“出发”，然后即刻挂机，与雷鸣一起向公司奔去。

雷鸣随着黑沙回到公司后，即跟着黑沙到了黑沙的办公室，经不露声色地套问，终于从黑沙嘴里套出了朱朋此行的主要任务。套问清楚后，立即找机会将此信息发给了邵正军。邵正军接到信息后，计算了一下时间，走私船从这里到w国舰港，最快也要8个小时，装货2000箱香烟，大约需要1小时左右。返回时的必经海域是牛头角一带，可以安排1205艇潜伏在牛头角左侧，等走私船进入该海域后，从后面堵住其退路，防止走私船掉头向W国海域逃窜。安排1202艇潜伏在牛头角右侧，等走私船到达该海域后，迎头拦截，与1205艇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歼敌于牛头角海域。

邵正军计划好后，即召集1202艇艇长丁剑峰、1205艇艇长叶明到支队作战室，认真地对邵正军提出的作战方案进行了研究和推敲，大家一致认为此方案切实可行。随后邵正军即下达了出航命令，定于晚上8时准时出航，两艇分别于凌晨2时前赶到牛头角海域潜伏，待走私船到达预定的位置后，迅速出击，将其抓获归案。

朱朋驾驶着“橄榄船”于凌晨2点30分到达了w国舰港，到港后即

组织装船。装船系机械化作业，速度很快，仅用了45分钟，2000箱香烟和50支冲锋枪全部装到了船上。朱朋安排船员吃了点饭后，即往回返。一路上，朱朋悠闲地在甲板上喝着啤酒。他计算了一下时间，照这样的速度，在拂晓之前，一切都可以办理停当。

朱朋感到，只有到了海上才是他的天下，在陆地上他总感到有威发不出。最近一段时间，他给黑沙干了两个月的保镖。他觉得很憋气，本来他并不想干保镖那个营生，可黑沙瞧得起他，让他干，再加上他看到黑沙特别器重他的保镖高亮，这让他好生嫉妒，就你高亮那点能耐，也配让大哥把你摆在我的前面？所以，他想争这口气，让黑沙看看，我朱朋并不比高亮差。

可这两个月下来，成天与高亮混在一起，高亮处处压他一头。同时他也感到，在陆地上，自己的确不如他高亮聪明伶俐。那家伙脑瓜子转得特别快，自己确实有点望尘莫及。

朱朋本来想主动向黑沙提出回到海上，没想到黑沙倒先找到他了，这正合乎其意。看来黑沙也有些明白了，海上这活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得了的，得有点真本事。自从他朱朋在离开海上两个月的期间内，海上的活路就没有一次干利索的，这档子事离开他朱朋是转不了的。这次事情干完之后，他准备正式向黑沙提出，还让他回到海上来，他的用武之地在海上，他不想再离开海上了，相信黑沙也一定会答应的。

“橄榄船”很快进入了牛头角附近海域。牛头角是个环型的无人岛礁，因其形状酷似牛角，当地人习惯称其为牛头角岛礁。其周围海域称之为牛头角海域。海警支队叶明的1205艇就潜伏在牛头角礁左侧的一块巨大的礁石旁，关闭了所有的灯光，机器也全部熄火，静静地在等候着。一直等到拂晓4时30分，才等到了朱朋和他的走私船。当叶明看到走私船已驶过了他们的潜伏线后，一声令下，机

器顿时轰鸣起来，1205艇从礁石后面冲了出来，向已驶进牛头角海域的“橄榄船”冲去。

1205艇的突然出现，令朱朋感到吃惊，他没想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来一艘海警的巡逻艇？但他很快又镇静下来，看着从后面全速追来的1205艇，嘲弄般地笑了笑，心想，就你们那艘破艇也想和老子较量较量，真是有点不自量力。

接着朱朋下令全速前进。“橄榄船”因是满载，虽是全速，也仅能跑到40节。但1205艇最快时速仅能跑到36节，虽是全速前进，但与“橄榄船”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越追越远。朱朋望着渐渐远去的1205艇，自言自语地说道：“小子，老子今天有事，不能奉陪了，等什么时候闲下来了，再陪你们玩玩儿。”

朱朋的话刚刚说完，一个手下惊慌地报告说：“大哥，前面又来了一艘。”

朱朋转头望去，1202艇迎面冲了过来。这一下朱朋感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了，海警这是早有准备的，企图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分明是想让他栽在牛头角。这情报是怎么搞的，海警的船艇不是全在码头抛锚停泊吗？怎么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了？朱朋拿起卫星电话，将情况报告了黑沙。黑沙当即下令：立即掉头，向W国海域逃离。只要能到达W国海域，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军警的船艇是不能过去的。

朱朋对黑沙的命令真是不愿执行，因为他完全有把握冲过去。不过他也承认，黑沙的命令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即便冲过去，海警的两艘船艇还是会紧紧咬住他不放的，到那时，交货也就成了问题，现在唯一的办法，还是返回w国，然后见机行事。朱朋想到此，便下达了转舵的命令。“橄榄船”随即停止了前进，船头慢慢地

向后转动着。此时1202艇直线冲了过来，距离越来越近。朱朋已清楚地看到船舷号，他蔑视地笑了笑，1202这个手下败将，原来又是你。朱朋清楚地记得，这个1202在海上曾与他较量过三次，但最终每次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这次又跑过来骚扰，结局还会跟以前一样的。

丁剑峰站在1202艇驾驶台前，他也认清了这艘“橄榄船”。这个曾与他交过三次手的“橄榄船”，每次与它交手后，都是追来追去，可追到最后，都是以追得无影无踪而告终。

去年最后一次与这艘“橄榄”船交手时，先后与其在海上周旋了两天两夜，但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当时丁剑峰为此事气得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暗里不止一次地发誓，要坚决干掉这艘“橄榄船”。可此后再也没有碰到过，丁剑峰还以为这艘船从此销声匿迹了，一直遗憾得要命。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又碰上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丁剑峰的牙齿咬得“咯咯”响，他发誓今天要将其拿下。

转眼之间，“橄榄船”已完成了转向，丁剑峰的1202艇也几乎在同时接近了“橄榄船”的船尾。朱朋对此一点也不惊慌，因为他知道，即使他的船与丁剑峰的艇在同一起跑点起跑，他也会一下子把丁剑峰他们甩在后面，更何况1202艇现在还在他们船的后面。朱朋站在甲板上正想和丁剑峰说“拜拜”时，突然发现从1202艇飞起一捆缆绳，并迅速在空中散开，直向“橄榄船”飞来，缆绳的前端形成了一个扣子，那个扣子像长了眼睛一样，一下子准确无误地套在“橄榄船”尾部的锚缆桩上，使刚欲急速离去的“橄榄船”像是被突然钉住了似的，奋疾不得。这时，1202艇的扩音喇叭里传出了丁剑峰威严的声音：“我们是中国海警！立即停船！接受检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朱朋怎么也没想到，丁剑峰会突然来了招“空中飞绳”，而且又飞得这么准，这可让朱朋有点为难了。他一边命令拼命加速，开足

马力往前冲，一边命令手下拿着板斧立即将缆绳砍断。其手下手持板斧刚刚接近缆绳，“哒哒哒”一阵枪声传来，子弹在锚缆桩周围直跳，吓得朱朋的手下屁滚尿流地撤回到船舱内。朱朋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将此缆绳砍断。船上已经是满载了，再拖上这么一艘艇，这哪能跑的动啊。可1202艇已经动了枪了，要砍断缆绳谈何容易？朱朋眼珠一转，立即命令手下，拿出冲锋枪，每人一支，压满子弹，他想利用冲锋枪的掩护，让手下去砍断缆绳。正在此时，1205艇从左侧迎面冲了过来，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叶明的声音：“我们是中国海警！立即停船！接受检查！逃跑是没用的，你们是跑不了的，老老实实地停船，争取从宽处理！”

朱朋转身看了看迎面疾驶而来的1205艇，心想，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身后的1202艇，而是迎面开过来的1205艇。1202艇毕竟在其后，且速度没有“橄榄船”快，就算不能立即将连接的缆绳砍断，1202艇也只能在后面跟着。可是如果让出机会让前面的1205艇采取了什么动作，制造出新的麻烦，那他可就玩儿完了。想到此，朱朋看到地上摆着一堆喝空的啤酒瓶子，便对手下道：“快，快，把啤酒瓶子全部装满汽油。”几个手下也不知朱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按照吩咐，很快地将所有的空啤酒瓶子装满了汽油。

汽油瓶子装好后，朱朋吩咐手下，等1205艇靠近的时候，听他一声令下，一齐向1205艇扔汽油瓶子。船上的十几名手下，每人手里抓着两个装满汽油的瓶子，等着朱朋的命令。朱朋则找了件破衣服，把右手和手臂包了起来，抓起了一个汽油瓶子，左手掏出打火机，眼睛死死地盯着逐渐靠近的1205艇。当1205艇近在咫尺的时候，朱朋点燃了手中的汽油瓶子，接着奋力地扔向了1205艇。随着“轰”的一声，火焰顿时在1205艇上喷射开来，紧接着朱朋一声令下，几十个汽油瓶子像是几十枚炸弹，一齐向1205艇上的火点扔去，1205艇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汽油瓶子“噼哩啪啦”的爆炸声和人

们四处躲避的叫喊声混在一起，1205艇显得一片混乱。叶明见状，立即命令全力救火。二时间，水枪、干粉灭火器全部都用了，1205艇顿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朱朋趁机绕开1205艇向前冲去。

1202艇的丁剑峰见此情景，气得火气直顶脑门，立即下令向“橄榄船”猛烈开火。朱朋则命令手下全部躲进船舱里。朱朋心想，等你打够了，老子再还你一家伙。但丁剑峰很快就下令停止射击，因为丁剑峰已经看到，打过去的子弹毫无威力。“橄榄船”的钢板既厚又硬，子弹打上去仅能显示出一个个小白点，他需要另谋对策，同时，他还担心1205艇的情况，立即在对讲机里询问叶明有关的情况。

1205艇上，叶明组织人员很快就将火扑灭。由于他对朱朋此招没有防备，造成三名战士被爆炸的汽油瓶子炸伤，其中一名战士伤得较重，被炸碎的一块儿瓶子玻璃刺进右眼，鲜血不断地从眼睛里流出。随艇的卫生员只能做简单的包扎，疼得那个战士几次昏了过去。丁剑峰听到此情况后，告诉叶明立即请示支队指挥中心，返回救治伤员。叶明听说此时让自己撤出战斗，心中甚是不快，但看着那名受伤的战士痛苦的样子，他也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请示支队指挥中心，撤出战斗，护送伤员回陆地救治。

叶明望着逐渐远去的1202艇和那艘“橄榄船”，一百个不甘心同时涌上心头，泪水一下子涌了上来。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流泪，只觉得委屈得要命，又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委屈，他拿起对讲机对丁剑峰道：“丁艇长，你一定要报仇啊！”对讲机内传出丁剑峰的声音：“你放心吧！”随后便没了声音。叶明无奈，只好挥了挥手道：“目的地，海警码头，全速！”

1205艇全速向海警码头驶去。

1202艇的丁剑峰，在发现朱朋的“橄榄船”时，心里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心里想，等了你半年，终于把你给等出来了。但同时丁剑峰也清醒地意识到遇上了一个难缠的主儿，这个家伙难缠就难缠在速度太快。丁剑峰三次输在他手里，都是输在速度上。丁剑峰自最后那次输了之后，就组织全艇官兵讨论研究捕捉“橄榄船”的方案，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采取“空中飞绳”的方法，拖住“橄榄船”，让它快不了，它也没有优势可言了。此后，1202艇就专门安排训练“空中飞绳”，艇上的官兵最后干脆把这项活动当成了一项体育项目，随时随地都在练。练用力，练准头，练来练去，艇上的大部分官兵都成了抛“空中飞绳”的好手，专等“橄榄船”的出现。可一等就是半年多，这个家伙半年多没了踪迹。大家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可就在这时，“橄榄船”出现了。当丁剑峰一发现“橄榄船”时，就下达了准备“空中飞绳”的命令。当1202艇刚刚靠近“橄榄船”时，“空中飞绳”随即就将其紧紧套住。他们准备的“空中飞绳”长30米，是用C纤维制作的，不怕火烧、斧砍、刀剁，要想将其砍断，要比一般缆绳难上几十倍。从其长度来讲，他们也是根据实际经验，经精确计算的，长度如果太长，不利于接近敌船；如果太短，则很容易将艇拖翻，他们设计为30米，虽然是长了点，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在将“橄榄船”套住以后，“橄榄船”加速时，不能用此缆绳将艇拖翻。

1202艇的官兵中，抛“空中飞绳”准头最好的是通信兵刘大伟。这小伙子膀大腰圆，臂力特强，全艇的官兵举行过多次抛“空中飞绳”比赛，每次的冠军都是刘大伟，几乎达到百发百中。此次套“橄榄船”的“空中飞绳”就是刘大伟抛的，抛得既快又准，一下子成功。别说朱朋看傻了眼，就连艇上的官兵也都赞不绝口。

丁剑峰对此次抓获这艘“橄榄船”是信心十足。他已经让1202艇停止了动力，全让“橄榄船”拖着走。“橄榄船”本来就是满

载，再加上要拖着这样一艘巡逻艇，就是想快也快不了了，其时速仅达到9节。丁剑峰几次想提速赶上去，但每当1202艇提速时，“橄榄船”没了拖累，马上也跟着快了起来。最后丁剑峰气得在海里下了两口锚，这下“橄榄船”没了章程，机器都冒起了黑烟，连接的缆绳被拖得笔直，可还是动不了半步。这下可急坏了朱朋，他便命令运用全部马力，把缆绳拉断。可那缆绳是丁剑峰安排厂家特制的，要想将其拉断谈何容易。拉来拉去，缆绳不但没有拉断，却拉的“橄榄船”黑烟冲天，机器都变了声音，气得朱朋跺着脚大骂。丁剑峰这次可不急了，他打开扩音器向“橄榄”船做起了瓦解工作。丁剑峰道：“走私船上的弟兄们，你们为谁走私卖这么大的命啊？你们就是走成了，分到你们名下的才几个钱？最后钱还不是被岸上的老板都装进口袋里去了？他在岸上舒舒服服地等着拿钱，你们却在拿着自己的性命为他挣，这值得吗？我劝你们赶快投降，争取政府的从宽处理才是正道。”

朱朋听到这番话后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对手下说：“哼，玩不过我们，倒来这一套。弟兄们，都把子弹压满，阿三，你带着板斧，等我们一开火，在我们的火力掩护下，去把那缆绳砍断。只要缆绳一断，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走。”说完，拉开舱门，就地一滚，滚到了舱外。其他几个也效仿着朱朋滚到了舱外，躺在甲板上向1202艇猛烈地射击着，阿三则乘机持着板斧向锚缆桩爬去。

十几只冲锋枪一齐开火，压得丁剑峰抬不起头来。丁剑峰开始就想到他们可能持有武器，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气得丁剑峰破口骂道：“狗娘养的，还带了这么多枪，想造反呐！”丁剑峰把舱门拉开了一条小缝，趴下身子向“橄榄船”观察，发现一个人手持板斧正快速地向锚缆桩爬去，丁剑峰这才想到，原来是想借火力掩护，派人砍断缆绳。不赖呀，还稍微有点战略战术，可惜顶不上个屁用。丁剑峰冷笑了一声说道：“对不起了，既然派你来干这样的美差，那只

好让你先付出点代价了。”接着抬手一枪，阿三便一命归西了。

朱朋见状，急忙命令手下又撤回到了船舱。朱朋叫道：“无论如何，我们也要砍断这条缆绳，这次谁担当这个任务？”手下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出声。

“谁要是能去砍断这条缆绳，谁就是我们的功臣。我现在出50万，谁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回去后就多付给50万。”

手下阿猛听到后，立即站了出来，说道：“我去。”

“好，其他人全部掩护，马上行动。”朱朋又带着众人从船舱内爬了出来，十几只冲锋枪又同时向1202艇开火。

这次丁剑峰知道他们的目的了，毫不理会顿时大作的枪声，只是紧紧地盯着是否有人去砍缆绳。果然，不大一会儿，阿猛手持板斧从船舱内爬了出来，快速地向锚缆桩爬去，就在其刚刚举起板斧之时，一声枪响，阿猛一头栽在甲板上。

朱朋见状，只好再次把人撤回到船舱内。连伤两员干将，大家都有些害怕了。朱朋则怒火冲冠，歇斯底里地吼叫着：“谁再给我上？不论怎么着，也要把这条缆绳砍断，否则我们大家一块完蛋。”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谁也不说话。

朱朋看着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恼怒地说道：“怎么？大家都想一块完蛋？好吧，我出100万，谁能把缆绳砍断，回去后赏金100万。”

这时，一个名叫王政的站了起来，他是这艘“橄榄船”的老船员了，年龄也最大，今年43岁，他站起来说道：“我去吧，我也不单纯是为了拿100万，如果大家都不去，肯定会一块完蛋，还不如冒

险再试试。不过，大家的掩护得跟上去，得把火力集中到那个船舵楼那里，我看这两次子弹都是从这里打出来的。要把所有的枪口都集中在那个点上，这样乱打是不行的。”

朱朋高兴地道：“行，大家都准备准备，把子弹全部压满，等我一开火，大家一齐朝那个舵楼门射击，王政不回来，谁也不许回来。”

众人一边答应着一边在找子弹，并把子弹压满了子弹夹。1202艇上的丁剑峰等了一会儿后，见没有一点动静，认为可能是都害怕了，便拿起喊话器，再次展开了政治攻势。丁剑峰喊道：“走私船上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继续顽抗是没用的，你们已经死了两位兄弟了，难道还要继续送命吗？赶快缴械，争取从宽处理，这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走私船还是毫无动静。

这时，1202艇的副艇长卢伟对丁剑峰提议道：“干脆用炮击，它再怎么坚硬，也能把他们打烂。”

丁剑峰道：“正是因为有可能把他们打烂，所以才轻易不要用炮击，我们还是应该让他们尽量少死几个人。”

“不然的话，等他们再出来时，我们集中步枪火力，干他一家伙，打打他们的锐气。”卢伟再次提议道。

丁剑峰摇了摇头说道：“那样的话，他们势必也会死很多人，你没看见他们虽然枪不少，人也不算少，你看他们的射击，哪有半点专业水平，纯是胡乱放响听。如果我们拉出来和他们对着干，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死伤一大片。我们还是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一些被人利用的，罪不该死，还是让他们活着吧。我们现在只要护好这条缆绳，他们早晚是跑不掉的。”

丁剑峰的话刚刚说完，就发现“橄榄船”上的船员一个个抱着冲锋枪从船舱内滚了出来，出来后便趴在甲板上，把枪口指向了1202艇，随着一声枪响，子弹雨点般地打了过来，而且大部分子弹都集中在舵楼门处，打得舵楼门的钢板“嘣嘣”直响。丁剑峰疑惑地说道：“刚刚说完没有专业水平，胡乱放响听，怎么突然变得枪法这样准了？”

实际上，并不是朱朋等人的枪法突然变准了，而是前两次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再加上也没经过专门训练，只能是胡来乱打，导致弹着点七零八落，大多数在天上飞。这次朱朋指出了明确的目标，众人都朝着这个目标使劲，虽然照旧是在天上飞的多，但相对来说还是集中了不少。

丁剑峰还是不太理会向舵楼处雨点般飞来的子弹，他在紧紧盯着这些家伙又想干什么。果然不出所料，只见又从“橄榄船”舱内爬出一人，手持板斧，快速地向锚缆桩爬去。丁剑峰冷冷地说道：“看来还真有亡命之徒。”

卢伟看了看道：“艇长，这次我来吧！”

“有没有把握？”

“没问题！”卢伟胸有成竹地答道。

丁剑峰点了点头。

卢伟将船舵楼门打开一条小缝，举枪向王政瞄去。王政此时刚刚爬到锚缆桩处，他举起板斧狠命地向缆绳砍去。随着一声枪响，王政举起的右臂中弹，板斧落在甲板上。

丁剑峰道：“好像没击中要害。”

丁剑峰的话刚说完，只见王政又用左手拿起板斧狠命地向缆绳砍去。由于王政右臂中弹，左手力度不够，再加上缆绳是特制的，十斧之内是不可能砍断的，所以王政一斧下去，也只是留下一点痕迹。副艇长卢伟这时也已经重新调整好了角度，紧接着补上了第二枪，正中王政的脑门儿。

卢伟吐了一下舌头道：“好险啊！”

丁剑峰紧咬着嘴唇没有说话，脸上表现出明显的不满神色，他感到这是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战场不是训练场，训练场上失误了可以重来，实战中要求所有的过程都不能有半点侥幸的心态，必须要有绝对把握。自己刚才对卢伟的枪法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是同意让他试一试，结果给了对方一次机会，让其对缆绳砍了一斧。多亏缆绳是特制的，十斧之内砍不断，假如是一般缆绳，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对手已经逃之夭夭了。无论如何，他也要保住这条缆绳，只要能保住这条缆绳，这艘走私“橄榄船”就绝对跑不掉。

朱朋第三个回合又彻底失败了，他越发怒不可遏，把人员全部撤回到船舱里后，狠命地抽着烟，他要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绝不能老是这样僵持下去。

第四章

邵正军昨天晚上彻夜未眠。现在已经又是下午2点多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饭也没吃一口，公务员将饭递到他面前时，他烦躁地一把将饭推翻在地。他现在是心急如焚，因为他与丁剑峰及1202艇失去联系已经接近10个小时了。他命令支队指挥中心不间断地与1202艇联络，可无论怎么拼命呼叫，就是听不到1202艇的一点信息。他通过与1205艇的叶明联系，知道1202艇用缆绳将走私船套住，但以后怎样了他并不清楚。1205艇马上就要靠港了，他让政委章进已经安排好了救治伤员的一切准备事宜，章进和救护车已经在码头等候，他则靠在支队指挥中心，动用了一切通讯手段，不间断地与丁剑峰沟通联络。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丁剑峰仍然联系不上，急得邵正军全身大汗淋漓。

1205艇靠港后，他让叶明立即到支队指挥中心见他，他要详细了解一下当时的现场情况。

叶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支队指挥中心。邵正军详细地询问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叶明进行了详细汇报。但对于如何中断通信联络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急得邵正军拍着脑袋满地乱转。邵正军把情况向总队长魏铁力进行了汇报，魏铁力听后感到事态严重，当即下达了紧急命令，让所有的船艇立即出航，前往牛头角一带海域，全力搜寻1202艇的下落，同时命令总队通信处，要动用一切通信设备，一秒钟也不准间断地与1202艇联络，务必找到1202艇。

紧急命令下达后，魏铁力驱车来到了海警支队，听完支队长邵正军的情况汇报后，劈头盖脸地对邵正军大加训斥：“你这个支队长是怎么当的？你平时是怎样管理教育部属的？我们的海上执勤规定讲得很明确，船艇在海上值勤时，每半小时必须与陆地指挥中心联络

一次，及时报告海上的情况，可你的部属竟能十多个小时不与指挥中心联系，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简直是一群毫无纪律观念的散兵游勇！”

邵正军老老实实在地听着魏铁力的训斥，不敢有半句怨言，他理解老首长的心情，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魏铁力发了一顿火气之后道：“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分析一下通信中断的原因，究竟是船毁人亡了？还是通讯设备出了故障？还是人为地不与指挥中心联络？把各种原因都分析透，然后针对各种原因制定出应急方案，逐个方案地进行落实，不论情况怎样，都要把1202艇的去向给我查明。”魏铁力说完后，转身走了出去，他要去看望一下1205艇的伤员并了解一下1202艇在海上的情况。

魏铁力走后，邵正军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让大家一起分析研究魏铁力所讲的几种可能。邵正军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进行过分析，但分析来分析去，始终也没能分析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如果是船毁人亡了，在出现这种重大变故之前，不可能连通信的时间都没有，情况再怎么危急，报告一下总是能来得及的；如果是通讯设备出现故障而失去联络，这种可能性更小，因为各船艇的通信保障有三种途径，有GPS定位系统，有短波超短波通讯系统，有单边带通信系统，所以不可能三个系统同时出现故障；如果是人为地与陆地指挥中心中断联络，那可能性是有的。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丁剑峰也不至于这般糊涂，不会连这点起码的海上执勤规定都不遵守，也没理由这么做。除此之外，再不会有什么其他原因，分析来分析去，无非是这三种原因中的一种。可究竟是哪一种呢？则难下结论。邵正军已经将所有的船艇都发到海上去了，他要安排所有的船艇分别按照三种不同的方案同时进行运作。从时间上计算，船艇到达牛头角附近海域需要7个小时，如果顺利的话，7个小时后也许会见分晓。

1202艇与支队指挥中心中断联络，完全是丁剑峰的失误。失误的原因是因丁剑峰指派通信兵刘大伟负责“空中飞绳”。这个刘大伟做事很专注，指派他负责“空中飞绳”之后，他就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那根缆绳上去了。再加上朱朋他们不断地骚扰，一会儿枪声大作，一会儿要砍缆绳，导致刘大伟的心思一刻也没敢离开过那根缆绳，通信值班室都因此而扔下了，空无一人。所以任凭支队指挥中心拼命叫喊，也无一人听到。丁剑峰则更加把此事放在脑后，他是一门心思全在走私船上，他在绞尽脑汁想对策，争取尽快制服“橄榄船”。与支队指挥中心保持联络一事，他压根儿就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因为平时出海执勤时，与支队指挥中心联络都是通信兵的事，通信兵随时向支队指挥中心报告船艇所处方位及海上情况，随时将指挥中心的指令传达给艇长，丁剑峰很少过问通信值班情况。可这次阴差阳错，通信兵离开了值班室，谁也没有注意，更没有察觉到通信值班室里空无一人，其他官兵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走私船上了，再加上各有各的岗位和职责，除通信兵和艇上的领导，别人也不会去过问通讯情况的，结果导致1202艇与支队指挥中心中断联络也就不可避免了。

丁剑峰对支队、总队因他与支队指挥中心中断联络一事闹得翻江倒海全然不知，他的注意力仍然全部集中在走私船上。朱朋等人第三次企图砍断缆绳的图谋失败后，其人员又全部撤回到船舱内，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再一点动静也没有。丁剑峰想，不能这样旷时持久地僵持着，天黑之前必须要结束战斗，否则如果到了晚上，麻烦可能更大。想到此，丁剑峰拿起喊话器，对着走私船喊道：“走私船上的兄弟们，你们已经死了三个兄弟了，他们死得多么不值啊！赶快缴械吧！有什么要求咱们可以面谈，老这么僵持下去是不行的。你们心里应该清楚，我们并不想让你们死伤过多，如果不考虑你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开炮的话，你们还能有几个活着？我们之所以没有

开炮，就是不想让你们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但凡事都得适可而止，如果你们老是这样坚持下去，我们也不会客气的。”

丁剑峰的喊话，朱朋等人听得一清二楚，但要想让朱朋答应投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已发誓要顽抗到底。本来朱朋想拖到晚上再见机行事，晚上总归是机会多一些，他们的行动会方便一些。但刚才丁剑峰的“炮击”一说，一下子让朱朋清醒了很多，如果1202艇真的开炮了，尽管他的“橄榄船”钢板坚硬，可也架不住炮火的猛烈轰击。1202艇的炮，虽然穿透力并不强，几分钟可以挺得住，但如果长时间不断地猛烈炮击，是完全可以吧“橄榄船”打沉的，因为现在是被人牵着打，干挨打跑不掉，哪有不垮之理？朱朋思虑再三，还是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否则只能是更加被动。

朱朋的“速战速决”与丁剑峰的“再也不能僵持下去了”的想法是一致的，都是想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局面。一场战斗的双方指挥官如果都在想立时结束战斗，那么这场战斗的高潮也就即将来临，因为双方都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去战胜对方。此时，双方虽都陷入沉默，但这也只是一场恶战前的沉默。

此时，丁剑峰两眼紧紧盯住“橄榄船”，突然发现从“橄榄船”的舱口内不断地向甲板推出一箱箱香烟。丁剑峰知道，对方又有了新的企图，但这新的企图究竟是想干什么，他暂时还没有看明白。丁剑峰便下令：悄悄起锚。他想趁“橄榄船”不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猛然提速，冲到“橄榄船”旁，强行跳帮，将对方制服，只要能够靠近对方，他对他的官兵们的近战威力还是满有信心的。

当1202艇刚刚起锚，还没有挂上前进的动力时，就被“橄榄船”拖着动了起来。朱朋特鬼，他自始至终让“橄榄船”处于前进的状态，他在防备着1202艇的突然袭击。海上的船艇不比陆地的车辆，

就算是猛然提速，照样也不能马上快起来，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所以1202艇挂上前进的动力后，1202艇快，“橄榄船”也跟着快，1202艇慢，“橄榄船”也跟着慢。丁剑峰见此情景，知道想通过猛然提速的方式接近对方是难以奏效的，便下令停止了前进的动力。

丁剑峰感到猛然提速的方法不能奏效后，内心焦急万分。他死死地盯住“橄榄船”，突然想到了一招，他命令将与“橄榄船”连接的缆绳系在了绞缆机上，用绞缆机不断地滚动，绞收缆绳，逐渐缩短与“橄榄船”的距离。

丁剑峰的这一招特灵，1202艇与“橄榄船”的距离不断接近了，25米……20米……15米……，1202艇逐渐靠近了“橄榄船”，全艇的官兵都做好了强行跳帮制敌的准备，只要1202艇与“橄榄船”之间的距离能缩至5米，官兵们就有把握飞到“橄榄船”上去。

朱朋并不是傻瓜，他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也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他想把香烟全部搬至甲板上，尔后浇上汽油，放到海里，然后用枪将香烟箱子打着。1202艇在下游，海浪不断向下游涌去，如果1202艇不起锚，势必会陷入火海中，如果起锚，就想办法把1202艇拖入火海，让1202艇陷入防火和救火之中，他则可乘机砍断缆绳逃之夭夭。

计谋想好后，朱朋就下令把香烟搬到甲板上，浇上汽油。甲板上已经堆了一百多箱香烟。正在继续搬运过程中，朱朋的一名手下突然发现1202艇在逐渐靠近，距离只剩下10米左右，便惊慌地报告了朱朋。朱朋急忙从船舱内爬了出来一看，大惊失色，立即命令手下一齐向海里推香烟箱子，接着朝着海里的香烟箱子一阵乱枪，顿时，被推到海里的香烟箱子立刻变成了一个个大火球，凶猛地随着海浪向1202艇滚去。

丁剑峰刚开始看到朱朋他们把香烟搬到了甲板上时，原以为对方可能是为了减轻负载而准备把香烟往海里扔，没想到却出了这么一个损招，这让丁剑峰不得不在心底里暗暗佩服对方，看来这些家伙也并非等闲之辈，脑瓜子满好用的。如果不是自己先行动了一步，这一招倒是很难对付。

此时，丁剑峰面对汹涌而来的一个个大火球，他并没感到有什么可怕，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橄榄船”会猛然提速。现在两船之间这么近的距离，如果“橄榄船”猛然提速的话，极有可能把1202艇拖翻。对此，丁剑峰也早有准备，一旦“橄榄船”猛然提速，便立即将绞缆机停止滚动，放长缆绳，避免被其拖翻。好在对方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还在拼命地向海里推着香烟箱子。一霎间，几百个大火球将1202艇团团围住，1202艇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但同时也在逐渐地靠近了“橄榄船”。9米……8米……7米……，当1202艇距“橄榄船”只剩下5米之内时，丁剑峰一声令下，1202艇早憋足了劲儿的官兵们，个个腾空而起，飞跃至“橄榄”船上。朱朋见状，手持冲锋枪，猛然跳出了船舱，刚刚向跳上“橄榄船”官兵举起了枪，丁剑峰眼疾手快，一抬手一个点射，击中朱朋的脑门，朱朋仰面倒地。其他的手下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个个束手就擒。

丁剑峰命令1202艇避开火球，注意防火，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清点俘虏。这些工作对1202艇的官兵来说，都是小儿科，得心应手。很快，各种数据报上来了，缴获走私香烟1500余箱，冲锋枪50支，子弹20箱，尸体4具，俘虏11名，“橄榄船”一艘。丁剑峰听完报告后说道：“立即报告支队指挥中心。”丁剑峰话刚一说完，突然想到，怎么这么长时间，支队指挥中心一点信息都没有？他竟把这事儿给忘了，于是急忙招呼通信兵刘大伟。刘大伟正在收拾他那根心爱的缆绳，听到艇长的召唤后，急忙跑到丁剑峰面前道：“报告艇长，通信兵刘大伟在此。”

“怎么支队指挥中心一点信息没有？”

“我不知道，我在负责看护缆绳。”

“啊？你自始至终没在通信值班室值班？你在看护缆绳？”

“报告艇长，是的。”

“糟了。”丁剑峰说着快速地向通信值班室奔去。刚走到值班室门口时，就听到电台内不断地呼叫：“‘02’，‘02’，我是

‘01’，我是‘01’，听到请回答，‘02’，‘02’……”

丁剑峰一把抓过话筒，气喘吁吁地道：“‘01’，‘01’，我是‘02’，我是‘02’。”紧接着听到电台内传来了值班员惊喜的喊叫：“支队长，支队长，‘02’联系上了，‘02’联系上了。”电台内里传来了邵正军的声音：“‘02’，‘02’，我是邵正军，我是邵正军，丁剑峰在哪里，找丁剑峰听话，快，找丁剑峰听话。”

“支队长，我是丁剑峰。”

“你的情况怎么样？”

“报告支队长，战斗已经结束，缴获走私香烟1500余箱，冲锋枪50支，子弹20箱，尸体4具，俘虏11名，‘橄榄船’一艘，我方无一伤亡。”

邵正军听后喘了一口粗气，然后严厉地问道：“为什么长达16个小时与支队指挥中断联络？”

“报告支队长，通信兵参加了战斗，通信值班室没有人值班。”

“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理由吗？”邵正军严厉地反问道。

“报告支队长，不是。这是我的失误。”

邵正军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冷冷地说道：“马上返回！”

“是！”丁剑峰回答完毕后，心事重重地放下了通话器。

紧接着，支队指挥中心值班员重复下达着命令：“各艇注意，各艇注意，‘02’已经找到，‘02’已经找到，各艇立即返回！各艇立即返回！”

接着，各艇按顺序向支队指挥中心回复着：“‘03’明白，‘04’明白，‘05’明白，‘06’明白……”

通信兵刘大伟看到丁剑峰心事重重的样子，胆怯地问道：“艇长，这全怪我。”

“不关你的事，好好值你的班。”

“是！”刘大伟立正答道。

丁剑峰出了通信值班室，下达了返航的命令。

邵正军与丁剑峰通完话后，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总队长魏铁力。魏铁力听后问道：“为什么中断通信？”

“据丁剑峰报告，是因为通信兵参加了战斗。”

“简直是乱弹琴！”魏铁力听后，气愤地摔下了电话。

邵正军放下了电话，对站在旁边的政委章进说道：“这丁剑峰真是不像话，越干越糊涂，通信值班室竟不安排人员值班，竟能16个

小时不与指挥中心联系。”

章进说道：“可能当时情况危急，所有的官兵都参战了，把通信联络的事给忘了。”

“情况再怎么危急，也必须保证通信随时畅通。再说了，情况越是危急、越是特殊，越是必须加强请示报告制度，这是海上执勤最起码的常识，难道丁剑峰把这一点也能忘了？”邵正军气愤地说道。

“是啊，这的确是不该发生的事啊。”章进若有所思地说道。

“等他回来之后，一定要严肃处理，让他做出深刻检查。”邵正军道。

“这次他虽然出了这样的问题，可也立了一次大功啊。”章进道。

“那也不行，立了大功也得做出深刻检查。”邵正军斩钉截铁地说道。

“是的，应该让他做出检查。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魏总也不会答应的。”章进看着邵正军说道。

“嗯，这次可把魏总气得不轻，跟他干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看到把他急成这个样子。”邵正军点头附和道。

“你看丁剑峰回来后，怎么处理这件事为好呢？”章进问道。

“靠港后，先让他回家休息两天，然后集中各艇艇长，让丁剑峰做出检查，让大家再深入地进行讨论，以此为教训，引以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你看怎么样？”邵正军望着章进征询道。

“我同意，先让他回家休息两天，他毕竟也是两天一夜没睡觉了，这两天的辛苦在那里摆着，看来，这两天也是经历了很多风险啊。”章进动情地说道。

傍晚时分，1202艇押着“橄榄船”徐徐地驶进了港湾。码头上，章进布置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拉来了支队的军乐队，支队的干部战士全部在码头上列队欢迎，并选出了代表，手捧鲜花，准备向1202艇的干部战士献花。对此，邵正军曾提出了异议，但章进还是坚持，并阐明了自己的理由，说1202艇的全体官兵毕竟是凯旋的勇士，至于存在的问题也与绝大多数官兵没有关系，这个仪式必须要搞。邵正军听后也觉得有道理，就再没坚持反对意见。

1202艇驶进港湾后，即发现了在码头上列队的支队全体官兵，也听到了军乐队奏出的动人心弦的凯旋曲。全艇的官兵们都非常激动，集体唱起了《边防战士之歌》：

潮起潮落几轮回，

历经沧桑终不悔。

南海长城风傲骨，

边防战士显神威。

五指山下布雄关，

万泉河旁谱新篇。

狂风激起凌云志，

挥剑斩浪惩凶顽……

丁剑峰也被官兵的情绪所感染，也跟着唱了起来。

1202艇很快靠上了码头。丁剑峰健步从艇上跑了下来，径直跑到支队长邵正军面前敬礼道：“报告支队长，1202艇奉命出海执行任务，现已完成任务归来，请指示。艇长丁剑峰。”

邵正军还礼后说道：“立即向刑事侦察处移交抓获的走私物品和犯罪分子。”

“是！”

此时，选出的代表争相向1202艇的干部战士献花。丁剑峰接过一束鲜花后，走到政委章进面前，敬礼报告：“报告政委，有什么指示？”

章进握了握丁剑峰的手说道：“辛苦了。案子移交后休息两天，然后咱们再总结总结。”

章进的话刚刚说完，总队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悄然而至。总队长魏铁力从轿车里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从面包车里下来的纪检办主任孟超和六名全副武装、戴有“督察”字样臂章的战士。邵正军见到魏铁力下车后，急忙跑步到魏铁力跟前，立正报告：“报告总队长，海警支队全体官兵正在欢迎凯旋的1202艇的勇士们，请指示！支队长邵正军。”

魏铁力还礼道：“按原计划进行！”说完径直向丁剑峰面前走去。

丁剑峰见总队长向自己走来，急忙立正敬礼。

魏铁力还礼后，威严地望着丁剑峰道：“丁剑峰，你严重违反海上执勤规定，导致1202艇与支队指挥中心中断联络长达16个小时，你还算是一名军人吗？你还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海上指挥员吗？”

丁剑峰怯怯地说道：“首长，我……”

魏铁力神态严厉地说道：“根据纪律条令，经总队决定，停止你的艇长职务，对你实施行政看管。从现在起，你要在禁闭室内闭门思过。带走！”

丁剑峰抬头望着魏铁力道：“总队长……”

孟超在旁对几名战士喊道：“总队长的命令没听见吗？”几名战士上前押着丁剑峰上了面包车，孟超随后跟了上去。面包车开走了，众官兵惊愕地相互望着。

邵正军走到魏铁力面前，章进紧随其后。邵正军道：“总队长，这……”

魏铁力威严地望着邵正军和章进道：“这什么？你们两个也得给我好好反省反省，部下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这个支队长、政委是怎么当的？平时对部属是怎么管理教育的？”说完一甩身，上车走了。

码头上的官兵面面相觑，谁也不说一句话，场面静得吓人。

第五章

邵正军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再加上前天，已经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本来昨天晚上他早早就回了家，可就是一点睡意也没有，在沙发上坐着狠命地抽烟。直到凌晨1点时，还是老伴强行夺下他手中的烟，逼着他上了床。可上床后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折腾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就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拿过几份文件想看也看不下去，干脆扔到一旁，在办公桌前坐在椅子上，对着墙壁发呆。

邵正军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丁剑峰是他看着成长的，确实是一块好钢。这次虽然违反了规定，但魏总的做法似乎有点太不近人情了。丁剑峰毕竟在海上历经风险和磨难，抓获了走私船，毕竟抓获了1500余箱走私烟、50支冲锋枪，还有那么多的子弹，那么多的犯罪分子，功不可没啊，战绩辉煌啊。怎么能回来后连气都不让喘，就关了禁闭？而且是在全支队官兵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押走了。即便丁剑峰的错误性质再严重，也完全可以让他先休息两天再说，或者私下里先谈谈，然后再严肃处理，总不至于一分钟的时间都不给吧。

这个丁剑峰也是，干了这么多年艇长，怎么能连个最不应该疏忽的问题都疏忽了呢？长达16小时不与指挥中心联系，这的确是一名海上指挥员的严重失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真是让人不可思议。邵正军越想越想不明白。正在此时，章进推门走了进来，看了一眼邵正军道：“怎么？又是一夜没睡？”邵正军抬头看了一眼章进道：“不用说我，你也是一样。”章进苦笑了一下。邵正军说的不错，他的确也是一晚上没眨眼，围绕丁剑峰被行政看管一事整整想了一个晚上，虽然有了个初步的想法，但他还是想征求一下邵正军的意见，便问道：“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邵正军赌气地道：“怎么办？我们现在能怎么办？等着吧。”

章进道：“不对吧，老伙计，这事我想了一晚上，我们还是应该理解魏总所采取的断然措施。他是为了教育丁剑峰，为了教育你和我，也是为了教育支队的广大官兵，我们还是应该体谅他的用心。”

邵正军问道：“为了教育我们，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吗？”

章进反问道：“如果不是采取这样的措施，你和我，包括全支队的官兵，能受到如此大的震动吗？”

邵正军看了一眼章进，欲言又止。

章进接着说道：“我看我们先召开个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位艇长参加，统一大家的思想。我们两个就管理教育上的失误先向大家做出检查，我相信，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各位艇长都会以此为戒的。”

邵正军想了想道：“好吧。”

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很顺利。刚开始有个别同志不太理解，但经过大家一番讨论，认识上基本达到了统一。会议结束后，章进又随着邵正军来到办公室。章进说道：“老邵，咱们俩是不是到魏总那里去一趟？”

邵正军道：“现在去他的火气还没有消，我们不是去找批挨吗？”

“让他批一顿也好，消消他的火气，可能的话，再给丁剑峰说几句话。”

“对，让他批我们一顿，减减剑峰的罪过，这样可能会更好。”

”邵正军说完，两人一块儿出了办公室，直接向总队奔去。

他们两人到了魏铁力办公室，报告进门之后，魏铁力正在看材料，并没有抬头。两人相互看了看，邵正军道：“总队长，你看，丁剑峰这事……”

魏铁力还是没有抬头，边看材料边说道：“这事怎么啦？难道你们想就这样罢了不成？”

章进接着道：“不是，总队长，我们认为……”

魏铁力推开了材料，抬起了头说道：“行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作为一名统领部队的指挥员来说，我们不能以个人的感情来对待这件事情。”

邵正军道：“不过……”

“不过什么？你无非想说，丁剑峰在海上经历了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任务的；你无非想说，丁剑峰取得的成绩很辉煌，抓获了那么多的枪、那么多的烟、那么多犯罪分子；你无非想说，丁剑峰他们在海上两天一夜没睡觉，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坎坷，才将犯罪分子抓获。可是，我想告诉你们，这些我都知道。而且我更知道，在海上执勤，人为地中断通信长达16个小时，这是一起重大的事故隐患。对这样重大的事故隐患如果不严肃对待，后面很可能发生骇人听闻的重大事故。这一点，就是我不说，你们两个也不会不明白吧？”魏铁力威严地望着邵正军和章进说道。

章进道：“丁剑峰历来表现……”

“非常优秀是吗？这一点就更不用你们再说了，我亲自签发了无数次的嘉奖令，难道我会不清楚吗？实话告诉你们吧，把丁剑峰关

了禁闭，我心里的难受程度比你们两个人一点都不轻。可我不这样做行吗？如果我们不严肃对待这么严重的违反规定的行为，以后我们还怎么指挥这支部队？我也知道，这样做对丁剑峰来讲可能有些委屈。但这种委屈必须要给他，这对他来说，也不失之为一次考验。如果连这点委屈都承受不住，那也难成大器。”魏铁力动情地说道。

邵正军说道：“我是怕他一时转不过弯儿来。”

魏铁力紧接着说道：“那就让他在禁闭室慢慢转，什么时候转过来，什么时候再让他出去。”

邵正军道：“总队长，还是……”

“没什么还是，丁剑峰我也非常了解，确实是块好钢。可我们应该知道，再好的钢，如果不经常打磨，照样会生锈的，而且照样会锈得毫无用处。”魏铁力接着道。

邵正军和章进两人相互看了看，两人心里都在想，总队长说的确实有道理，但就这么回去，又总是有点儿不甘心，想说的话好像没有全部说出来。

沉默了一会儿，邵正军又开口道：“对丁剑峰被关禁闭一事，大家反映很强烈，尤其是1202艇的官兵有一些怨气，对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章进接着道：“部分官兵确实有些不理解，甚至有些抵触情绪，部队有点不太稳定。”

魏铁力听后，神态极为冷峻，冷冷地说道：“这些情况都在我的预料之中，用不着你们再来汇报给我听。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你们

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你们两人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没有？你们是否理解？你们有没有抵触情绪？你们有没有怨气？如果这些问题你们两人还没有解决好，那请你们两位先留在总队，我会派人做部队的稳定工作，去解决这些问题。”

邵正军紧接着道：“我们的思想认识是解决了，对总队长的决策，我们也非常理解，部队的稳定工作我们正在做。”

章进道：“我们支队专门召开了支队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艇艇长参加，大家统一了思想，中层以上干部都认为总队长采取这样的措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魏铁力道：“既然你们的思想问题解决了，那么，怎样去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怎样加强官兵的思想教育，怎样抓好部队的稳定，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去做，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再去教你们了吧。”

邵正军、章进一齐说道：“总队长，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好，你们回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吧。”魏铁力挥了挥手道。

“还有，总队长，我们支队党委讨论，大家一致认为，1202艇在这次执行任务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中断通信联络的问题，但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我们支队党委讨论认为，对有功的人员还是应该给予必要的奖励和表彰，不知总队长有何指示？”章进道。

“功是功，过是过，功不能抵过，过也不能盖功。该表彰奖励的必须表彰奖励，而且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奖励，包括对丁剑峰也是一样，绝不能因为出现一点问题而全盘抹杀其功绩，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于应该实施什么奖励，你们支队可先研究出初

步意见，然后再报总队党委审定。”魏铁力回答道。“明白。”章进说完，随同邵正军一起走了出去。

自丁剑峰出海之后，这几天梁萍的心就一直悬着。刚开始是担心丁剑峰在海上出现意外，过了一天之后却是真的听到了意外的消息，说丁剑峰在海上失去了联络，这可把梁萍给吓坏了。她不想去打扰支队的领导，她知道，像这样的情况，支队的领导一点也不比她轻快。她只好一个人抱着小海平在海边等着，远远看见有船向港湾驶来，即满怀期望，等靠近一看，又彻底失望。就这样一天下来，她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次希望，又有多少次失望。直到天色已晚，才看到支队全体官兵到海警码头列队。后经打听，才知道是欢迎1202艇归来，她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抱着小海平回了家，回家后躺在床上大哭一场。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哭，是惊吓得吗？是委屈得吗？是怨恨得吗？是高兴得吗？自己也说不准，反正是哭过之后，心情非常愉快。

梁萍估计丁剑峰也该到家了，急忙到洗漱间简单地化了化妆。她不能让丁剑峰察觉自己哭过。然后来到厨房，精心准备了八个菜，并拿出了一瓶红葡萄酒。一切准备完毕，便坐在床边，一边看着孩子睡觉，一边等着丁剑峰回家。直等到晚上11点多了，不但没见着丁剑峰的影子，就连个电话也没等到。难道丁剑峰出了事没有回来？不对呀，听支队的人说，1202艇取得了很大的战绩，我方人员无一伤亡，可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是不是有事他们故意瞒着自己？想到这里，刚放下的心又重新提了起来，难道丁剑峰真的出事了？

梁萍感到一阵恐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索性抱起小海平走了出来。刚走到门口，又问自己，这是要到哪里去呢？她真想直接到支队打听打听，可想了想还是不能去，因为丁剑峰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诫她，不论有什么事，包括他在海上发生了什么意外，都不要

随便去找支队领导，不准给领导添难为，不准给领导找麻烦。她始终做到了这一点，从来没去找过支队任何事。那么丁剑峰到哪里去了呢？梁萍边走边想着，信步不自觉地走到了海警码头。当梁萍发现自己又来到了海警码头时，就信步挨着码头找去。她忽然看到了靠在码头上的1202艇，便急忙向前奔去。1202艇上静悄悄的，两天一夜没睡觉的战士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梁萍不忍心前去打扰，正欲离开，发现有名哨兵站在船头上，梁萍便走上前去，在码头上轻声招呼着那个哨兵：“小兄弟，小兄弟。”

哨兵听到喊声后，立即朝这边走来，走近一看，认出是梁萍，便道：“嫂子，有事吗？”

“你们艇长呢？”

“艇长他……艇长他……”哨兵说话有些吞吞吐吐。

哨兵说话的样子引起了梁萍极度的惊慌，声音陡然提高了八度，急切地问道：“艇长怎么啦？你们艇长怎么啦？快说，你快说呀。”

哨兵看到梁萍惊慌的样子，知道梁萍可能是误会了，以为丁剑峰出了什么意外，便急忙回答道：“嫂子，你别急，艇长没事，艇长没事。”

“你们艇长到底怎么了？”

“艇长因为出海没有及时与支队指挥中心保持联络，被总队长下令关了禁闭，现在还关在总队禁闭室里。”

梁萍听后松了一口气，她想，只要人能平平安安回来就行，至于关了禁闭，那倒没什么，便向哨兵问道：“要关多长时间啊？”

“那我可不知道。”

“哦，谢谢你了，小兄弟。”

“不用谢，嫂子，你慢走。”

梁萍抱着小海平离开了码头，回到家里，放下正在怀里熟睡的小海平，一个人独自来到餐桌旁，看着自己精心制作的八个菜和分别摆在餐桌两边的两个酒杯，眼里忍不住又涌出了泪水。剑峰啊，你这是怎么啦？你也不是干了一天两天的艇长了，出海执勤怎么能不与指挥中心保持联络呢？你以为是和家里的人吗？和家里的人你十天半个月不联系也没有人指责你，可你这是出海执行任务啊，是去打仗啊，怎么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呢？连我这个没干过海警的妇道人家都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

梁萍想，肯定是战斗打得很激烈，丁剑峰把通讯联络的事给忘了。他的性格就是那样，做事情非常专一，不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他想做，就非常认真，非常专心致志，任何外来的因素都干扰不了他，他能把自己的注意力自始至终地集中在一个点上。如果在海上打起仗来，他完全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就只知道想方设法战胜对方，别的他什么都不会想的。后来梁萍转念一想，不对呀，即便是丁剑峰把通讯联络的事给忘了，那还有专门负责通讯的人员啊，他们是不可能忘的。

想到这里，梁萍的心里又有些忐忑不安，这其中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不会另有隐情？是不是哨兵说的不是实情？是不是剑峰没有被关禁闭？而是受伤了或是阵亡了要故意隐瞒她？哨兵刚开始的哪个吞吞吐吐的样子确实有些不太对劲，难道真是剑峰受伤了或是阵亡了？不行，明天还是要到支队去，去找一下邵支队长或是章政委，她一定要搞清楚剑峰到底是怎么了，如果真的是关了禁闭，她也就

放心了。

梁萍坐在餐桌旁，始终毫无倦意，脑子里不停地胡思乱想，一会儿想到了剑峰受伤了，一会儿又想到了剑峰阵亡了，一会儿又想到了剑峰被关了禁闭想不开，越想越糊涂，越想越想不明白。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想来想去，不觉到了天明。儿子小海平也醒了。她给儿子吃饱了奶，抱着儿子向支队走去。到了支队后，感觉到支队的大楼里静悄悄的，她这才想起是不是太早了，便看了看表，刚刚7点，还没到上班时间，梁萍只好抱着儿子向海边走去。她不想在办公楼里等，人来人往的影响不好，她要等到8点上班后再来。

梁萍走到海边转了一圈后，已是7点50分了，她便重新向支队办公楼走去，8点准时到了邵正军办公室。邵正军见到梁萍非常热情地打着招呼，并饶有兴趣地逗着小海平，边逗着孩子边想，怎么向梁萍解释呢？话从哪里开口呢？最后还是梁萍忍不住先开了口：“支队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来问你，可不问，我这心里不上不下的，特别难受。”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我想问问，剑峰到底怎么啦？”

“哦，剑峰这次出海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也出现了一点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知道，部队的事情，我不应该过问，但我确实想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剑峰在出海执行任务时，与支队指挥中心失去联络长达16个小时，这是严重违反执勤规定的，经总队长同意，现在被关了禁闭。”

“真是这样？”

邵正军点了点头。

梁萍似乎松了一口气，接着问道：“要关多长时间啊？”

“这个不好说，也许很快，我想不会有很长时间的。”

“我可以见见他吗？剑峰的脾气秉性我知道，他要是想不通，是绝对不会转弯的，只要是想通了，他比谁转得都快。我想劝劝他。”

“不用了，部队有部队的规定。你放心吧，我相信，剑峰会很快就转过来的。”

“那好吧，给支队长添麻烦了，我先回去了。”

邵正军将梁萍送出了办公楼。

丁剑峰被关在禁闭室里，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在地上转来转去。他实在有点想不通，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能被关在这里面？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这种错误并不是他故意去犯的，只是一时之间的疏忽大意所造成的。在海上这一天一夜的战斗，觉没睡一秒钟，饭也没吃过一口，难道就是为了回来蹲禁闭？为了抓获那艘“橄榄船”，他绞尽了脑汁，耗费了多少心血啊。从那艘“橄榄船”一出现，他的眼睛就一分钟也没离开过，也没敢离开过，那时他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想过，满脑子转的全是那艘“橄榄船”。他发誓，就是自己牺牲在海上，这次也绝不能让那艘“橄榄船”逃走。最后终能如愿以偿，“橄榄船”是被抓到了，可自己也被关进来了，这是为什么呀？难道自己打了胜仗还打出了罪过？想不通，想不通，实在是想不通。

丁剑峰越想越憋气，摇着窗户上的铁拦条，大声喊道：“快去找总队长，去找总队长，我要见总队长……”

禁闭室门外，一名左臂带有“督察”字样的战士目不斜视地站在那里，任凭丁剑峰怎么叫喊，脸上依然是毫无表情，似乎根本就听不见丁剑峰在喊什么。

丁剑峰无奈，离开了窗户，发疯似的在禁闭室内走来走去，烦躁、委屈、愤怒、怨恨一齐袭上身来，他想用快步行进的办法赶走这些让他烦躁不安的情绪。可是不论他走的多么快，这些情绪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不断地加剧。他从昨天晚上就在这十几乎米的房间里转，始终就没停过，身上的汗出了一茬又一茬，衣服已全部被汗水浸透，似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出这么多的汗，他也不知道，他只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在这里？自己应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把自己关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想到这一点，丁剑峰突然停下了脚步，呆呆地想着，难道从此就不让自己干海警了？这可是自己毕生热爱的事业啊。如果把自己热爱的事业夺走，那如同夺走自己的生命一样，他真的会发疯的。想到这里，丁剑峰沉重地坐到了床边上，抱头苦思。正在此时，传来了开门声，丁剑峰抬头一看，是纪检办主任孟超走了进来。孟超看了一眼丁剑峰说道：“剑峰啊，这次可真要接受教训了，再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丁剑峰再次抬头看了看孟超，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只是轻蔑地将头转向了一边。

孟超继续道：“我也理解你的心情，总想多干出点成绩，保住‘缉私英雄’这个称号。但那也不能急功近利啊，更不能忘乎所以啊。像你这样严重违反工作规定的行为，你看看我们海警部队还有谁啊？看到你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真为你心痛啊！”丁剑峰突然转过脸来，瞪着孟超说道：“孟主任，你要心痛，到别的地方痛去，这里是关我禁闭的地方，不是你来心痛的地方，别在这里骚扰我。”

孟超听后，恼羞成怒，指着丁剑峰道：“丁剑峰，事到如今，你竟还是如此，你这是什么态度？”

丁剑峰终于忍耐不住了，暴怒地跳了起来，指着孟超道：“我态度怎么了？对你这种人，我这是最好的态度。我是违反规定了，但我起码带领兄弟们把那些重大的犯罪分子抓获归案。你说我忘乎所以，但我最起码没忘记为维护祖国的安宁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可你呢？你一天到晚都做了些什么？告诉你孟超，我丁剑峰就是违反一百次规定，也比你这种人强一万倍。”

丁剑峰的几句话，把孟超气得脸色发青，指着丁剑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你……你……你等着，你……你会后悔的。”

丁剑峰几乎是丧失理智地大喊一声：“你给我滚出去。”

孟超望着失去理智的丁剑峰，转身走了出去。

孟超离开了禁闭室后，直接到了魏铁力办公室，报告进门之后对魏铁力道：“魏总，我建议对丁剑峰应该抓紧处理，像这种居功自傲、目中无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人，如果不从严惩处，以后还可能会出现什么重大事故呢。”

魏铁力看了看孟超道：“你看怎么处理呢？”

孟超态度明朗地说道：“撤消其艇长职务，清除我们这支队伍。”

魏铁力想了想道：“丁剑峰虽然犯了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教育他，怎么能把人一棍子打死呢？”

“像他这种人是教育不好的。”

“怎么说呢?”

“我刚才到他那里去，想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可他态度十分恶劣，对自己的问题不但没有半点认识，反而出言不逊，让我滚出去。”

“哦，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你不用再去找他了，他的思想工作由我去做。”

孟超闷闷不乐地离开了魏铁力办公室。

孟超走后，魏铁力叫上邵正军，一起到了关押着丁剑峰的禁闭室。丁剑峰看到魏铁力进来后，立即站起立正，望着魏铁力说道：“总队长，我……”接着说不下去了，眼泪汨汨地流了出来。

魏铁力望着丁剑峰说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军人流血不流泪，像你现在这种模样可不像你丁剑峰啊。”

丁剑峰擦了擦眼泪道：“总队长，我想不通。”

魏铁力道：“我知道你想不通，如果你能想的通，就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流泪。流泪的原因是你感到委屈，感到憋得慌。”

丁剑峰承认道：“我是感到委屈，感到憋得慌。”

魏铁力接着道：“你为什么感到委屈呢?因为你只想到你带着你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抓获了那么多的犯罪分子，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你只想到了你在海上战风斗浪，付出了那么多的艰辛和磨难；你只想到了自己是一个功臣；你只想到出了一点问题，自己也不是故意的；你只想到我这个总队长在这种情况下关你的禁闭有些太过分了。你如果老是顺着这些往下想，老是钻进这些问题里面不出来，你是永远也想不通的。”

丁剑峰抬头望了望魏铁力，欲言又止。他不得不承认，总队长说的这些，的确是自己来到禁闭室后想的最多的。总队长好像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一样，自己怎么想的，他都知道。丁剑峰似乎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想错了，低头不语。

魏铁力接着说道：“剑峰啊，你是不是应该换位思考一下，你让通信值班员参加了战斗，导致通信值班室无人值班，与指挥中心失去联络达16个小时，这是一起多么重大的事故隐患啊！假如在这16个小时之内，因特殊情况的需要，我需要命令你艇立即撤出战斗，我怎么找你啊？假如你艇在海上遇到了重大险情，我需要派艇救援，我从什么渠道才能知道你的方位啊？假如另有重要敌情，我需要命令你艇去执行更为艰巨的任务，我的命令下达给谁呀？很多很多的假如，而这些假如都是在战时随时可能出现的。像这些情况，你都想过没有？”

丁剑峰眼泪汪汪地抬头道：“我……我……”

邵正军深有感触地说道：“剑峰啊，总队长的话都很实在，对你和我都是很深刻的教育，都是我们做基层指挥员时刻不能忘记的，时刻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啊。”

魏铁力紧接着道：“还有，你和你的战友们在海上执行任务，那是真枪实弹的战斗哇！岸上所有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为你们捏着一把汗，无时无刻不在为你们揪着心呐！可你却在长达16个小时不给指挥中心一点音信，你是否应该想一想，岸上的各级领导和战友们，也包括你们的家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心急如焚啊！可你只要是投入了战斗，就什么都不顾了，什么都不想了，这哪里还像个指挥员啊？”

丁剑峰听到这里，猛地抬起了头，站了起来，立正道：“总队

长，我认识到自己错了。”

魏铁力摆了摆手，示意丁剑峰坐下。丁剑峰坐下后，魏铁力继续说道：“你当兵这么多年，现在已经是一名少校艇长了，你应该心里非常清楚，作为一名军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触犯军中的规矩。军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作为一名军人最基本的准则，也是保证我们战之能胜的最基本的前提，否则就不配作为一名军人，起码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更不配做一名军中的指挥员。”

邵正军接着说道：“总队长的话的确值得我们加深领会。你我都是基层指挥员，我们非常有必要依照总队长所说的，反思我们的思想作风，反思我们的纪律观念，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理念进行认真的反省，从根本上加强我们的思想改造，彻底改变自己，否则我们会打败仗的。”

丁剑峰已经彻底转过弯来了，心中的怨气一扫而光，他已经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他重新站了起来，态度十分诚恳地说道：“总队长，我请求总队党委给予我严厉的纪律处分。我在此之前，不能算是一名合格的基层指挥员，但我有决心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尽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基层指挥员。我请求党委一定要给我严厉的处分，我会把这个处分当成我一生的警钟，同时，也以我的错误事实为反面材料，加强对广大官兵的教育。”

魏铁力听后站了起来，说道：“我所讲的这些，你再好好想一想，如果确实认识到自己错了，认真地写写自己的体会，深刻认识一下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补充和完善自己，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公安边防部队的基层指挥员。”

“是，请首长放心。”丁剑峰愉快地答道。

魏铁力、邵正军分别与丁剑峰握了握手，离开了禁闭室。

第六章

梁萍回到家后心情好了很多，只要丁剑峰没伤没亡的，她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她知道，虽然丁剑峰有时脾气很暴躁，但他绝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只要是道理说得明白，他会非常愉快地接受的。她现在虽然非常想见丁剑峰，可已不像先前那样胡思乱想了。总队长关了他的禁闭，对丁剑峰来讲未必是件坏事，关他几天，让他改改那个坏脾气，改改那个有时顾头不顾腩的毛病，也是非常必要的。

话虽是这么说，可至今已经关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放回来呢？不会是上了那种倔脾气，就是转不过弯了吧？她非常了解丁剑峰，只要他想不通，刀架在脖子上也没用，不论是多大的官，也是白搭。

梁萍给丁剑峰下的结论一点也没错，丁剑峰的确是这样。在他刚担任艇长时，有一次，总队有一名处长到他们支队船艇检查机器保养情况，各船艇都非常重视，都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接待仪式，给予了最高的水兵礼遇，唯独到了1202艇什么仪式也没有，船艇上各个部位的人员该干什么干什么。这让总队的那位处长老大不高兴。检查开始后，检查组成员对各个部位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经过检查后，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这时，那位处长亲自下到机舱内，戴上了雪白的手套，然后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在机器上擦来擦去，白手套最后沾满了黄色的油渍。这下这位处长有话说了，指着轮机长大加训斥，说机舱不整洁，到处油迹斑斑，把轮机长训得直掉眼泪。丁剑峰听说后，来到机舱内，指着那位处长就开骂：“你简直是混蛋，你这算什么检查？你这是吹毛求疵！船艇机器是每天都要用的，是每天都要擦油的，不是办公室橱柜里摆着的模型。像你这种检查，你回家检查船艇模型去，别在这里瞎白话！”

那位处长恼羞成怒，指着丁剑峰道：“我在哪里检查，你说了不算，我是总队首长派来的，你没权力赶我走。你不让在这里，我就偏要在这里。”

这下惹恼了丁剑峰，指着那位处长道：“总队首长是派你来检查工作的，不是让你来找麻烦的。你给我滚！不滚我就把你扔进海里！”

那位处长道：“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来人！”丁剑峰一声令下，艇上的几位小伙子早等得不耐烦了，立即把那位处长围了起来。

“把这个混蛋清理出机舱！”几个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把那位处长抬出了机舱。

那位处长出了机舱后，头也不回地直接去找总队长告状去了。

此后，虽然此事沸沸扬扬地闹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无非是丁剑峰受到了支队长的批评，也没怎么往深处追究，不了了之了。丁剑峰火爆脾气从此也就出了名了。

发生此事的当天晚上，丁剑峰回家后气得不吃饭，梁萍就套间了事情的经过。问过之后，梁萍说道：“如果那位处长真的不下船，你真能把他扔到海里吗？”

丁剑峰道：“不知道，有可能。”

梁萍知道，丁剑峰说的“有可能”并不准确，以他的脾气，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他一旦上来那种倔脾气，是不计后果的。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脾气改了很多，不像前几年随着自己的性子来，办事温和了许多，有些事情也讲究点方式方

法了，但其秉性并没有彻底改变，骨子里那种暴躁的烈性时不时就暴露出来，这也许是他一生都不会彻底改变的。

不过，丁剑峰还有一个特点，只要是他敬服的，怎么说都行。他对总队长、邵支队长、章政委等人都是非常敬服的，如果是他们几个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深一句浅一句的都没有关系。她最担心的是纪检办孟主任去做丁剑峰的工作。在这样的火口上，如果孟主任去做他思想工作，非炸锅不可。丁剑峰最看不惯孟主任。丁剑峰虽然回家很少说单位里的事，但对孟主任说的却不少，因为他的女儿晓箐经常去找梁萍复习功课。每当晓箐走后，丁剑峰总免不了要夸赞几句，在夸赞的同时，又总免不了说孟主任的不是，感叹像孟主任这样的人，怎么能养出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女儿。对丁剑峰的言论，每当梁萍听着不对劲儿的时候，总是婉言相劝几句。丁剑峰有一点好处，对梁萍的相劝，从来不反驳，大概也是因为他深爱着梁萍的缘故，梁萍的话他爱听，也能听得进去。也正因为如此，这次丁剑峰被关了禁闭，梁萍真想去劝劝他。可部队有规定，她也不好勉强。

正当梁萍还在担心着丁剑峰想不通的时候，丁剑峰推门走了进来。梁萍见到了丁剑峰，高兴地一下子扑了过去，激动而深情地望着丁剑峰道：“剑峰，你可是回来了。”

丁剑峰望着妻子，故意幽默地笑着说道：“怎么？你不愿意让我回来呀？”

梁萍嗔怪地瞪了丁剑峰一眼说道：“这个时候你也能嬉皮笑脸的，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了，还关了你的禁闭。”

丁剑峰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以为这是小事吗？那你可是大错特错了。作为一名军人，在实战中出现通信中断的失误，那是致命的

错误啊。”

梁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道：“那可就怪了，既然你知道这是致命的错误，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丁剑峰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说道：“我也是被关了几天才悟到的。”

“哦，你也是刚刚才悟到的。”

“那倒也不是，只是原来并没有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去认识。”

“看来你被关了几天，收获不小啊。这是谁给你做的思想工作啊？”

“我们总队长，他和我整整谈了半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看来我的确需要认真地改变自己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只顾其一，不顾其二，那根本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基层指挥员。”丁剑峰有感而发。

梁萍听后，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说道：“看来你们总队长可真会做思想工作啊。”

黑沙这次可真有点傻了眼，赔了朱朋倒不怎么心疼，赔了那艘“橄榄船”可把他疼得吐血。这是他出道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像这样下去如何得了，“老爷子”非把他废了不可。自朱朋出事以后，黑沙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倒不是怕海警找他的麻烦，因为他已经知道朱朋已被击毙。只要朱朋死了，海警从其他那些船员嘴里是审不出他黑沙的什么事情的。那些船员什么情况也不掌握，这一点他是大可放心。现在他怕的是“老爷子”。夜里时常被噩梦惊醒，好像“老爷子”始终拿着一把带血的刀，狞笑着瞪着他，随时都要放

他的血。尽管“老爷子”那里至今还没有什么动静，可越是没有动静，他就越是害怕，他怕有那么一天，自己不声不响地去见了阎王。“老爷子”可是真有这个能耐啊。他真想能找一下“老爷子”，当面向他请罪，求他宽恕，可又到哪里去找啊？

昨天晚上，他给香港方面挂了电话，求他转告“老爷子”，再给他一次机会，一定要将功赎罪。香港方面答应了，告诉他一定转告，也不知转告了没有，更不知“老爷子”答应了没有，但愿上苍保佑，“老爷子”能大发慈悲，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不相信他黑沙就那么倒霉，屡战屡败。这天是他的，这片海也是他的，他要重振雄风。但愿“老爷子”别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再相信他一次，他一定会再度辉煌，他要把所有的损失全部夺回来，他有这个信心。

可不知“老爷子”相不相信。他真想再打电话问问香港方面，转告“老爷子”了没有？“老爷子”是什么态度？可掂来掂去，还是没敢轻易再打电话。因为“老爷子”曾经有言在先，没有特殊情况，不准他随意与香港方面通话。一旦“老爷子”再为挂个电话不高兴了，那可是得不偿失。现在只有听天由命了，看自己的造化了。

正当黑沙夜不能寝，食不甘味之时，香港方面来了电话，告诉他：“老爷子”对他的表现极为不满。本想废了他，后来念其有挽回损失之信心，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查找原因，汲取教训，清理内部，重整旗鼓，做好准备，听候命令。黑沙接此电话后，感激涕零，在电话中几乎泣不成声，一个劲儿地表示忠心。香港方面却早就听得不耐烦了，早早地挂了电话。黑沙却还不知道，依然在对“老爷子”表示千恩万谢，直到一番表白过后，才知道是自己在说给自己听。

黑沙放下电话后，重温“老爷子”的指示，其中“清理内部”让黑沙颇费思量，难道内部有什么问题？从这两次的情况看，的确有些不

太正常。海警掌握的情况为什么那么准？难道真的会出了内奸？那么这个内奸又会是谁？这两次行动知道的人极少，从自己的手下看，只有高亮、朱朋、周彪、于红丽、雷鸣五个人，去掉死的两人，只剩下高亮、雷鸣、于红丽三人，难道这三人之中有内奸？掂量掂量都不像啊。那又会是什么问题呢？正当黑沙在绞尽脑汁思索着，于红丽推门走了进来，见黑沙正陷入沉思之中，正欲转身离去，黑沙叫住了她：“红丽，今天怎么没见到雷鸣？”

“他在呀，始终在办公室里，刚才我还看见他在玩游戏机，我去给你找他？”

“哦，不用了。你说我们这两次行动除了我们这几个人之外，还有谁会知道？谁会把我们这个事情传出去？海警为什么掌握得那么准？”

“这个吗，我想最起码不会是我们这几个人故意透露出去的。你想啊，周彪和朱朋已经死了，他们俩可以排除在外，高亮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待他亲如兄弟，他对你一直也是忠心耿耿，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没有二心，绝对不会出卖你。雷鸣吗，他是被海警开出来的，恨死海警了，关键时刻他还救过你的命，你对他也挺好的，他也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我看得出来，雷鸣也绝对不是那种暗里下刀的人。再说了，第一次周彪出事的时候，雷鸣也还没来我们这里呀，所以根本就用不着去怀疑他。至于我吗，说实在的，我还真找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不值得怀疑。黑总，你是不是有点怀疑是我走漏了消息啊？”

“你看你把话说到这里去了，我怎么能怀疑你呢？我如果怀疑你，就不会与你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了。这几年来，我们已经被捆在一条船上了，如果这条船沉了，我们会一块完蛋的，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清楚。”

“如果黑总对我也没有怀疑的话，那么消息的透露只会是一条途径。”

“什么途径？”

“有可能是朱朋在无意当中透露出去的。”

“怎么说？”

“第一次行动你安排了周彪负责，这引起了朱朋的极为不满。

有一次他和他原来船上的几个兄弟喝酒，喝完酒后就到我办公室大发牢骚，嫌你对周彪过分信任，第二天要安排周彪出海。那次我最先还是从朱朋嘴里听说第二天要安排周彪出海的。你想，朱朋酒后能到我这里说起此事，难道在酒桌上不会讲吗？”黑沙信服地点了点头。

“第二次行动你安排朱朋负责，这可把朱朋高兴坏了，从你办公室出来，他就要组织他的弟兄们喝酒。先到我办公室邀请我去参加，被我拒绝了，后来他找了个酒店，大喝了一场。你想，以朱朋的性格，在酒桌上能不讲此事吗？如果讲了，你还愁传不出去吗？当然，朱朋并不是故意坏事，而是被海警拣了个漏子。”黑沙听着于红丽的分析，觉得的确非常有道理，他暗暗佩服于红丽的精明。但似乎又觉得有点“马后炮”的味道，便略带不满地说：“你怎么不早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我也是出事以后才想到这些问题的。再说了，你也从来没有和我探讨过类似问题呀，你让我怎么与你说呢？”

“嗯，这也怪我。以后有些问题咱们要经常在一起讨论讨论，你的脑瓜子好用，比我想得细，要经常给我提个醒。下次无论如何也

不能失败了，否则‘老爷子’饶不了我的。”

“我真搞不懂，你怎么就那么惧那个‘老爷子’？他是个什么人物，竟有这般威力？”

“如果我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早就知道该怎么对付啦。你是不知道他有多么可怕。算了，不说这些了，小心隔墙有耳。”说着，黑沙下意识地四处望了望。

于红丽看着黑沙那神经兮兮的样子，感到好笑，但又不便表露出来，便说道：“黑总，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黑沙点了点头，于红丽推门走了出去。

孟超从总队政治部获悉，明天总队要在海警支队召开庆功表彰大会，总队长要亲自参加，而且还要亲自给丁剑峰等人颁奖，这让孟超感到很不对劲。给谁记功都可以，但怎么能给丁剑峰记功呢？这也太不严肃了。刚刚被关完禁闭，接着又要给他记功表彰，哪能这么随便啊。这次丁剑峰出海执行任务人为地中断联络，总队长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下令关了丁剑峰的禁闭，这让孟超感到好生痛快。他知道，总队长对违反纪律的行为从不姑息迁就，处理非常果断。这次对丁剑峰关禁闭一事，真真地体现了总队长的性格特点。可怎么又突然变了呢？怎么又要给他记功呢？是不是又是邵正军和章进去游说的呢？这两个支队领导对丁剑峰太护短了，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对丁剑峰的偏爱和护短，丁剑峰也不可能如此狂妄之极。丁剑峰的检查他也看过了，认识得可以说是很深刻。但在此之前，自己去做思想工作时，丁剑峰竟敢瞪着血红的眼睛让自己滚出去。照当时的架势，如果自己不出去，说不定拳头就上了身。我们这是部队呀，部队里的下级哪有这样对待上级的？还讲一点规矩不讲？可在丁剑峰的检查中，此事只字未提。这也可以说明，丁剑峰并没有全

面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倒也罢了，即使自己个人受点委屈也算不得什么，可记功这可是大事，这涉及到队伍管理上的导向问题，怎么能如此轻率地做出决定呢？孟超想来想去，认为还是有必要找魏总队长谈一谈，给领导当好参谋，至于领导是否采纳，那是领导的事。如果自己不主动地当好参谋，则是自己作为一名纪检干部的失职。孟超想到此，便到了魏铁力办公室。报告进门之后道：“魏总，我听说明天总队要在海警支队召开庆功表彰大会，你要亲自为丁剑峰等人颁奖？”

“是啊，有什么不妥吗？”

“从我们纪检部门的角度上考虑，我认为这样做不太合适。”

“你认为怎样做才算合适？”

“对一个严重违反规定的基层指挥员，而且又是刚刚从禁闭室里放出来的，接着就要给他记功授奖，这是不是太不严肃了？这不等于总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

“那你的意见呢？”

“我认为对丁剑峰根本就不应该记功授奖，而应该撤消其艇长职务，通报全部队，并以此为典型在全部队开展一次纪律整顿，让全体官兵从中接受教训，引以为戒，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孟超开诚布公地谈道。

魏铁力想了想道：“你的观点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治军之道最关键的是要做到赏罚分明。丁剑峰和他的1202艇在这次海上执行任务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同时也违反了海上执勤规定，造成了通信中断的问题。我们在对待和处理这件事上，必须坚持功是功，过是过的原则，有

功即赏，有过即罚，既不能搞功过相抵，也不能只庆其功或只记其过，更不能只是抓住过失不放，那样会挫伤广大官兵的积极性的。”

“可丁剑峰的违纪问题不是一次两次了，而是接二连三呀！”

“你为什么只看大丁剑峰的违纪问题接二连三？为什么就看不到丁剑峰在工作中所创造的业绩更是接二连三的呢？再说了，你是不是可以回头看一看，丁剑峰的违纪问题，哪次不是为了工作？当然了，我并不是说为了工作就可以违纪。但我们在对待和处理类似的违纪问题时，必须把促进工作作为出发点，否则就不可能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我们不妨凭心而论，丁剑峰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过失相比，究竟是哪头大哪头小？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孟超同志，我们看待事物，评价一个人，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否则就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可是……”

魏铁力摆了摆手道：“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知道，丁剑峰身上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有时表现得很不成熟。可我们看一个干部要看他的主流，看他工作中有无建树。我们每一个人，谁没有缺点和错误？是我没有？还是你孟超没有？我们哪个人不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吗？丁剑峰这次违反了海上执勤规定，被我下令关了禁闭，可人家已经认识到错了，我们难道还要揪住这个小辫子不放吗？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丁剑峰和他的1202艇此次在海上执行任务中，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试想如果当时没有丁剑峰的沉着指挥，没有丁剑峰的顽强果断，没有丁剑峰和1202艇官兵们的不畏牺牲的精神，没有丁剑峰所采取的灵活的战略战术，能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吗？如果对这样的同志不及时给予表彰，如何鼓舞士气？如果我们只是抓住了丁剑峰的过失不放，伤害的不单纯

是丁剑峰本人，更可怕的是伤害了广大官兵的心呐！孟超同志，我劝你不要单纯了解丁剑峰违反纪律的过程，更应该了解一下当时惊险的战斗场面，我想，这对改变你的观点是有好处的。”

孟超想了想道：“也许我的观点有些偏激，总队长的话我再好好想想。”

“那好吧，如果有什么想不通，咱们再抽时间谈。”

孟超答应着走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8点30分，魏铁力准时来到了海警支队礼堂，海警支队的一千多名官兵把礼堂坐得满满的。魏铁力在官兵的热烈掌声中走上了主席台，坐下后即开始了讲话。这是魏铁力的特点，开会从不用别人给他主持，自己主持自己讲，从不拿讲话稿子，从没有套话，始终与会议的主题紧紧扣在一起。魏铁力讲话谁也估计不出会讲多长时间，有时可能只讲几分钟，有时长达一天的时间，上午讲了下午还要接着讲。总队的官兵们都爱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讲话当中很少有废话和套话。

魏铁力讲道：“同志们，我今天专程来参加支队召开的这次庆功表彰大会，这个表彰大会与以往的略有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以往的庆功表彰会都是表彰，而今天则是有表彰有处分，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同时还要查摆存在的深刻教训。”台下一片肃静。魏铁力朝台下的众官兵扫了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了丁剑峰身上。魏铁力接着说道：“现在，我想请一个人到台上来，丁剑峰。”

“到！”丁剑峰应声而立。

“请你到台上来。”

“是!”丁剑峰快步走上主席台，分别向台上和台下敬礼后笔直地站在主席台上，表情十分严肃。

魏铁力继续说道：“站在大家面前的这位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1202艇艇长丁剑峰，是我们海警部队出了名的缉私英雄，他所在的1202艇也是我们海警部队的标兵艇，就是这位丁剑峰艇长，在历次海上缉私、缉毒、缉枪工作中屡建奇功，抓获了一批又一批犯罪分子，多次受到总队的表彰和奖励。还是他，在前几天从海上执勤归来，被我亲自下令关了禁闭，为什么?因为他严重地违反了海上执勤规定，在海上居然16个小时不与指挥中心联络。这是一起多么重大的事故隐患啊!我们有些同志还为丁剑峰鸣不平，为丁剑峰感到委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看原因就是——一个，说明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魏铁力环顾一下台下的官兵，稍顿片刻，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军人，他首先应该明白，军规神圣不容侵犯。一名真正的军人，就应该把军规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越雷池半步，而且要做到，在关键的时刻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他。如果一支部队可以抛开规章制度于不顾，大家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不是一支部队，而是一群乌合之众。”

丁剑峰听到这里，惭愧地低下了头，但随即又把头抬了起来。

魏铁力继续说道：“我们这支部队之所以深受沿海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之所以屡屡取得辉煌的战绩，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支部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勇于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精神。假如没有这一点做保证，我们这支部队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队伍，不可能成为一支能打胜仗、有战斗力的队伍，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群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散兵游勇。相信大家谁都不希望我们的队伍出现这种状况。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武

装力量，我们每一名官兵有责任、有义务以我们每个人的实际行动维护部队纪律的严肃性，维护军规的神圣，真正地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成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威武之师、钢铁之师。”

台上台下的官兵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魏铁力摆了摆手，官兵们停止了掌声。魏铁力继续说道：“我以上所讲的，主要是1202艇在这次海上执行任务中应该吸取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是发人深省的，不但1202艇应该从中接受教育，我们海警部队的广大官兵都应该引以为戒。当然，尽管1202艇在这次海上执勤中存在这样的教训，但并不能抹杀了他们在这次战斗中所取得的辉煌战绩。1202艇的全体官兵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敢于拼搏的作风，那种不畏牺牲的精神，那种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是我们海警部队广大官兵需要永远继承和发扬的。下面，我代表总队为在此次海上缉私、缉枪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颁奖，授予1202艇全体官兵集体二等功。”

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掌声过后，魏铁力接着宣布道：“授予1202艇艇长丁剑峰、副艇长卢伟、士官刘大伟、战士石柱个人二等功。”

全场再一次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

魏铁力摆了摆手，正欲接着讲，丁剑峰喊了一声：“报告！”魏铁力朝着丁剑峰点了点头，丁剑峰道：“总队长，能不能允许我说点心里话？”

魏铁力道：“说吧！”

丁剑峰再次向众官兵敬礼后道：“各位首长，各位战友们，我18岁从农村入伍，来到我们海警部队，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在这17年间，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我们海警部队的一名基层指挥员，这其中饱含着各位首长为我所付出的心血，饱含着各位战友对我无微不至的帮助和支持。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各位首长对我的造就和培养，没有各位战友对我的关怀和鞭策，就不会有我丁剑峰的今天。”

上台台下的官兵们都在静静地听着。

丁剑峰继续说道：“在这十几年里，我确实获得过很多的表彰和奖励，可那都是1202艇全体官兵团结战斗的结果，是各级领导精心地培养和支队各有关部门帮助支持的结果。我自己所做的一切，比起各位战友是微不足道的，是大家把荣誉让给了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到自己受之有愧。我曾无数次暗暗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多尽一份责任，多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以报答各位首长和战友们对我的厚望。可是由于我的不成熟，由于我的纪律观念淡薄，犯下了一次次不可饶恕的错误。”

丁剑峰说到此稍微停顿了一会儿，表情流露出悔恨和自责，稍顿后继续说道：“这次我被总队长下令关了禁闭，在禁闭室里，我想了很久，刚开始我有一肚子怨气，我甚至想过，丁剑峰啊丁剑峰，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啊？难道就是为了回来坐这禁闭室？是总队首长和支队首长及时开导于我，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这里，我借此机会，真诚地向各位首长和战友们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我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我对不起疼我、爱我、关心我、培养我的各位首长，我对不起与我朝夕相处、肝胆相照、患难与共并对我信赖有加的战友们。”

说到此，丁剑峰眼里涌满了泪水，他擦了擦即将流出的泪水继

续说道：“这次总队授予我个人二等功，面对总队授予的这一荣誉，我再次感到深深的自责、内疚和惭愧。我不配，我真的不配。我建议总队首长为警示我本人，也为了警示大家今后永远不要再犯像我这样的错误，我真诚地请求总队首长收回对我个人的表彰和奖励，并给予我严厉的纪律处分。”

台上台下一片寂静，稍刻，突然坐在台下的1202艇通信兵刘大伟站了起来，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

坐在台上的邵正军看了一眼站起来的刘大伟说道：“什么事？”

“报告首长，导致与指挥中心中断联系的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违背了通信值班规定，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受处分的应该是我。”刘大伟擦着眼泪说道。

“报告。”刘大伟的话刚说完，1202艇副艇长卢伟站了起来。

邵正军道：“你说。”

“报告首长，我是1202艇的副艇长卢伟。1202艇在海上执勤中中断通信联络的主要责任在我，因为我是副艇长，分管通信工作，刘大伟也是我安排离开了通信岗位，请首长给我处分。”魏铁力朝台下按了按手说道：“同志们的心情我理解，总队也不是为了处分谁，而是为了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发生，为了使丁剑峰同志和全体官兵能够通过此事接受教训和引以为戒，总队决定，给予丁剑峰同志行政严重警告处分一次。”

丁剑峰转向魏铁力立正道：“请首长放心，丁剑峰和1202艇全体官兵保证今后再不犯类似的错误。”

丁剑峰的话刚落，1202艇的全体官兵齐刷刷站了起来，声如洪

钟般地喊道：“请首长放心！”

第七章

表彰会结束后，魏铁力并没有急于离开支队，顺便在支队参加了两起案件的案情分析会。会议有侦察处王勇处长、邵正军支队长、丁剑峰艇长参加，会议主要研究两起走私贩毒贩枪案件的案情。王勇汇报了案犯的审查情况。据王勇介绍，第一起走私贩毒案件，其掌握内幕情况的只有周彪，可周彪已被击毙。第二起走私贩枪案件，其掌握内幕的只有朱朋，可朱朋也被击毙。其他案犯只能交待出作案的经过，对幕后操纵者究竟是谁却一无所知。从目前审查的情况看，要想继续深挖下去，已经出现了僵局。最后王勇建议对东方商贸集团黑沙、高亮等人采取措施，将其收案，通过审查，扩大线索。

邵正军想了想道：“目前收案明显操之过急，可两个关键人物又都死掉了，如果不收案，下一步工作又如何开展呢？现在看来确实有点两为其难。”

丁剑峰道：“真是怪了，就这么两个有用的东西，却又都成了死鬼，这帮家伙也够狡猾的了，连条道都不留。”

王勇戏谑道：“这埋怨谁啊？你得问问你自己，枪法搞得那么准干什么？举枪就死人，怎么就不能留个活口，留一个活口我们的案子就好办了。”

魏铁力深深地吸了口烟说道：“现在收网为时过早啊！黑沙、高亮等人虽然极可能是重大犯罪嫌疑人，但我们还没能掌握足够的证据给其定罪。更为重要的是，在黑沙的背后还有一只黑手没有现出原形，这只黑手操纵着我们沿海一带所有的走私、贩毒、贩枪等恶性犯罪案件，不抓住这只黑手，恶患难除啊！另外，现在即便将黑沙等人收进来，可我们的证据不扎实，搞不好还要放掉，到那时我们

会更加被动啊!”

邵正军若有所思地点头道：“是啊，我们面对的这个犯罪集团的确非同一般，特别是那个幕后操纵者更是狡猾多端，至今头尾不得相见，真是难缠啊。”

魏铁力接着道：“我看那样吧，大家都沉住气，还是按原定的方案，抓紧运作，不必急于收网。据我判断，他们不会就此罢休的。经过这两次重创之后，他们很有可能狗急跳墙。我们布下的几条线可同时启动，将其死死控制住，一旦机会成熟，立即将其一网打尽。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同意。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散会之后，丁剑峰就急急地向艇上走去，他已经好几天没到艇上去了，总感到自己没着没落的，他真的离不开那艘1202艇。人家都说要以艇为家，可在丁剑峰的心目中，艇可比家重要多了，家即使十天半月不回去，心里面也很踏实，可艇要是十天半月没上去，那他可就受不了了，他会吃不好睡不稳的。

丁剑峰到了码头后，就远远看见了停泊在码头旁的1202艇，倍感亲切，心情一下子兴奋起来，便快步向艇上走去。正当此时，他听到了1202艇响起了紧急集合铃，随着铃声，艇上的官兵们快速地在甲板上集合。丁剑峰顿感疑惑，艇上有什么事吗？自己怎么不知道？想着便几步跨到艇上。刚一上艇，副艇长卢伟向集合列队的官兵们喊了一声“立正”后，就跑步到了丁剑峰的面前报告：“报告艇长，1202艇全体官兵列队欢迎艇长归来，请艇长指示！副艇长卢伟。”

丁剑峰看了卢伟一眼说道：“你们这是搞得什么名堂？”

这时教导员方源走了过来说道：“剑峰，大家听说你要回来都非常高兴，你就给大家讲几句吧。”

丁剑峰这才恍然大悟，便点了点头，走到队前，首先向全体官兵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看到全体官兵那热忱的目光，熟悉的面孔，心情非常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道：“同志们，战友们，多少年来我们大家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无论是海上缉私缉毒还是抢险救灾，咱们1202艇始终冲在最前面，奏响了一曲曲胜利的凯歌，写下了一篇篇喜人的捷报。在这些凯歌和捷报当中，饱含着我们1202艇官兵们的心血，甚至是生命。回首往事，我们都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我们都一次次地闯了过来。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就是有再大的困难，遇到再大的挫折，我们同样可以闯过去，困难和挫折永远压不垮我们1202艇的。”

全艇官兵报以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丁剑峰继续说道：“战友们，我们的1202艇是上级授予的英雄艇，这英雄艇的来历，是我们全艇官兵英勇奋战的结果。作为艇长，我真诚地感谢大家，谢谢各位战友们多年来对我工作上的帮助与支持。希望我们全艇官兵以百倍的努力，永远保住英雄艇的称号，让英雄艇的旗帜在我们艇上永远飘扬。”全体官兵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方源接着说道：“希望同志们按照艇长所说的，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永远保住我们英雄艇的光荣称号，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全体官兵爆发出洪钟般的喊声“有！”

方源转向卢伟道：“解散，让大家休息吧。”

卢伟下令队伍解散。队伍解散后，大家一下子围住丁剑峰问长问短，似久别重逢的亲人。丁剑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才这么几天没到艇上来，怎么？把我当成外人啦。”

卢伟道：“喂，艇长，可别小看这几天，这几天可真是非同一般，全艇官兵每分钟每秒钟都在挂记着你。你在禁闭室的那几天，全艇官兵要联名写信给总队长，后来还是支队章政委来发现了此事，给制止了。”

方源接着说道：“剑峰，这次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也有责任，全艇官兵都不好受。”

丁剑峰态度诚恳地说道：“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有什么委屈？我们的确存在严重的过错，我当艇长的应该负全责。我看你也应该换换脑筋了，谁也不能再为此事感到有半点委屈。我们现在就应该组织全艇官兵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讨论，从我这里开始，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丁剑峰的话刚说完，手机响了起来。接通后，原来是边防医院钟大夫打来的。钟大夫告诉他说是梁萍病了，现正在边防医院，让他马上去医院。丁剑峰急问什么病，钟大夫说，等到了医院后再说吧。

丁剑峰急忙向教导员方源、副艇长卢伟安排了一下艇上的作，然后火速地奔向边防医院。

到了医院后，钟大夫已经在大门口等他，领着他直接到了医院内科。内科主任见到丁剑峰后即问道：“你爱人平时都有哪些症状？”

“没有啊，我平时很少在家，没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也从

来没听她说过哪儿不舒服。主任，梁萍得了什么病吗？”丁剑峰焦急地问道。

“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你爱人患的是尿毒症，而且已经发展的非常严重了，需要尽快治疗，否则是很危险的。”医生似乎是很平静地说道。

“什么？什么？尿毒症？这不可能，梁萍平时都始终是好好的，她没什么病，她怎么会得尿毒症呢？”丁剑峰几乎丧失了理智，不讲道理地质问着医生。

钟大夫在旁急忙说道：“丁艇长，你冷静点，听主任把话说完。”

医生对丁剑峰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反应，像这种情况他经历的太多了，对病人家属任何不冷静的态度，他都习以为常。他看了一眼丁剑峰，继续说道：“从目前我们国内的医疗水平和条件看，医治你爱人的病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施换肾手术。”丁剑峰听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甚至失去了思维能力，他不知该怎么办好，两眼发呆。

钟大夫在旁见状，急忙摇了摇丁剑峰，丁剑峰才仿佛恢复了知觉。钟大夫劝道：“丁艇长，既然已经确诊了，就要面对。梁萍我了解，她很坚强，她能挺过去的。”

钟大夫的话好像起了作用，丁剑峰很快恢复了常态，但情绪依然显得焦躁不安，急不可耐地对医生说道：“医生，无论如何也要治好梁萍的病。如果需要换肾，我的肾可以换给她，无论怎么做都可以，只要能治好梁萍的病。”

医生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会尽力的。但换肾可不是谁想换就能

换的，必须经过血型化验和分析，达到吻合才行。”丁剑峰回答道：“那我现在就去化验。”说着就站了起来。医生笑了笑道：“这也不是说做就能马上做的。那样吧，你先把你爱人住院的手续办了，我们立即联系肾源，争取尽快动手术。另外，你需要准备20万元医疗费。”

“什么？20万元？”丁剑峰惊诧地问道。

“是啊，20万。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医生问道。

“哦，没有，没有，我马上去准备。”丁剑峰忙不迭地答道。

丁剑峰出了内科主任办公室，随钟大夫来到梁萍的病房。梁萍满脸蜡黄地躺在病床上，看到丁剑峰进来后，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面带笑容，但有气无力地说道：“工作那么忙，你跑来干什么，我没事的。”

丁剑峰一阵心酸，泪水一下子涌进眼眶，但他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关切地问道：“梁萍，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事，挺好的，你不要担心。”梁萍答道。

钟大夫在旁说道：“今天上午，晓箐去找梁萍复习功课，发现小海平躺在床上直哭，梁萍则晕倒在床前，人事不省，就给我打了电话，我让医院的急救车去把梁萍拉到了医院。梁萍醒过来后，一直不让打电话找你，我这还是背着梁萍找你的。梁萍一再说，怕影响到你的工作。”

“小海平哪里去了？”梁萍突然焦急地问道。

“你放心吧，晓箐在抱着小海平玩儿呢。”钟大夫回道。

“真难为你们了。谢谢了。”梁萍舒了一口气说道。

钟大夫看了看梁萍问道：“梁萍，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你以前没有什么感觉？”

“我以前经常头晕，浑身无力，有时头晕厉害了，我就躺一会儿，有好几次都昏倒了，但过一会儿就好了，实际上也没什么大碍。”

“这些你怎么从来不和我说啊？”丁剑峰埋怨地问道。

“说他干什么，你的工作还不够你操心的，还要扯上这些事？”梁萍回道。

“可身体是大事，你从来不说，把我蒙在鼓里，假如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活呀。”丁剑峰埋怨地说道。

梁萍转向钟大夫问道：“钟大夫，我得的什么病，要紧吗？”

钟大夫一时想不出如何回答是好：“这……这……”

“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好好住几天院，配合医生治疗，病很快就会治好的。”丁剑峰把话接了过来，他不想现在就把病情告诉梁萍，他想慢慢地做梁萍的工作，让她有个思想准备，等机会合适再告诉她。

梁萍看了看丁剑峰，欲言又止，最后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丁剑峰站起身说道：“梁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去做点饭，马上就回来。”

梁萍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丁剑峰和钟大夫离开了梁萍的病

房。

丁剑峰回家后立即动手给梁萍做好了饭。饭做好后，看时间还早，便开始找钱。以前他曾听梁萍告诉他，他们的积蓄都放在梳妆台的一个抽屉里。丁剑峰找到钥匙打开后，看到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十多张存折，丁剑峰看到后非常高兴，没想到家中会有这么多的存折，看来梁萍的医药费是不成问题了。丁剑峰把所有的存折拿了出來，数了数共有17张。他拿出了计算器，一张一张地加着数目，可越加越是失望，有的存折仅有100元，加到最后也仅有37000元。这下可让丁剑峰犯了难了，这到哪里去找20万呐。此时他才忽然想起，梁萍以前曾和他说过，家中有存款3万多元，当时他也没有在意，因为他对家里有多少存款从来就不感兴趣，在经济开支上他几乎是个白痴，从来都是不闻不问，全由梁萍打理。梁萍虽然有时也向他说说家里的经济开支情况，但他也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随风跑了，从不挂在心上。可事到如今，他才知道钱竟有这般重要，没有这笔钱，梁萍就动不了手术，性命就不保了，他无论如何也要筹到这笔钱。可又到哪里去筹呢？去借吗？可又向谁借呢？怎么和人家说啊？他可是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求过任何人，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去求人。丁剑峰想来想去，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望着那一堆存折发呆。但有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住梁萍的性命。他不能没有了梁萍，梁萍不但是他生活上的支柱，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柱。他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了梁萍他会怎样，他甚至想过，如果梁萍走了，他也要随梁萍而去。他真的不能没有梁萍，他虽然有时工作起来能把梁萍忘得一干二净，可回家后，梁萍则是他的全部，他的唯一，他要尽己之所能保住梁萍。他决定去医院化验，如果自己的肾与梁萍的能够达到完全吻合，他要为梁萍献出自己的肾，这样也许就不需要20万的医疗费了。

丁剑峰想好后，看了看表，已经到了中午12点了，便拿起给梁

萍做好的饭，向医院奔去。他边走边想，他要想出个妥善的方法，把梁萍的病情透露给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配合医生治疗，他要和梁萍一起，共度难关。

丁剑峰很快便到了医院。进了梁萍的病房后，看到梁萍已经睡着了，便坐在梁萍身边，默默地望着梁萍。梁萍消瘦的面庞，脸色蜡黄中透着苍白，丁剑峰不觉一阵心酸，眼泪毫无节制地流了下来。梁萍自嫁给自己以后，为自己付出了多少，为自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只知道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梁萍的关怀和照顾之中，自己则很少去关心她、照顾她。对此他甚至从来没有去想过。自己欠梁萍的太多太多，他很后悔自己以前怎么能不把自己妻子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自己是个多么差劲的丈夫啊，妻子在一天天的消瘦，自己却没有察觉。妻子经常昏倒，自己却全然不知，这算是一个这么样的丈夫啊。丁剑峰陷入极度的悔恨和内疚之中，眼泪不断线地落了下来。

这时，梁萍睁开了眼睛。实际上梁萍并不是在睡觉，她只是有些睁不开眼睛，只是感到自己始终处于一种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周围所发生的事，她似乎是听到了，但又好像很遥远。她也曾想努力地睁开眼睛，但好像又总是睁不开，直到坐在身旁的丁剑峰的一滴眼泪滴到她的手上，让她的手感到有一种灼痛感。她不知道一滴眼泪怎么会使她有灼痛感，但她确实感受到了，并且那种灼痛感很是强烈，这使她立即睁开了眼睛，看到坐在身旁眼泪汪汪的丁剑峰，惊恐地问道：“剑峰，怎么了？”丁剑峰没想到梁萍会突然醒来，更没想到自己的眼泪怎么会滴到梁萍的手上，当听到梁萍的问话后，急忙擦了擦满脸的泪水，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没什么，没什么。”

梁萍故作平静地说道：“剑峰，你不要为我的病担心，我这一生能遇到你这样一位丈夫，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我真的感到好幸

福，哪怕就是现在要结束了，我也感到好荣幸。”

丁剑峰眼里噙着泪水说道：“梁萍，你不要说这些了，你安心养你的病，一切都会好的。”

梁萍拉过丁剑峰的手说道：“至于我的病，虽然你不告诉我，但我心里有数。其实这也没什么，人生都是短暂的，谁也无法保证永远活在世上。即便我现在离去了，也只不过是提前了几年而已。你一定要想得开，过分的痛苦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看到的。”

丁剑峰强忍着泪水说道：“梁萍，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别说了，我求求你了。”

梁萍紧紧地握着丁剑峰的手，继续说道：“剑峰，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家的存款我知道，加在一起也就是3万多元，没必要都花在为我治病上。等将来海平长大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最大的心事除了你就是海平了，不能看着海平长大，我好遗憾。”说到小海平，梁萍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像不断线的珠子似的流了下来。

丁剑峰见状，急忙替梁萍擦着泪水，边擦边说：“梁萍，别再说这些了好不好？海平的将来是我们两个人的，我们谁都有责任看着他长大，谁也不许擅自离开，你一定答应我，否则，我宁肯先去死掉。”

梁萍听到丁剑峰这句话后，本能地去捂住了丁剑峰的嘴。丁剑峰拿开梁萍的手继续说道：“至于你的病，医生已经和我说了，没事的，你再不准胡思乱想，你答应我，好吗？你一定要答应我。”

梁萍望着丁剑峰那乞求的目光，实在不忍心说下去了，只好点了点头说道：“好的，剑峰，我答应你。”

丁剑峰见梁萍的情绪稳定了很多，便拿出自己做的饭说道：“尝尝我的手艺，鸡蛋银耳汤，可棒了。”

梁萍实在是无心下咽，但她知道，如果不吃，丁剑峰一定会不高兴的。便拿起了饭筷，强咽着吃了起来。丁剑峰在旁看到，

高兴地问道：“好吃吗？”

“好吃，好吃，非常好吃。”梁萍边吃边回道。

梁萍吃完饭后，丁剑峰收拾好碗筷，对梁萍说道：“梁萍，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看看咱们的小海平。”

“嗯，你把他抱来吧，我想见他。”梁萍点头说道。丁剑峰答应着走了出去。实际上，丁剑峰并不是要去看儿子，他想尽快找医生化验一下，看自己的肾是否和梁萍的相吻合。丁剑峰出了病房后，就直接到了内科主任办公室。

丁剑峰走后，梁萍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她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是很严重的，否则丁剑峰不会表现地如此痛苦。但究竟是什么病自己却不清楚，她很想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更想知道自己还能有多长时间。她看到丁剑峰如此痛苦，心里很难受，她宁肯去死一千次一万次，也不愿意看到丁剑峰为自己难受一次。她想尽快弄清自己的病情，以便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做好丁剑峰的说服工作。想到此，梁萍坚持着下了床，她想亲自去找医生问个明白。当走到内科主任办公室门口时，听到了丁剑峰正在与主任交谈，梁萍下意识地缩回了刚要推门的手。

丁剑峰道：“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我的肾合适就用我的肾，不必再找其他的肾源了。”

主任道：“这事你一定要慎重考虑，一是梁萍的手术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二是你摘除一个肾之后，对你身体也有一定的影响。”

丁剑峰有点不讲道理地说道：“不，梁萍的手术一定要百分之百地成功，至于对我的身体无论有多大的影响都不要紧。”

主任道：“你的心情我理解。我看那样吧，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再视情决定吧。”

丁剑峰无可奈何地说道：“那好吧。”说完起身走出了主任办公室。刚一出门，看到梁萍泪流满面地瘫坐在地上，丁剑峰惊慌地上前扶起梁萍说道：“梁萍，你怎么在这儿？”

梁萍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流着泪。丁剑峰扶着梁萍回到了病房。梁萍躺到病床上后，擦干了眼泪，态度极为严肃地说道：“剑峰，你听清楚了，不论怎样，都不准你摘肾给我，否则，我宁肯马上死掉。”

丁剑峰与梁萍结婚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梁萍态度这么严肃地和自己说话，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地说道：“梁萍，不是……你不要这样，你听我说……”

梁萍态度越发坚决地说道：“你不要再说什么了，你如果不想让我马上死掉，就按我的话去做，除非你不想让我继续活着。”

丁剑峰想了想说道：“咱们不讨论这个话题了，医院也正在联系肾源，我们都听医生的。不过，你放心，不论怎么做，我一定提前征求你的意见，得到你的同意后，我再做，这样总可以了吧？”

梁萍听后，态度明显地缓和下来，深情地望着丁剑峰说道：“一

定不要骗我。”

丁剑峰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你放心吧。”

梁萍想了想道：“还有，实施换肾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我们的经济状况是不可能负担得起的，医院即便联系到合适的肾源，我们也不能做。”

丁剑峰说道：“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想会有办法解决的。”

“你怎么解决？去偷还是去抢？”

“我可以去借呀。”

“借了以后难道不用还了吗？这样一大笔钱，以后怎么还呐。”

“总是会有办法的，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

“不行，做事不能像你那样顾头不顾尾，你马上通知医院不必联系肾源，这个手术我不做。”梁萍固执地说道。丁剑峰一听急了，情绪激动地说道：“梁萍，你怎么这么不理解别人呐，这可不像原来的你啊，你为什么不为我考虑考虑呢？我的心情你知道吗？你如果不在这个世上，我还能活下去吗？我们如果都不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小海平怎么办？现在我想给你个肾你不让，联系其他肾源你又不做，难道你真想让我们两人一块去死吗？你如果真的不想活了，我可以陪着你。可你为我们的小海平想过没有，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小海平成为一名没爹没妈的孤儿？你真的这么狠心？反正我提前向你说明，我不能离开你，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你到哪里去，我都会跟着，你的病治与不治，你自己看着办吧。”

丁剑峰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边说眼泪边汨汨地流着，梁萍心疼

地为丁剑峰擦着眼泪，边擦边说道：“对不起，剑峰，是我错了，我听你的，我同意做手术，我同意让医院联系肾源，但不准用你的肾，这一点要绝对听我的。”

丁剑峰想了想说道：“我的肾也不一定合适，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议论吧。”

梁萍再次态度坚决地说道：“不行，这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丁剑峰正想说什么，突然手机响了起来，丁剑峰急忙接通了电话，原来是雷鸣打来的，雷鸣邀请丁剑峰一起吃饭。丁剑峰听后说道：“雷鸣，谢谢你，吃饭就免了吧！你嫂子病了，我现在正在医院里，咱们改日再聚吧！”

“嫂子得了什么病？”

“尿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我现在的的确是离不开。”

“那好吧，等我去看看嫂子。”雷鸣说完，挂了手机。

丁剑峰收起了电话，望了望躺在床上的梁萍，一种时隐时现的恐慌袭上心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安过。

第八章

雷鸣怎么也没想到梁萍会患上如此重病。他对梁萍始终非常尊重，在他心目中，梁萍是女人中的典范，他为自己的好朋友能娶上这样的妻子而感到由衷地高兴。

雷鸣之所以非常尊敬梁萍，并不是因为梁萍聪明、贤惠，有知识和漂亮，而主要的是梁萍对丁剑峰事业上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因为他非常了解丁剑峰，丁剑峰一旦工作起来，梁萍哪怕是有再大的疾苦，他也不会去注意，他会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而梁萍则从无半句怨言，总是默默地忍辱负重，哪怕是再难以克服的困难，再难以忍受的疾苦，再难以承受的委屈，她都会将其埋在心底，一个人把它扛起来。

记得那还是去年有一次，正值梁萍怀孕期间，丁剑峰刚刚出海的第二天，梁萍用自行车带着液化气罐去液化气站灌液化气。在回家的路上，梁萍带着几十斤重的液化气罐摔倒在路上，胳膊和腿等多处被碰破，鲜血将衣服都浸透了，自行车也被摔坏了，梁萍只好扶着自行车一瘸一拐的往家中走去。路上正好碰巧遇上了雷鸣，雷鸣见此情景，当即就大骂丁剑峰，最后还是梁萍给予制止。雷鸣当时即将梁萍送到医院进行了包扎。梁萍怕对胎儿有影响，又进行了妇科检查。医生检查过后，建议住院保胎，否则胎儿危险。最后梁萍又在医院挂了三天吊针，才避免了流产。梁萍住院的三天中，都是由雷鸣在饭店订好饭后，按时给梁萍送去。

梁萍出院后，雷鸣咬牙切齿地表示，等丁剑峰回来后，一定要好好地和他算账，让他说清楚，为什么不在出海之前把液化气换好，差点惹出大祸。梁萍一听可吓坏了，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他，千万别把这事告诉丁剑峰，如果丁剑峰知道了，以后出海怎么能够

安心?最后近乎哀求地让雷鸣答应。过了半个月后，丁剑峰出海归来，梁萍又专门打电话找到雷鸣，告诉他千万别在丁剑峰面前提及此事，否则她就不认他这个朋友了。丁剑峰到现在也许都不知道此事。

梁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家中的任何事情，她都想一个人承担，她不愿意让丁剑峰为家里的事或自己的事分一点心，自己哪怕是再苦再累，也要保证丁剑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有时雷鸣也在想，梁萍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大概就是因为对丁剑峰深切的爱，这也许是唯一的答案。书上描写的伟大女性也非常感人，但雷鸣从来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在雷鸣所接触的女性当中，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女性的，在他心目中只有梁萍。她属于那种真正地勇于牺牲的伟大女性。

雷鸣从丁剑峰那里知道梁萍住院后，当即赶到了医院。到医院后，当得知丁剑峰为20万医疗费犯愁时，立即又赶了回来，他找遍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加在一起也只有两万多元钱，这与20万相差太大了。到哪里去找20万呢?正当雷鸣犯愁之时，于红丽推门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当看到桌子上摆放着几张存折后说道：“怎么?要清算家底啊。”

雷鸣望了望于红丽说道：“唉，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家属患上了尿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医疗费需要20万元，我正在想办法给他凑呢。”

“凑够了吗?”

“没有啊，我这里仅有两万多元。”

“你的老朋友是谁呀?”

“哦，是丁剑峰，是他妻子梁萍需要做换肾手术。”

“丁剑峰？那你何不找黑总帮助解决一下，我想，他有这个能力，也会非常愿意帮这个忙的。”

“这不合适吧？再说了，你不了解丁剑峰这个人，黑总的钱他是不会借的。”

“你为什么要让他知道是黑总的钱呢？你就说是你的，或是你替他借的不就得了。”

“不行，这样做如果让丁剑峰知道了，他会恼的。”

“这有什么呀，咱们先从黑总那里把钱拿出来交给医院，然后咱们再想办法尽快把钱还给黑总，一切不就都解决了。”

“这……”

“这什么，救人要紧，走。”于红丽说着，拖着雷鸣向黑沙办公室走去。

于红丽拖着雷鸣来到黑沙办公室后，于红丽说道：“黑总，雷鸣想从咱们这里借20万元钱，他朋友的妻子要做换肾手术，用着这么一笔钱。”

黑沙听后，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哪行啊，我们哪有钱借给别人治病？我们也不是慈善机构。”

雷鸣听后说道：“算了，不用了，我再另想别的办法。”

黑沙看了看雷鸣说道：“雷老弟，不是我黑沙不讲义气，如果是你自己的事，别说20万，就是200万，我黑沙如果眨一下眼珠，那

就不算是个人。可这为别人的事，有这个必要吗？”

“这……”雷鸣一时难以回答。

于红丽在旁说道：“黑总，你也不是不知道，雷鸣最讲义气，拿着朋友的事比他自己的事都重要，尤其这朋友还不是一般的朋友。”

黑沙问道：“是谁？”

于红丽说道：“是他多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乡丁剑峰。”

黑沙听后，惊奇地转向雷鸣问道：“丁剑峰？是他向你借钱的？”

雷鸣答道：“嗯，是丁剑峰。不过他没向我借钱，是我看他为这20万愁得直转，我想主动帮帮他，毕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

黑沙面带喜悦地说道：“哎呀，你怎么不早说是丁剑峰呢？红丽，你马上领雷鸣到财务拿20万，记在我的账上。”

于红丽听后，拖着雷鸣说道：“走。”

雷鸣忙转向黑沙说道：“那就谢谢黑总了，我会尽快想办法还清的。”

黑沙道：“快去，快去吧！”

雷鸣从财务领出20万之后，直接奔向了医院，替丁剑峰把手术押金交了上去，然后来到了梁萍的病房，把押金单交给了丁剑峰。丁剑峰接过押金单看了看后说道：“你从哪里借来这么多钱？”

雷鸣道：“这你别管了，我从哪里借的与你无关，你只是从我这里拿的。”

丁剑峰有些不放心地问道：“你可不能谁的钱都拿过来用啊！”

“放心吧，我有分寸，我知道该怎么做。”

丁剑峰对雷鸣是很放心的，尽管雷鸣现在名义上是被海警提前办理转业，但他坚信那是工作的需要。他一点都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只不过此事不好明说，他也不便去问雷鸣，也不应该去问，他自始至终对雷鸣是充满信心的。想到此，丁剑峰感激地说道：“雷鸣，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你好好照顾照顾嫂子，你欠嫂子的太多了，这次能把嫂子照顾好，让嫂子早点康复出院，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梁萍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雷鸣，嫂子可要好好谢谢你了。”

雷鸣走近梁萍说道：“嫂子，你一定要配合医生治疗，快快把病治好，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剑峰可是完蛋了，他可是不能没有你呀。”

梁萍勉强地笑了笑问道：“赵倩好吗？”

雷鸣迟疑了一会儿说道：“很好，你早点把病治好，好等着吃我们的喜糖。”

梁萍高兴地说道：“那就好，那就好。”

雷鸣道：“嫂子，你先休息吧，以后有时间我再来看你。”说完，雷鸣走出了病房。

雷鸣告别了丁剑峰夫妇，回到了东方商贸集团。他先去了黑沙办公室，想向黑沙再次表示谢意。黑沙见到雷鸣后，急切地问

道：“钱送去了吗？”

“送去了，不过，我没说是从你这里拿的。”

“对，不要急于说，先让他花着，等最后再说。”黑沙说完，阴险地笑着。

雷鸣望着颇感得意的黑沙说道：“丁剑峰这个人脾气有时很怪，不认识的人的钱，他是不可能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没敢告诉他是从你这里拿的钱。”

“嗯，这不要紧的，一回生二回熟嘛，等手术做完之后，你一定请他一块儿吃饭，熟悉了以后就什么都好说了。”黑沙似胸有成竹地说道。

孟超参加了表彰大会以后，心情一直不好，像丁剑峰这样严重违反规定的人，总队长却让其在大会上出尽了风头，这影响一定是很坏的。他根本就不相信像丁剑峰这样的人能知错改错，他担心以后会出现更大的问题。自己作为一名纪检干部，从部队建设的大局出发，从自己的党性出发，也应该给总队领导当好参谋。可目前魏总队长对自己提出的一些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也许是自己对情况摸得不透，所谈的意见和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想到此，孟超想进一步把情况摸准，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向总队长进言，把自己该说的话说到，该做的工作做到，如果领导实在不采纳，那以后出了问题也与己无关。主意打定后，孟超拨通了自己的老部下、1202艇教导员方源的电话，让方源马上到他办公室。他想通过方源进一步了解丁剑峰的情况，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

方源到了孟超办公室后，孟超直截了当地问道：“丁剑峰回到艇上后都有哪些表现？”

方源说道：“大家都非常高兴，艇上的官兵们情绪都很高涨，丁剑峰的情绪也非常好。看来他这次是真正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了，对总队长关他的禁闭心服口服，个别官兵有不理解的，他还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孟超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他的情绪当然好了，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按我们纪检办的意见，应该撤消他的艇长职务，可魏总就是不同意，仅仅给了个严重警告处分，还给他记了个二等功，这有多么不严肃啊，我真不知道魏总是怎么想的。”

方源想了想道：“孟主任，你是我的老首长了，有些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孟超道：“有什么该不该说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好了。”

“那好吧，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批评。我总认为你对丁剑峰的看法有些不妥。丁剑峰虽然脾气有时有些急躁，有时说话和做事情不太注意场合和方式方法，尤其是说话有时也难以让人接受，锋芒太露，不知不觉对别人造成伤害。但丁剑峰绝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更不是一个随意违反纪律的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几乎没有私心杂念的人，特别是他对事业的那种忠诚，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那股拼劲，是一般人没法与之相比的。我与他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认为他的确是我们海警部队难得的好干部……”

孟超越听脸色越难看，最后不等方源把话说完，就打断方源的话说道：“我说方源呐，你怎么始终就不能成熟一点呢？看问题可不能像你这样简单呐，只看做了多少事情，只看有没有干劲，那都是些表面现象。只看表面现象，那可是太肤浅了。评价一个干部最关键的要什么？要看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懂吗？就是要看他是不是一名执行纪律的模范。像丁剑峰这样的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

间内多次违反纪律，单处分就背上了两个。我问你，这与一名好干部能对上号吗？两个月受到两次纪律处分的干部，这能说成是好干部吗？像这样的干部如果说成是好干部，那么我们海警部队所有的干部不是都成了百分之百的优秀吗？这符合事实吗？”

方源明知道孟超的观点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但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语言去反驳，不免有些结舌地道：“这……这……”孟超显得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行了，这个问题你回去后再认真想一想，想明白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不要老是像这样没有大的长进。”

方源只好站起身，走出了孟超的办公室。

在回去的路上，方源认真回味着孟超的话，他说不出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似乎感到很是茫然。

从孟超办公室出来之后，方源本想直接回到艇上去，后又想起艇上的官兵们都已听说梁萍患病一事，大家都发自内心地要主动为梁萍捐款治病。此事他有些拿不准，便想顺便去向支队长和政委汇报一下，看领导是怎么个意见，因此他就直接向支队奔去。

方源到了支队政委章进办公室后，章进不在，就又到了支队长办公室。报告进门之后，看到魏总队长、邵支队长和章政委都在支队长办公室。邵正军看到方源即问道：“方教导员，有什么事吗？”

方源便一五一十地将梁萍患病的情况和艇上的官兵要自发捐款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最后方源说道：“对官兵们要自发捐款一事我有点把握不准，是由艇上统一组织，还是各随其便，还是应该制止，我想请示一下领导。”

邵正军望了望魏铁力，说道：“魏总，你看这事……”

“我看那样吧，官兵们要自发捐款的心意可以转达给丁剑峰夫妻俩，但捐款就不要搞了，要制止。你们支队立即与医院联系一下，要尽最大努力治好梁萍的病。至于医疗费的问题，不论花多少钱，由总队全部解决，此事要立即落实。”魏铁力望着邵正军和章进说道。

邵正军、章进不约而同地：“好的，我们马上落实。”

方源见状说道：“我马上回去将首长的指示转达给官兵们。首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就先回去了。”

邵正军点了点头，方源离开了邵正军办公室。

方源走后，魏铁力问道：“上次会议之后，丁剑峰的情绪怎么样？思想是不是真正想通了？还有没有什么想不通？”

章进说道：“据我了解，思想认识解决得很好，情绪非常高涨，对被关禁闭一事没有半句怨言，对有些不理解的个别官兵，他还专门去做了思想工作。”

邵正军说道：“这就是丁剑峰的特点，一通百通。他要是想不通，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会弯腰，他要是想通了，就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这一点上，倒是真正体现了军人的气质。”魏铁力似自言自语地说道：“的确是块好钢啊，是个可塑之才。”

邵正军道：“就是脾气急了点，有时做事考虑得不是很全面。”

魏铁力感叹地说道：“这是年轻人的通病。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我们这些过来人都要记住一条，对这样的年轻人不能求全责备，要尽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要放手大胆地让他们去实践，去磨练，不要怕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即便出现一些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同时对他们在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狠下心来去追究，去帮助他们论证所导致的危害，让他们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长自己的才干，加速他们的成长过程，促使他们早日成材。等我们离任的时候，也可放心地让他们来替代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身上的重大责任啊，更是我们这支部队建设的长远大计。”

章进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说道：“是啊，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正军就不像总队长那样深思熟虑、想的长远啊。”

邵正军道：“的确是这样，在丁剑峰这个问题上，就明显地看出了这个问题。我总感到丁剑峰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险，虽然存在一点过失，总是有情可原，不忍心抓住不放，追查到底，更不忍心让他在全体官兵面前出现难堪，这实际上是棋差一着啊。”

魏铁力笑了笑说：“行了，今天我也不是让你们来做检查的。希望你们记住，培养和造就年轻干部，绝不是仅仅帮助他们从成绩中提炼经验，而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从过失中吸取教训，而后者比起前者来，其培养造就的力度要强过一百倍。好了，你们可以再认真琢磨琢磨，我看我们一起先到医院去一趟，把给丁剑峰妻子治病的事安排一下。”

邵正军、章进二人随声站了起来。

梁萍的病，引起了边防医院上下的高度重视，因为这还是第一次由总队长亲自来医院为一个普通病人安排治疗。医院各相关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大家都在为梁萍手术前做着相关的准备。关于梁萍的手术，总队长下了死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尽管这样的命令有违科学规律，但是大家也都理解总队长的的心情，谁也不再说

什么，都决心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确保手术的成功。医院内科利用互联网向全国各地发布了寻找肾源的信息，并且已经得到了多处回应，初步确定采用北海市一个肾源，原定明天中午空运到达。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梁萍的手术定在明天中午开始。

总队长亲自来医院安排梁萍动手术的事，丁剑峰还是听邵正军和章进来看望梁萍时说的，当时总队长安排完后，因要参加一个紧急会议，赶着回去了。这让丁剑峰感到十分不安，自己何德何能，竟让总队长亲自来为自己的家属安排治病，自己只有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出新的成绩，以报答首长的关怀。

梁萍这几天情绪好了很多，再没有拒绝做手术，而且有时也是有说有笑的，这让丁剑峰感到非常高兴。虽然丁剑峰心里也清楚，这是梁萍怕自己难受，有时故意在自己面前装出很轻松的样子，但丁剑峰还是很高兴，因为毕竟是笑，笑总比哭好。自梁萍住院以来，丁剑峰的情绪几乎是跟着梁萍走的。梁萍悲，他也悲，梁萍高兴，他也高兴。梁萍几乎是主宰了他们两个人的情绪，也主宰了病房的气氛。

梁萍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干脆始终表现得乐呵呵的，刚开始住院时那种沉闷的、悲怆的气氛一扫而光。虽然说不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但也可以说到处都充满着甜蜜和温馨。不过有一点还是让梁萍感到于心不安，那就是自她住院以后，丁剑峰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左右。在梁萍看来，以丁剑峰的性格和特点，他能抛开1202艇，始终守护在她的身边，这是需要他付出超常的忍耐。今天上午，方源带着1202艇的官兵们来探望她，她看到丁剑峰兴奋得手舞足蹈，把艇上所有的工作都问了一遍，把每个人的情况都问了一遍，好像他离开1202艇已经半年或一年之久了。梁萍在旁边看着，心里感到很是愧疚。因为自己的病，让丁剑峰连自己心爱的艇都扔下了。她能想像的出，丁剑峰心里会是多么的着急。想到这里，梁

萍越发感到不安起来。

等战友们都离开之后，梁萍就劝说丁剑峰不要老是在医院里呆着，回到艇上去，有什么事情她可以再找他。可丁剑峰一反常态，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没有必要。等梁萍再三逼他时，竟把丁剑峰给逼火了，质问她为什么老是赶他走，是不是有点烦他。梁萍无奈，只好作罢。

作为丁剑峰来讲，这次梁萍可是想错了。自梁萍住院以后，虽然丁剑峰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左右，但可没有付出“超常的忍耐”。这些天来，艇上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丁剑峰的脑子也没往艇上去想，他的精力全部用在了为梁萍治病上，用在陪好梁萍上，艇上的工作他几乎就没考虑过。战友们的到来，才勾起了他对艇上的眷恋。但战友们走后，他的心思又集中到梁萍身上了。这也是丁剑峰的特点，想事与做事都非常专注，从不三心二意。想一件事情不想明白誓不罢休，做一件事情不做出结果也绝不松手。想事与做事都是有始有终，从不半途而废。

丁剑峰现在主要的心思就是为梁萍治病，如果想让他兼顾一下别的，既兼顾到艇上的工作，也兼顾到梁萍的病，从丁剑峰的性格特点去讲，就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梁萍虽然对丁剑峰的这个特点很了解，但她还是低估了丁剑峰对她的感情，现在真能扯动丁剑峰离开医院的原因，大概只有1202艇要出海执行重大任务，除此之外，其他原因都不会使丁剑峰离开医院的。

梁萍现在最希望能找到合适的肾源，最害怕的是丁剑峰的肾与自己的相吻合。假如在短时间内找不到适合的肾源，以丁剑峰的态度，他是绝对会把自己的肾摘一个给她，除非是不吻合。这些天来，梁萍一直在为此事苦恼着，假如丁剑峰的肾与自己的相吻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打消丁剑峰为自己捐肾的念头？可想来想去，哪

一种办法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这可让梁萍颇费了一番脑筋。此时，梁萍正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假装睡觉，实际上脑子却在拼命地转，她要寻求一个有效的方法，以打消丁剑峰捐肾的念头。她已经抱定了一种态度，那就是即便丁剑峰的肾与她的相吻合，她也绝对不允许丁剑峰捐肾给自己。正在此时，内科主任来到了病房，正在旁边看书的丁剑峰急忙站起来说道：“主任，你好，有什么事吗？”

内科主任朝丁剑峰点了点头问道：“梁萍怎么样？”

梁萍睁开了眼睛说道：“没什么，挺好的，谢谢你主任。”

内科主任说道：“那准备一下吧，明天就要动手术。”

丁剑峰听后急忙问道：“我的肾吻合吗？”

内科主任说道：“哦，忘了通知你了，你的肾不吻合，连血型都不对，我们医院已从北海市联系到了适合的肾源，明天中午即可空运到达，到了之后，我们就立即动手术。”

梁萍听了之后，松了一口气，舒心地笑了。

丁剑峰显然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他现在倒不是因为钱，他已经知道总队长答应医疗费由总队全部解决，他主要是想为梁萍尽上一点自己的心愿，如果能为梁萍捐一个肾，也可了却自己对梁萍的愧疚。

近几天来，丁剑峰越发感到，梁萍自嫁给自己以后，自己对梁萍欠下的太多、太多，而梁萍为自己付出的太多、太多。在梁萍没病之前，自己在这方面认识的并不是太清晰，也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梁萍住院的这些日子，他没少想过这个问题，越想越感觉到自己作为一名丈夫是多么的不称职。现在听到自己的肾与梁萍的并

不吻合，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内科主任交待了一下手术前需要注意的事项后就走了。丁剑峰送走内科主任后，回到梁萍的床前，看到梁萍很是兴奋的样子，丁剑峰误认为梁萍是因为找到了适合的肾源而兴奋。实际上并不是，梁萍对找到适合的肾源的盼望并不迫切，让她兴奋的是丁剑峰的肾不适合她，她不必再为此而担惊受怕了。如果按梁萍的真实心理，她宁肯自己马上死掉，也不愿意丁剑峰为她摘除一个肾，她怕给丁剑峰造成伤害。当内科主任宣布丁剑峰的肾不适合她的消息后，对丁剑峰来讲，感到很遗憾，对她来讲，则是个特大喜讯，她甚至感谢上苍这样地照顾自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这样的安排。

丁剑峰望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的梁萍说道：“医院的办事效率真快，这么快就找到适合的肾源了，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也省得你再胡思乱想了，还想摘个肾给我，亏你想得出。”

“那怎么是胡思乱想呢？我那么做也是应该的。”

“什么应该的，倒下一个还不行，你还想让两个都倒下？”

“这个我已经向医院打听了，摘除一个肾对人体影响并不大。”

“什么影响并不大，有一点影响也不行。”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反正也不可能了，我们不必讨论这个问题了。我问你，明天做手术害怕吗？”丁剑峰深情地望着梁萍问道。

“这有什么可怕的，我不怕。”

丁剑峰知道梁萍是个很坚强的女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她弱不禁

风，但其心理素质却非常坚强。她所说的不怕是真实的。丁剑峰虽然很清楚这一点，但又免不了要叮嘱几句，说道：“一定不要怕，手术一定会成功。我听支队长告诉我说，总队长交待，做手术时，还要从北京请专家现场坐阵指导，要用最好的药品、最先进的设备、经验最丰富的医生来保证这次手术的成功，你一定不要有什么担心。”

“我知道，我既不害怕，也不担心。”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进了手术室后，就全身麻醉了，什么知觉也没了，根本也感觉不到疼，所以也就不必害怕了。”丁剑峰还是有点不放心地叮咛道。

“我说你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这些我都懂。”

其实，丁剑峰何尝不知道梁萍都懂呢。可他就是想说，看起来是在对梁萍说，实际上有一半是在说给自己听的。他真的很担心，他害怕梁萍活着进了手术室，却推着死了的梁萍出来。他对自己的生和死从来就没有放在心上，他在海上执行任务时，再危险的场面他也没考虑过自己的生与死的问题。可自从梁萍住院以后，梁萍生与死的问题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脑海，他真的害怕梁萍死去。他真的很担心，甚至说一千个担心、一万个担心都不过分。这些日子，他在脑子里不止一千次、一万次地想过，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梁萍死去，起码不能让梁萍死在自己前面。

梁萍虽然没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担心却不能说是没有。只不过她不是在为自己担心，她担心手术一旦不成功，丁剑峰会受不了，她担心自己一旦死在于手术台上，她的小海平今后怎么办？她甚至想过，自己如果能悄悄地死去，谁人不知，谁人不晓，那该有

多好啊。可那又怎么可能呢。她心里非常清楚，做这样大的手术，是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的，即便出现意外，也是正常的。想到这里，她还是试图想做做丁剑峰的工作，让他提前有个思想准备，便说道：“剑峰，做手术的事不能不考虑万一，一旦有什么意外发生，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带好我们的小海平，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这个问题丁剑峰不是没考虑过，只是他不愿意往这方面去想。每当这个想法闪过，他会立即将其赶走，他没有勇气往下想。现在梁萍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正戳在了他的痛处。他不愿意这样的话出现，更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当听到梁萍提出了这个话题时，他不由地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和不安，他近乎失去理智的、又带有一种恼怒的神态说道：“你胡说些什么？怎么可能出现意外？总队长已经明确指示，要聘请最好的专家，用最好的设备，用最好的药品来保证这次手术的成功，不可能失败的，你干吗要胡思乱想？这简直是毫无道理。”

梁萍看到丁剑峰着急的样子，实在不忍心继续说下去了。她知道，丁剑峰不是不明白，只是不愿面对而已。她不想再对他有任何刺激了，便故作轻松地说道：“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你去把小海平抱来，我想看看他。”

丁剑峰看了看梁萍说道：“你可不准再胡思乱想了。”

梁萍笑了笑说道：“知道了，放心吧。”

丁剑峰满意地离开了病房，去抱小海平了。

第九章

雷鸣这几天老是郁郁寡欢，情绪老是提不起来。梁萍的突然发病，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使他联想到了赵倩，他担心赵倩别出现什么意外。尽管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可他还是抑制不住地这样去想。他已经多次给赵倩去过电话，赵倩不是不接，就是接了之后说上两句话就给挂断了，说的那两句话也无非是让他解释为什么要骗她。可这让他根本没法解释，只能支吾来支吾去。赵倩不爱听，很干脆地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雷鸣也曾去过赵倩家和单位，赵倩不是不见就是见了之后告诉他，别再打扰她。这真让雷鸣有苦难言，打掉牙拼命往肚子里咽。可咽又不能彻底咽下去，如鲠在喉，感到很不舒服。吐又吐不出来，彻底咽下去又不甘心，折腾得雷鸣不知如何是好。刚才雷鸣又去了赵倩单位一趟，走到赵倩办公室门口，听办公室里热闹非凡。推门进去以后，见只有赵倩和尤达夫在里面，两人有说有笑，气氛甚是欢愉。当赵倩见到雷鸣后即说道：“我们正在研究工作，雷先生请自便吧。”当即让雷鸣好生难堪。雷鸣毕竟是自尊心极强的人，当时二话没说，转头就走了出来。出来后，一种酸楚的滋味顿时袭满全身。尤达夫在追求赵倩，这还是雷鸣听于红丽说的，难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赵倩就另觅新欢了吗？在雷鸣眼里，赵倩绝对是一位感情专一的姑娘，他对赵倩历来都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但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赵倩还能对他雷鸣感情专一吗？如果赵倩等不到真相大白那一天就离他而去，那他雷鸣可怎么办啊？他真想像不出他今后的生活如果没有了赵倩会是怎样？也许会痛苦一辈子。想到这里，雷鸣真想返回去，找到赵倩彻底说个明白。他相信，只要他把真相摊给赵倩，赵倩会马上拥进他的怀里。雷鸣想来想去，还是打消了这个荒唐的念头，他不能拿着保密守则当儿戏，更不能拿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做赌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的儿女私情放在自己

的事业之上。为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他宁肯为此做出牺牲。

雷鸣从赵倩那里出来后，接着又去了医院看望了梁萍，知道梁萍马上就要动手术了。他本想在梁萍动手术时陪陪丁剑峰，后来看到邵支队长、章政委都去了，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去了不少官兵。他知道像这种场合他不应该老在那里呆着，就溜达着走了出来，也没什么地方好去，就信步来到了海边。

雷鸣有个特点，每当心情郁闷之时，就愿意到海边找块礁石坐坐，面对大海，望着潮起潮落，心情会开朗很多，一些烦闷的情绪会随着海潮的波涛飘散而去。这次他又来到海边，走到自己曾经习惯坐的那块礁石上坐了下来，望着并不显得平静的大海，情绪并不像往常那样逐渐开朗，反而越加郁闷，心中又想起了赵倩。不知赵倩现在在干什么？不知赵倩会怎样对待尤达夫的追求？不知赵倩最终能不能原谅自己？不知自己还有没有与赵倩重归于好的那一天？正当雷鸣满脑子都是赵倩的时候，身后传来了非常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怎么，又一个人跑到这里看海来了？”雷鸣回头一看，原来是于红丽，便惊讶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也不是你自家的地，允许你来就不允许我来吗？”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怎么有时间跑到这里来？”

“你这话说得就更没有水平了，难道你有时间来看大海，我就不可以有时间吗？”

雷鸣随着与于红丽的不断接触，对于红丽的印象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他认为于红丽是东方商贸集团最富有正义感的人。雷鸣认为，虽然于红丽曾安排几名假公安对自己拳打脚踢了一顿，但那决

不是于红丽的本意，必定是另外有人指使。虽然于红丽对此从未做过任何解释，但他还是深信于红丽是做不出那种事情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雷鸣还不敢断定于红丽究竟是敌还是友，但从于红丽所有的表现上去看，她对自己从无半点恶意，不论是说话还是办事，于红丽总是在帮着自己。从直觉上，雷鸣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于红丽当成朋友了。尽管雷鸣对于红丽从没有放弃戒备，但每当与于红丽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戒备总是显得那么脆弱，相互之间三句话不到，这种戒备就不知不觉地化解了。雷鸣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对于红丽充满了好感。虽然每当与于红丽在一起的时候，于红丽总是表现出咄咄逼人，有时甚至很是尖刻，但雷鸣还是感到，于红丽的尖刻之中充满着善意和友好，咄咄逼人之中也总是能够逼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乐趣。与于红丽在一起聊天，他感到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于红丽见雷鸣只是望着大海，对其问话没有任何表示，便又问了一句：“怎么不说话呀？”

雷鸣被于红丽一问，发觉自己有些失礼，很是抱歉地说道：“哦，我是刚到医院看望了梁萍，就顺便到这里来了。”

“梁萍现在怎么样？”

“情绪挺好，马上就要动手术了。”

“那你为什么不在那里陪陪丁剑峰呢？他现在心里一定没着没落的，最好能有人陪陪他。”

“是啊，我原来是想在那里陪陪他的，可最后支队去了不少的人，我继续在那儿反而不好，所以就离开了。”

“那有什么不好的呀？”

“我已被人家提前办理转业了，还和人家搅和在一起干什么。”

于红丽笑了笑说道：“嗯，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又在想赵倩了？”

雷鸣望着大海，似乎是在对自己讲，也似乎是在对于红丽讲：“是的，我是在想她。你说这女人是怎么回事，我无非是到歌舞厅玩了几次，这至于吗？再说了，我那也是为了应酬啊，如果不是为了应酬，那样的地方打死我我也不去，可现在竟别扭到这种地步，真是让人有点想不通。”

雷鸣与赵倩之间的矛盾，对谁也不想说。但每当于红丽问起此事时，他又总是愿意如实相告。雷鸣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事后雷鸣又总是在不断地告戒自己，千万要注意，不该让于红丽知道的绝对不能透露半句。所以他在与于红丽的所有交谈中，也仅限于生活方面及私人交往等情况，对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还是能够做到守口如瓶的。

于红丽望了望雷鸣，非常认真地说道：“看来你真的不懂女人，女人最在乎的也无非就是此类的事情。再说了，像歌舞厅那样的地方，你既然不愿去，那又何必勉强自己呢？”

“黑总让我陪他去，我能不去吗？”

于红丽笑了笑，话中有话地说道：“看来你对黑总倒是挺重视的，不放过任何一次接触的机会，为了黑总，连自己心爱的人的感受都不顾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雷鸣看了看于红丽，自知失言，急忙补救道：“哪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啊。我总认为，做人总应该讲点义气。我离开海警之后，黑总对我挺好的，我应该对黑总有所报答。可我也做不了什么事，

那么对于黑总交待我做的事，我必须坚决去做，这一点我不能打折扣，其他的事，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说得好，这样解释确实是能够解释得通，让人没法怀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了。”于红丽笑着说道，想了想后，又继续问道：“照你这么讲，你打算与赵情分手了？”

“这……这……这个吗……”

“看得出来，非常非常地舍不得。既然舍不得，为什么不找机会向他好好解释解释呢？女人是最怕哄的，几句好话送过去，也许就天下太平了。”

“该做的我都做了，可就是没有效果。”雷鸣懊丧地说道。

“那是不是你该做的并没有做到位呀？如果都做到位了，是不应该没有效果的。如果该做的都做到位了还是不奏效，那大概就是缘分上的问题了，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缘分是不能勉强的。其实呀，女人世界大得很，何必一条道走到黑呢？多给自己留点空间，那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自己设计枷锁套住自己呢？”于红丽娓娓而道。

雷鸣继续望着大海，他在想于红丽刚才所说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她对自己始终没有消除怀疑？还是只是信口说说而已？当他听到于红丽的话已经说完之后，虽然并没有听明白于红丽刚才说了些什么，但还是随口应对了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

于红丽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边笑边说：“你可真会装啊。”于红丽的笑声让雷鸣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惊奇地望着于红丽问道：“我装什么了？”

于红丽停住了笑声说道：“我说的什么，实际上你并没有听进去，可嘴上却说很有道理，装得很像嘛。”

雷鸣听后，暗暗吃惊，这个女人真是厉害，可谓是洞察秋毫。刚才她说的话，后半部分雷鸣的确没有听进去，他在想于红丽为什么说出了一句“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否有什么所指？没想到，这稍微一走神儿她就察觉到了，看来他必须认真应付了，否则很容易乱了方寸。想到此，雷鸣似非常抱歉地说道：“哦，你的话，我还是听明白了，只是刚才有点走神儿，我是在想不知梁萍的手术做完了没有，不知是否顺利。”

“既然那么关心这件事，那干吗不打个电话问问呢？”

“是啊，我问问。”说着，雷鸣便掏出了手机，拨通了丁剑峰的电话。丁剑峰告诉他，手术刚做完，非常成功，现在梁萍已经被送到了特护室。雷鸣提出要过去看看，丁剑峰告诉他现在不行，三天之内谁也不能去看，完全由医护人员护理，雷鸣只好挂了电话。

于红丽想了想说道：“既然这样，何不邀请丁剑峰出来吃顿饭，表示祝贺，黑总不是早就想邀请丁剑峰吃饭吗？”

“对，我联系一下黑总。”说着，雷鸣又掏出手机，拨通了黑沙的电话。黑沙听后非常高兴，让雷鸣马上安排。

雷鸣接着又重新拨通了丁剑峰的电话，邀请丁剑峰一起到“海天酒楼”吃饭，丁剑峰满口应允，定在下午6时30分在“海天酒楼”见面。

一切联系妥当之后，雷鸣说道：“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先到‘海天酒楼’安排一下？”

于红丽说道：“好吧。”说着，两人一起离开了海边。雷鸣和于红丽两人到酒楼定了房间后，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两人便在房间里等着。六点刚过，黑沙就早早地来到了酒楼。到了6点20分的时候，黑沙有些沉不住气了，望着雷鸣问道：“怎么还没来啊？”

雷鸣看了看表说道：“你放心，丁剑峰说话是算数的，而且非常准时，6点30分之前肯定会赶到的。”

雷鸣刚说完不大一会儿，丁剑峰推门走了进来。雷鸣急忙起身指着黑沙介绍道：“这是东方商贸集团黑总经理。”

丁剑峰听后略微一怔，但随即恢复了常态，与黑沙握了握手说道：“原来是黑总经理，我是丁剑峰。”

黑沙道：“幸会，幸会！久闻大名，今日得以相见，三生有幸，三生有幸！”

雷鸣又指了指于红丽道：“这是我们东方商贸集团的于小姐。”

丁剑峰又与于红丽握了握手道：“非常高兴认识于小姐。”

于红丽道：“彼此，彼此。”

紧接着，雷鸣便招呼众人在桌上坐下。黑沙坐下后便问道：“听说贵夫人的身体欠佳，刚做完手术，顺利吗？”

丁剑峰道：“手术非常顺利，很成功，谢谢黑总的关心。”黑沙道：“上次拿了20万，不知够不够，如果不够尽管说话，别的咱不说，我现在就是钱多得很，我能为丁艇长尽点心意，真是荣幸之至。”

丁剑峰一听，深感意外，愣了一会儿转向雷鸣说道：“雷鸣，你

出来一下!”说着站起身走了出去，雷鸣随后跟了出去。雷鸣出来后，丁剑峰劈头就问：“雷鸣，这是怎么回事？”

“剑峰，我们这是借他的钱，以后我们还要还他，干吗这么认真？”

“谁的钱都可以借吗？你应该知道黑沙是什么人，你这不是在害我吗？”

“怎么能说是害你呢？我为什么要害你呢？借钱又不违法。再说了，这是我借他的，与你无关。”

“钱是在用，怎么能说是与我无关呢？不行，我必须马上还给他，我现在也不用了，梁萍的医疗费，总队给予全部报销，我明天就去医院把那20万提出来，你必须立即还给他。”丁剑峰态度坚决地说道。

“剑峰，你以为嫂子的手术做完了就行了吗？像她这种病，花钱的时候在后面呢。要坚持定期透析，定期检查，定期服药，还要有足够的营养品，你的那点积蓄根本就不够用。剑峰，为了嫂子的病，这些事你就不要管了，我能处理好的。”雷鸣非常诚恳地说道。

“不行，这钱我必须马上还给他。你应该知道，我与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会把这么一大笔钱给我，还不是为了……算了，这些我不再说了，反正钱我是立即要还的。”

“行，要马上还也可以，我来想办法还。那些钱先留给嫂子用，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可以，你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钱？实际上我早就应该想到的，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帮我去找钱呢？”丁剑峰有些后悔地说道。

雷鸣听到了丁剑峰这句话，心里好似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像不认识丁剑峰似的，吃惊地瞪大眼睛望着丁剑峰：“剑峰，你……你……”

丁剑峰发现自己的话说的重了，急忙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雷鸣，我知道你是在为你嫂子考虑，也是为我考虑，可难道你忘了吗，我现在身上还穿着警服，我还是一名海警，一名专与走私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海警，我不能谁的钱都拿来花，更不能与有走私犯罪嫌疑的人有半点经济来往，这一点，你应该十分清楚的啊，你不应该背着我做。”

雷鸣有些冷冷地说道：“我不是说了，由我来想办法还他吗？你是不是也要与我划清界限啊？”

“雷鸣，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误会，你的心意我都领了，你嫂子也会非常感激你的，但这笔钱我必须马上还给黑沙。我现在已经不急用这笔钱了，你也没有必要借来借去的，等我以后需要了，我会请你帮忙的。”丁剑峰虽然说话的语气有所缓和，但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地说道。

雷鸣望了望丁剑峰，欲言又止。

丁剑峰接着说道：“雷鸣，对不起了，今天的晚饭我不参加了，以后有事咱们再联系，再见。”说完，转身离开了酒楼。

雷鸣站在原地愣了好大一会儿，才情绪沮丧地回到了包房。

黑沙见到雷鸣一个人回来后，急忙问道：“怎么啦？人呢？”

“走了。”

“走了？”

“是，走了，这下你们总该领教了吧。”雷鸣无可奈何地说道。

“这……这……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吧？”黑沙显得有几分恼怒。

“黑总，你不应该急于告诉他钱是从你那里拿的，即便要告诉，也由我找机会和他说，你真是太不了解丁剑峰了。”雷鸣略带埋怨的口气说道。

于红丽看了一眼黑沙问道：“怎么样？我的话不错吧？我刚才这么说，黑总还不信呢。”

黑沙不甚理解地说道：“那也不至于甩手就走了呀。”

于红丽道：“哼，没转回来骂你两句就不错了。”

“怎么？拿了我的钱，还要骂人呐？”

于红丽笑了笑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把钱还给你了。”

黑沙望了望雷鸣道：“真的？”

雷鸣似心事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

黑沙急忙问道：“那怎么办呐？”

雷鸣想了想说道：“我明天再慢慢做做工作，看情况再说吧。”

黑沙急忙说道：“千万不能让他现在把钱送回来，现在如果把钱送回来，就意味着这条线就断了。刚刚扯上，接着就断，太得不偿失了。更重要的是，可能从今以后有些事情就会更不好办了。”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个工作可是不好做的，估计是很难做的通的。”于红丽接着说道。

雷鸣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第十章

刘海舟前年曾与黑沙联手做了两笔向境外倒卖文物的生意，这两笔生意都很顺手，去掉成本和黑沙留下的一部分，刘海舟净赚到手的也有两百多万元。这个数目对刘海舟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他本来想就此罢手，做点正当生意，可正当生意实在是难做，转来转去，一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反而原来挣的那点钱又亏掉一半，着实让刘海舟心疼了好大一阵子。

刘海舟原想通过黑沙再倒腾两笔，可黑沙嫌他收集的文物数量太少，不愿伺候。他就只好狠了狠心，东挪西凑，投资了一千六百万，把自己所能运用的各种歪门邪道都用上了，收集了一批国家级文物。境外的买主已经找好，只要货能安全到达，利润能高出一倍还多。刘海舟心想，这次如果能够顺利的话，落到自己名下的钱顶少也是八百多万。这笔钱到手之后，可是坚决洗手不干了，守着这笔钱做点正儿八经的生意。只不过是一定要保证这笔生意别有什么闪失。

刘海舟的货全部准备妥当后，便雇用了两辆大卡车将其运往南海市。为了保险起见，刘海舟亲自押车，并购买了两百多万元的景德镇瓷器，将那些文物混杂在其中，所有的搬运工和司机都认为是往南海市运送景德镇瓷器。就这样，刘海舟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运抵了南海市。

刘海舟抵达南海市后，天色已晚，便给黑沙打了电话。黑沙随即通知雷鸣、高亮等人，一块陪同刘海舟吃饭。在酒桌上，刘海舟多贪了几杯，一遍接着一遍地对黑沙说道，这次可不能说他家小子气了，几千万的货应该算是大手笔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了水漂，否则对他来讲，天就塌了。黑沙则豪气十足地表示道，大可以放

心，这次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有所动作的，只是要耐心地等待，等机会合适，才可下手。

雷鸣在酒桌上听着，也不言语。他原来已听黑沙说过，刘海舟要倒腾一批文物来南海走私出境，但这么大的数量，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饭局很快就结束了，前后不到一个小时。黑沙让众人随刘海舟一块到东郊仓库将货卸下。到了东郊仓库后，雷鸣、高亮和看仓库的几个保安等人一块帮忙，将两卡车货物全部卸进了仓库。一切收拾妥当后，黑沙告诫保安人员要严加看守，然后各自分头回去休息。

雷鸣回到宿舍后，已是晚上10点多了，便将此情况电话报告了邵正军。邵正军告诉他，在绝对保证不被黑沙发觉的情况下，可立即到支队进行专题研究。雷鸣便先到了黑沙办公室，见黑沙办公室空无一人，估计没有找他的可能，便驾车到了支队邵正军的办公室。

邵正军办公室里，总队侦察处王勇处长、支队章进政委已在此等候。雷鸣到后便将刘海舟与黑沙等人合伙走私文物的事详细地进行了汇报，几个人便围绕着此案进行了认真地分析。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赃物已在视线之内，可采取突然搜查的方式，将赃物扣押，然后对涉案人员逐一进行审查，借机将黑沙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大家认识统一后，邵正军便拨通了魏铁力的电话，将案情及他们研究的意见，详细地向魏铁力进行了汇报。魏铁力认为现在对黑沙等人采取措施还是为时过早，但又怕这批文物出现意外，最后魏铁力同意可立即安排进行搜查，至于是否抓人，可视搜索结果再

定。

大家根据魏铁力的意见，重新制定了行动方案，确定等天亮以后，由王勇处长带队，对东方商贸集团仓库进行搜查。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王勇带着20余名全副武装的边防侦察员，开着三辆警车，呼啸着冲入到东方商贸集团东郊仓库大院。车停下后，20余名边防侦察员迅速地将仓库包围。在场的仓库保安人员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的瑟瑟发抖。王勇下车后问道：“你们谁是负责人？”

“我是。”一名保安人员胆怯地答道。

“我们是边防刑事侦察大队的，要对这里依法进行搜查，把门打开。”王勇说道。

“搜查？你们是不是通知我们老板来，我们只是打工的。”

“可以，你马上打电话通知你们老板来。”王勇干脆地说道。

那位保安人员慌忙地去给黑沙打电话。

黑沙接到了电话后，立即驱车赶了过来。当看到这么多的边防侦察员已将仓库团团围住，略显得有点紧张，但瞬即恢复了常态，笑容可掬地对着王勇说道：“是边防的同志啊，我是黑沙，东方商贸集团的总经理，这一大早你们跑到我们这个破仓库来干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王勇看了看黑沙道：“我是边防总队侦察处处长，有人举报这里藏有违法物品，我们现在要依法对这个仓库进行搜查，这是搜查证，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说着将搜查证递到黑沙面前。黑沙看了看搜查证，边签字边说道：“我看你们一定是误会了，这个仓库里确实有一批货物，是我的一个朋友昨天刚运来的一批景德镇瓷器，准

备在我们南海销售，卸货时我也都验过了，根本没有什么违法物品。我想，是不是搞错了？”

王勇态度冷冷地说道：“是不是搞错了，只有搜查之后才知道。”

黑沙态度和蔼地说道：“那是，那是。”说着转身对保安人员说道：“把所有的仓库全部打开，让边防的同志搜查。”

几个保安人员顺从地把仓库房门全部打开。

王勇带着侦察员走进仓库，指着一堆木箱说道：“全部开箱检查。”

“且慢，”黑沙和颜悦色地走到王勇面前说道，“处长，可不可以先看看别的，我马上通知这批货物的主人来，当着他的面进行检查。主人如果不在，一旦有什么问题，我也不好办，望处长能够给予谅解。”

“好啊，你马上通知他来。”王勇爽快地应道。

“谢谢。”黑沙说着掏出手机给刘海舟挂了电话，让他立即到东郊仓库来。

王勇对侦察员们说道：“你们先对仓库的其他部位检查一下，或许有人背着黑总经理偷藏了一些违法物品也说不定。”黑沙点了点头道：“对，对，处长说的没错，我这里人多手杂，也保证不了有人不干出一些不合法的事，你们一定要仔细查，我也好心里有个数。”

侦察员们分头对各个部位进行搜查。

过了不大一会儿，刘海舟坐着出租车来到了仓库。下车后，一

副懒散的样子，略带埋怨的口气对黑沙说道：“黑总，我这玩了一宿麻将，刚刚睡下，大清早找我干什么？”

黑沙说道：“有人举报说我们这个仓库有违法物品，边防的同志要来搜查，大清早要你来，就是核实一下你的那批货。”刘海舟不满地说道：“我的那批货怎么能是违法物品？这简直是笑话。我刘海舟历来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从不干那些违法的勾当。再说了，昨天这批货进来时，你黑总也是当面看过的，有没有问题你还不清楚吗？”

黑沙道：“对不起，刘老板，我也是这样和他们说的，可边防的同志带有搜查证，还是让他们看一下吧，这样对我们大家都好。”

刘海舟不情愿地说道：“好吧，好吧，但可千万要小心，我那可都是景德镇上等的好瓷，要是碰了，可就不值钱了。”

王勇朝着侦察员们说道：“把箱子全部打开。”

转眼，几十只箱子全部被打开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清一色的景德镇瓷器，翻来翻去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紧接着，搜查其他部位的侦察员们也都转了回来，分别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搜查工作已全部结束。

王勇皱了皱眉头，想了想说道：“对不起了，黑总、刘老板，看来是举报不实，给你们添麻烦了，我在此向你们表示歉意。”

黑沙点了点头道：“这没什么，以后再有什么事，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尽力配合。”

王勇对侦察员们挥了挥手说道：“收队！”

边防侦察员们立即上了警车，离开了仓库。

刘海舟望着已经离去的警车，擦了擦满头的冷汗，吐了吐舌头，心里想到：好险呐。

黑沙阴沉着脸不说话，两眼中射出似乎要吃人的凶光。黑沙暗暗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劫。昨天晚上，黑沙在刘海舟的货全部进了仓库后，即陪刘海舟一块去桑拿按摩。黑沙在按摩床上躺着，心神一直不宁，总感到有事情要发生。按摩还没有结束就爬了起来，叫上刘海舟、高亮和刘海舟的两个司机，重返东郊仓库。

黑沙先前就听刘海舟说过，这两卡车货物当中，仅有了个箱子装有文物，其余全是崭新的景德镇瓷器。黑沙告诉刘海舟，为防万一，这批文物不要与那些瓷器放在一起，可连夜转移到东方商贸集团的地下室内；为保密起见，这次转移仅有他、刘海舟及高亮知道，两个卡车司机在连夜帮助转移之后，给了他们一点钱，当晚就让其离开南海市了。就这样，这批文物于凌晨两点前已全部秘密进行了转移。王勇他们的搜查扑空，也就势在必然了。

刘海舟从东郊仓库回来后，随同黑沙一起到了黑沙办公室。进屋后，刘海舟随手将门关上，心有余悸地说道：“我真是彻底服了，你黑总果真是料事如神，多亏昨晚连夜将货物转移，不然的话，现在可是倒了大霉了。”

黑沙蔑视地说道：“哼，和他们这些人打交道，不多长几个心眼那行啊。唉，这次又差点栽在他们手上。”

刘海舟有些不解地问道：“凭你黑总在南海的威望和手段，这些人难道还摆不平吗？”

黑沙从烟盒抽出一支烟，刘海舟急忙上前给点上，黑沙深深吸了一口说道：“现在最大的威胁并不是这些人，我怀疑我们内部有

鬼。”

刘海舟惊奇地问道：“内部有鬼？”

黑沙点了点头：“嗯，你想想，你的货昨天晚上刚到，没有几个人知道，可今天一大早就来搜查，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刘海舟恍然大悟地说道：“对呀。”想了想后又继续说道，

“会不会是碰巧了呢？”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他们这是依法搜查，是要领导审批的，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领导是不会批的。我怀疑是我们内部有人传递情报。”

“那能是谁呢？”

“你再想想，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有你和我、高亮、雷鸣、两个司机和我的保安，我的保安并不知道里面有违禁物品，高亮和两个司机都参与了昨天晚上货物的转移。如果是他们传递情报，那完全可以直接指出我们的藏货地点，不至于让他们去仓库空搜一趟，所以知道这件事但又不知道货物转移地点的只有一个人。”

“你说是雷鸣？”

“对，只有他只知道你拉来了一批文物卸在仓库，但又不知道我们连夜进行了转移，你说传递这样情报的还会有谁？”

刘海舟如梦初醒般地说道：“是啊，这几乎是明摆着的。”

“难道真是你这位老同学背后下了这样的毒手？”

“我看很有可能，我和雷鸣只是大学的同学，在校期间，我们两

人交往不多，关系也不深，毕业以后从来没有来往，说白了。我和他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

“要真是雷鸣，嘿嘿……”黑沙话说到半截停了下来，冷笑了两声。

“那可怎么办呐？”刘海舟焦急地问道。

“清理门户，找机会做了他。”黑沙说着，两眼放出凶狠的光。

魏铁力办公室内烟雾弥漫，魏铁力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昨天晚上他答应采取行动后，曾一度想到有些草率，今天早上的行动果应其验。他没想到黑沙等人如此狡诈，他确实有些低估了他们。他已经预计到，这次行动的失败，将会给整个行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在不停的思索和考虑，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挽回所造成的损失。

魏铁力边在办公室内来回踱着边不停地吸烟，邵正军、章进、王勇在沙发坐着，都陷入了沉思，谁也不说一句话。办公室除了魏铁力轻微的脚步声，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声音。最后还是魏铁力打破了沉寂，转向王勇问道：“王处长，你们在搜查时，黑沙自始至终是怎样一种态度？”

王勇道：“他的态度始终是满脸陪笑，不急不慢。当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神态有些不对劲，他的神态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轻松，并时而流露出一种蔑视和自信。开始我还以为他是故作镇静，我想等我们搜查过后，看你这种神态还能保持多久，可没想到，我们却实实在在地扑了个空。”

邵正军在旁边说道：“实在是有点怪，那批文物昨天晚上才刚刚落地我们南海，连夜我们研究的行动方案，仅仅相隔了几个小时我

他们就采取了行动，按常规是不会出现意外的，难道是雷鸣提供的情报有误？”

魏铁力接着说道：“经综合分析，情报是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出在我们老是按常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黑沙抓住了这一点，这正是黑沙的狡猾之处，也是我们的麻痹轻敌之处。也就是说，当我们获取了情报之后，黑沙突然来了一手隐身术，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货物进行了转移，给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这是棋失一着啊！”

“看来黑沙这个家伙还真是不可低估啊！”邵正军说道。“我们现在应该着重考虑什么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黑沙秘密转移这批货？仅仅是因为小心谨慎，还是另有其因？为什么卸货时让雷鸣一起去，而转移时又避开雷鸣呢？”魏铁力有些疑虑重重地问道。

“你是说，他们对雷鸣产生了怀疑？”邵正军略显紧张地问道。

“对，完全有这个可能。即使转移货物之前对雷鸣没有什么怀疑，那么这次搜查行动之后，也势必会怀疑到雷鸣头上。我们必须想办法引开他的注意力，尽可能干扰其视线，扰乱其思路，否则，雷鸣会有危险。”魏铁力肯定地说道。

“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尽快引开黑沙对雷鸣的注意力呢？”邵正军似自言自语地说道。

魏铁力两眼望着窗外，目视远方，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突然，邵正军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急忙打开手机接通了电话，电话是丁剑峰打来的。邵正军听了几句后，对魏铁力说道：

“总队长，丁剑峰说有个情况要来汇报一下。”

“让他过来吧。”

邵正军接着对着手机说道：“我现在在总队长办公室，总队长让你马上过来。”邵正军挂了电话后，办公室内又重新恢复了寂静，大家都在为总队长提出的问题动脑筋，但谁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想法。

过了不大一会儿，丁剑峰就到了。丁剑峰报告进门之后，分别与魏铁力、邵正军、章进、王勇打了招呼，然后将雷鸣借黑沙20万医疗费、雷鸣请吃饭以及与黑沙相识等经过，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并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准备立即将20万元借款还给黑沙。

章进听后说道：“看来黑沙是想用这20万引你上钩呢。”魏铁力掐灭了手中的半截香烟，高兴地说道：“有了，我看这个机会挺好，那20万不要急于还他，你现在马上回医院，先给黑沙去个电话，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他那天不辞而别是因为心情不好，或是因为与雷鸣之间产生了点矛盾，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请他给予谅解。那20万元钱因为急用，暂时不能还他，然后请他吃顿饭，以示谢意。见到黑沙后，将话题慢慢引到今天早上搜查一事上来，告诉他搜查的原因是因为接到了当地警方的通报，具体怎么说，你再好好琢磨琢磨。注意的一点，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急于表白，把握住火候，讲究点艺术，务必保证不要露出马脚，暴露出我们的真实目的。”邵正军接着说道：“这个方法好，只是丁剑峰你要好好准备准备，说谎话骗人可不是你的强项。你现在得想办法让黑沙信任你，让黑沙觉得你为了这20万，愿意为他做点事情。总队长说的意思，你再认真考虑考虑，千万别出什么漏洞。”

丁剑峰点了点头说道：“是，我明白，如果没其他的事情，我现在马上回医院。”

“行，去吧。”魏铁力点了点头说道。

丁剑峰离开了魏铁力办公室后，立即回到了医院梁萍的病房。

梁萍已离开了特护室，经过近几天的观察，手术的确非常成功，所换的肾也没有出现排异现象，梁萍的情绪也非常好，有说有笑的，这让连续多日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丁剑峰一下子得到了彻底的放松。

丁剑峰似乎属于那种不能没有压力的人，一旦没有了压力，他会去主动寻找压力，给自己加压。梁萍的病情日趋好转后，丁剑峰就开始想起了自己的工作，脑子又在拼命围绕着黑沙走私贩毒团伙转了起来。

刚才魏铁力交待的任务又触到了他的兴奋点，回到医院梁萍的病房后，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梁萍一看便知道丁剑峰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梁萍对丁剑峰再了解不过了，他的这种神态只有在接受一项新的任务之后才能表露出来。梁萍对此有时心里非常矛盾，她既怕看到这种神态，又非常希望看到这种神态。因为每当她看到了丁剑峰出现这种神态时，不是要出海远征，就是要执行险象环生的任务，自此梁萍的担惊受怕也就开始了，任务不完，担惊受怕也就不能结束。因此，她有时候非常害怕看到丁剑峰的这种神态。但她有时候又非常希望看到丁剑峰出现这种神态，因为她希望丁剑峰每天都有个好心情，他希望丁剑峰每天都处于兴奋的状态。丁剑峰高兴她就高兴，丁剑峰压抑她也感到压抑，丁剑峰的一点一滴的喜怒哀乐都紧紧地与她联系在一起。梁萍自住院之后，再没看到过丁剑峰出现过这种神态。刚才看到了丁剑峰的这种神态后，她的心又猛地紧缩了一下，但随即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她不愿意让丁剑峰知道他在执行任务时，她每时每刻都在为他揪着心，她不愿意自己哪怕是因为一丁点的原因而对丁剑峰的注意力有所影响，她愿意把所有的酸甜苦辣埋在自己心底而不让丁剑峰有所察觉。现在看到了丁剑峰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样子，梁萍关切地问道：“怎么？又有新任务了？”

丁剑峰有些不解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梁萍笑了笑说道：“感觉，我的感觉是没错的，怎么？要出海吗？”

丁剑峰说道：“哦，不是，你现在这种情况，我哪能出海呀？有点其他事情。”

梁萍听到不是出海，似乎放心了很多，但嘴里还是说道：“其实，出海也没什么，我的情况现在挺好，有护士们的悉心照料，不会有问题的。你如果有什么任务，尽可去办，我这里你不用担心。”

“那可不行，你不出院，我就不能离开。否则，不论干什么，我都不会精力集中的。”丁剑峰态度十分坚决地说道。

梁萍笑了笑，没有言语，她知道丁剑峰说的是真心话。自她住院以来，丁剑峰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她的身上，她的身体如果不能早日康复，丁剑峰是很难集中精力做事情。从这个角度上去讲，她真的盼望自己的身体早日康复。

丁剑峰收拾了一下房间后，在梁萍的床前坐了下来。他拿出了手机，准备给黑沙打电话。他已从雷鸣那里知道了黑沙的电话，并把要与黑沙通话的内容也告诉了雷鸣。丁剑峰已明确地感到，雷鸣是在黑沙那里卧底无疑。虽然没有人向他明说，他也不能随意去问，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包括今天他要与黑沙通话的内容，都有为雷鸣做某些解脱的因素。虽然总队长没有向他明说，但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围绕怎样与黑沙通话，如何与黑沙接触等问题，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相信他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丁剑峰拨通了黑沙的手机，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丁剑峰说

道：“黑总，那天真有点对不起，我不辞而别，有些失礼了，你一定要谅解啊！”

“嘿，那有什么呀，主要是我们还都不熟悉，等熟悉以后就好了。”

“那天我主要是对雷鸣有点看法，我们俩在外面吵了几句，我心情有些不好，所以就不辞而别了。我回来之后，才想起自己不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我对雷鸣有点意见，也不应该与你黑总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这也太失礼了，请你黑总一定给予原谅。”丁剑峰态度似乎非常诚恳地说道。

“吵架？你和雷鸣吵架了？我怎么没听说呀？”

“哦，是这样的，当时他拿20万给我的时候，说是他自己的钱，根本就没说是你黑总在帮我这样一个大忙。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做人不能贪天之功归己有。我与雷鸣是朋友，你黑总帮我这样一个大忙，雷鸣应该让我知道，我也好知恩图报。可雷鸣却搞得不明不白的，怎么能把你黑总给的钱说成是他给的？我用了谁的钱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感谢谁也不知道，你说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为这事我和雷鸣吵了一顿，当时把我气的转身就走了。”

“哦，是这样，这事雷鸣没说清楚是雷鸣的不对。”

“就是，你雷鸣是我的朋友，黑总之所以能帮我这个忙，我承认也是看在你雷鸣的面子上，不然的话，你黑总认识我是谁？我明白我是应该感谢你雷鸣，但同时也应该感谢你黑总，可雷鸣你不应该这样稀里糊涂的不告诉我呀，不应该说这钱是你自己的，做事哪有这样做的啊！”

“那倒是，万事辩不过一个‘理’字，你说的是这个理。”

“还有，黑总，你那20万块钱，真是派上了大用场，当时如果没有这笔钱押上，医院就不给做手术，我爱人的病就治不了，这真是一笔救命的钱呐，不但救了我爱人，也救了我。我丁剑峰是个讲义气的人，以后必定重报。只不过这笔钱我暂时还不了你，等以后周转开了，我一定尽快还给你。”

“还什么呀，你先花吧，我黑沙从来就不拿钱当回事，我看重的是朋友。”

“哪能不还呢，这样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朋友是最重要的。”

“这就对了，在社会上，最重要的就是朋友。哎，弟妹的病怎么样了？”

“手术做得非常好，各方面的情况都很正舍，谢谢黑总的关心了。”

“我想抽时间去看看弟妹，也表示一下我这个当大哥的心意。”

“不用了，再麻烦你就更不好意思了。”

“不行，我必须要去看看。”

“那就再次表示感谢了，咱们见面后再谈。”

丁剑峰讲完后挂了手机。梁萍疑惑地望着丁剑峰问道：“怎么？你与雷鸣吵架了？”

“不是，有些情况你不了解，你别问了。”

梁萍知道涉及到工作上的事她是不应该问的，但丁剑峰与雷鸣

的关系几乎强过同胞手足，他们两人吵架，她可不能不问。想了想，她还是忍不住地说道：“如果有什么事情就及时说开，你们两人可不能闹矛盾啊。”

丁剑峰笑了笑：“放心吧，我的好老婆，什么矛盾也没有，只是说说而已。”

梁萍又问道：“你说的20万是怎么回事啊？”

“没事，你就别操心了。”

“可千万不能因为我的病，随便收人家的钱啊。”

“我知道，这一点你更应该放心，难道你老公贪不贪财你还不清楚吗？”

梁萍听后点了点头。的确是这样，丁剑峰在经济上可以说永远不会犯错误，这一点，梁萍心里清楚得很。虽不能说他视金钱如粪土，但他对金钱从来都是泾渭分明，不该得的哪怕是一分钱也决不去沾。虽然丁剑峰需要她梁萍操心的地方很多，但在这个问题上可真是能让她梁萍一百个放心。想到这里，梁萍舒心地笑了。

第十一章

黑沙接到了丁剑峰的电话后，着实激动了一阵子，看来丁剑峰根本不像雷鸣所说的那样难对付。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就看钱到不到位，只要是钱到位了，哪有办不成的事？除非是不食人间烟火。

不过，有件事情还是让他心挠得慌，就是雷鸣究竟是个黑的，还是个白的？从边防突击搜查他的仓库一事分析，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雷鸣是自己身边的奸细。但这毕竟是自己的分析，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其中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可能呢？如果真的是冤枉了雷鸣，那可是自己除掉了自己的一个好帮手，这种赔本的事情可不能干。可一旦真是奸细呢？那非坏了大事不可。究竟怎么办好呢？黑沙一时陷入了两难之中。想来想去，最终黑沙还是决定，先稳住阵脚，严加防范，仔细观察，近期海上的活路也暂时停下，等彻底分清雷鸣的黑白再下手不迟。想到这里，黑沙给雷鸣挂了个电话，让雷鸣到他办公室来。雷鸣放下电话就到了黑沙办公室。在此之前，丁剑峰已将他与黑沙通话的全部经过和内容都告诉了雷鸣，雷鸣也在静候黑沙的动向。

关于搜查扑空一事是雷鸣始料未及的。究竟为什么会出现搜查扑空？无疑是黑沙连夜将文物转移了。对此雷鸣反复推敲也找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黑沙在转移那批货物的时候，究竟是故意避开他呢？还是另有原因？如果是故意避开他，则明显地说明黑沙对他雷鸣并不信任，那他雷鸣可真是失败到家了。因为雷鸣已很有把握地感觉到黑沙对他信任的。难道是自己的感觉错了吗？如果自己的感觉没错，黑沙对他并没有产生怀疑，那么转移文物为什么要避开他呢？有一点，雷鸣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搜查扑空之后，黑沙肯定会对他产生怀疑的。怎样才能解除黑沙对自己的怀疑？雷鸣

虽经苦思冥想，但也没能想出个良策来，只好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看黑沙准备采取什么动作，然后择机而行。所以，自搜查扑空后，雷鸣始终呆在办公室里，直到刚才黑沙的召见。雷鸣估计，此时黑沙的召见与丁剑峰的电话有关，便问道：“黑总，找我有事吗？”

“刚才丁剑峰给我来了电话。”

“什么？丁剑峰直接给你打电话？”

“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那倒没有，我只是没想到他会直接给你打电话。”

“哼，我拿出20万，难道连个电话都买不来吗？”黑沙有些冷冷地说道。

“这不是买来与买不来的问题，只是以我对丁剑峰的了解，他应直接打电话给我，现在直接打电话给你，我觉得有点反常了。”雷鸣显得有些疑惑地说道。

“雷老弟，有一点你也许不明白，金钱会导演出很多的反常现象，金钱会彻底改变一个人。”黑沙望着雷鸣说道。

“也许是这样的，但金钱要改变丁剑峰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雷鸣仍然固执地说道。

“难道他丁剑峰不食人间烟火？”

“倒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丁剑峰并不是那种金钱能够轻易打动的人。”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丁剑峰的家

属，咱们走吧。”

“黑总，我还是不去的好。”

“为什么？”

“因为丁剑峰直接打电话给你了，把我已经抛在一边了，我没必要再跟着你去。再说了，那天请他吃饭的时候，我与他在外面吵了一架，吵完之后再没有联系，我现在去也不合适。”

“那你准备与你这个朋友从此断绝来往？”

“那倒不是，我与丁剑峰毕竟是多年的朋友，不可能为这点事断绝来往，我准备等几天，等机会合适，我再约他好好谈谈。”

“既然不准备断绝来往，那何不随我一块去，这个机会就挺好嘛！”

“刚吵完架，我马上就去看他，我也太没面子了。”

“你们为什么吵架？”

“丁剑峰嫌我说那20万是我自己的，说我贪天之功归己有。当时黑总你也不让我说钱是你的，我呢也是处于好意，怕说出是你的钱他不收，可怎么能说我是贪天之功呢？所以我听到这话就火了，与他吵了起来。其实我根本就不是要贪这个功，这一点黑总你是知道的。”

“嗯，你说的这一点倒是不假，可丁剑峰说的也不错呀。我看也不要太计较了，你陪我一块去吧，见面聊几句也就好了。”黑沙说道。

雷鸣显得有些不愿意地说道：“那好吧。”

黑沙之所以要雷鸣一块去医院，其主要目的是想观察一下雷

鸣与丁剑峰的表情和神态，看能否从中发现点蛛丝马迹。两人很快到了医院。黑沙吩咐雷鸣在医院门口的商店里买了些营养晶，然后来到了梁萍的病房。丁剑峰见到黑沙后，非常热情地上前与黑沙握了握手说道：“黑总，谢谢你了，本来我准备登门拜访你，可又让你跑过来了，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话，弟妹做了手术，我就应该来看望看望。”

丁剑峰指着黑沙对梁萍介绍道：“梁萍，这是东方商贸集团的黑总经理。”

梁萍说道：“黑总，谢谢你了，我也起不来，失礼了。”

黑沙似乎很是关心地问道：“现在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医生也说一切都很正常。”梁萍回道。

雷鸣在问道：“嫂子，吃饭怎么样？”

“吃饭也行，医生交待，近些日子主要吃些流食。”梁萍道。

丁剑峰拿过一把椅子递到黑沙面前说道：“黑总，你坐，最近生意还好吧？”

“唉，好什么呀？现在企业想挣点钱也不容易，找麻烦的人也太多。今天早晨我们集团的东郊仓库还被你们边防突然袭击地进行了检查。本来我想进点景德镇瓷器，在我们南海创个市场，可今天早晨你们边防的人说有人举报，说我们搞的是违法物品，突然就对我

们进行搜查，这对我们企业的影响多坏呀。”

雷鸣惊奇地问道：“怎么？东郊仓库被搜查了？我怎么没听说啊？”

黑沙看了一眼雷鸣，什么话也没说。

丁剑峰接着说道：“我听说今天早晨边防总队刑事侦察大队在东郊搜查过一个仓库时扑了个空，仓库原来是你们的呀。”

黑沙说道：“可不，那就是我们的仓库。”

丁剑峰继续说道：“是不是总队的王勇处长带人去的？”

“是一个姓王的处长，叫什么名字我就说不上来了。”

“叫王勇，刚刚他还来看望梁萍，在这里坐着发了一通牢骚呢。”

”

“他发什么牢骚？”黑沙盯着丁剑峰急切地问道。

“他说害得他天不亮就爬了起来，觉没捞着睡不说还扑了个空。”

”

“是啊大清早也把我给叫了起来，说有人举报我们仓库有违禁物品，其实哪有什么违禁物品？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找起我的别扭来了，多亏我这个人违法的事情我不干，不然的话，还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了。”

丁剑峰疑惑地说：“有人举报？不对呀，刚才王勇处长说的不是有举报，他说是接到了内部通报。”

“内部通报？什么内部通报？”黑沙急忙问道。

“其实这件事与你们没有关系，我听王处长说，你们那里几天不是从北方过来一个老板吗，他们当地警方通报我们，说那个老板在他们当地收罗了一批文物，雇用了两辆卡车运到南海来了，要来南海走私出境，让我们立即帮助查封。总队刑事侦察大队就根据他们提供的车牌号码进行查找，后查到了那两辆卡车的货物运到了东郊的一个仓库，他们就前往搜查，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根本不是什么举报。”

“真是天方夜谭，那有什么文物啊，全是些景德镇瓷器。”

“是啊，我听王处长说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唉，做我们这行的，有时也是没办法，全国警方这么多，谁通知你，你都得有点动作，没有动作就说你不负责任。可要有动作吧，有时他们提供的信息根本就不准，自己白忙活，还给人家添了麻烦。”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边防总队侦察大队及时来查查也好，也洗清我们的嫌疑，这对我们来讲不是坏事，只是影响不太好，尤其北方那个老板，觉得受了侮辱似的，我还反复劝他，应该配合边防侦察部门的工作。实际上那个北方老板也不是别人，就是雷鸣的同学刘海舟，人家可是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

丁剑峰转向雷鸣说道：“雷鸣的同学？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雷鸣态度冷冷地说道：“是我大学时的同学。”

“哦，我说我怎么不知道。”

这时，黑沙站起身来说道：“我不打扰了，让弟妹好好养着，以后我再抽时间来看她。”

丁剑峰看了眼梁萍，梁萍闭着眼睛似乎已经睡过去了，便说

道：“行，你们先回去吧，等梁萍出院以后，我一定专门设宴答谢黑总。你是我们夫妻俩的大恩人，我丁剑峰是不会忘记的。我这个人你也许不了解，虽然脾气有时暴躁点，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点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黑沙高兴地说道：“好好好，咱们以后常来常往。”说着离开了病房。

雷鸣也随后跟了出去。

雷鸣与黑沙离开了医院，一路上，雷鸣开着车，一句话也不说，显得非常愤怒的样子。黑沙主动地搭讪着与他说话，他也是爱理不理的。黑沙刚才从丁剑峰嘴里已经知道自己冤枉了雷鸣，对雷鸣的怀疑纯是一种误会。可自己想了想，怀疑归怀疑，也没对你雷鸣怎么着啊，你闹什么气啊，干脆把话挑明了，总不能老这样别扭下去。于是便说：“雷鸣，是不是对大哥有意见？”

“我哪敢呐，黑总，我想过了，我准备另外去找点事做。谢谢这段时间你对我的关照，以后不论我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你黑总的。”雷鸣态度依然是冷冷地说道。

“怎么？大哥有什么对不住老弟的吗？”

“你没什么地方对不住我，可你不信任我，既然不信任我，我也没必要继续呆在这里。我雷鸣为人处事图的是个痛快，图的是以诚相待，如果相互提防和戒备，我找哪个没趣干什么？我雷鸣找口饭吃的地方还是有的。”

“我那里对你不信任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边防侦察大队搜查扑空，是你卸货之后又

立即安排转移了。那为什么卸货时让我雷鸣参加，可转移货物时却避开我雷鸣呢？另外，边防搜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向我雷鸣说一声呢？这不是很能说明对我雷鸣不信任吗？当然，对我雷鸣不信任并没有错，做这些事情就应该越小心越好。但我雷鸣有我自己的原则，我是绝对不能在人家并不信任你的情况下，去为人家做事的。”

“雷老弟，你不要这样，大哥即使有些不妥的地方你也应该谅解谅解。我承认，在边防搜查这件事上，我对你有过怀疑。但那是搜查之后的事，在转移那些货物时，根本不是因为不信任你而避开你。是我与刘海舟在桑拿按摩时，为安全起见临时动意转移一下，我们几个人就离开桑拿房去把这事给办了。因为你不愿意去按摩，你当时也没有去，我想也不必专门去招呼你了，但绝对不是故意要避开你。这一点，大哥可以对天向你保证。至于边防搜查之后，我对你有点怀疑，这你也应该理解，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知道，我根本就没想到是刘海舟那里的警方通报的此事，那么我对你有点怀疑也是正常的。这都是我的心里话，我希望你雷老弟能够谅解。”

“黑总，这件事你怀疑我根本就没有道理。你想，像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为什么要给他们传递情报？我是嫌他们整我整得不够吗？咱们先抛开这个因素不说，假如是我传递的情报，那我为什么不让边防的人在咱们卸完货后就马上动手？如果那样，你还能来得及转移吗？为什么还要等到第二天早晨？难道我还会故意让出时间让你转移？再说了，如果我真想坏你黑总的事，就我现在知道的情况向警方详细说明，警方会不找你麻烦吗？”

雷鸣这一番软中带硬的话，确实令黑沙为之一震，也似乎清醒了很多，他不得不承认，雷鸣说的很有道理，假如是雷鸣传递的情报，则完全可以在卸完货之后就让边防来搜查，那岂不是人赃俱

获?如果是雷鸣想坏他的事,把他掌握的情况向警方抖落出来,警方哪能饶得了他?看来的确是冤枉了雷鸣。黑沙压根儿就没想到是边防警方在工作上的大意和失误,使他有机可乘,更没想到,现在还让他逍遥法外,是因为对他的犯罪证据搜集的还不充分。

黑沙想来想去,越发觉得雷鸣是个人才,是自己不可多得的好帮手,无论如何也要将其留为己用,便态度十分诚恳地对雷鸣说道:“雷老弟,千错万错都是大哥我的错,你念的书比大哥多,知识比大哥广,别和大哥一般见识,大哥求你留下来,权当是大哥请你帮忙,你一定要答应我。”

雷鸣继续开他的车,没有任何明确的表态。

黑沙望了望雷鸣继续说道:“那样吧,把车开到‘海天酒楼’,大哥请你喝酒,就当是我给兄弟赔礼道歉了。”

雷鸣想到,事已至此,火候也差不多了,是适可而止的时候了,便叹了口气说道:“既然黑总真心实意地挽留我,我也不是不识抬举的人,那我就听黑总的吧。”

黑沙高兴地说道:“我就知道你雷老弟会给我这个面子的。”两人说着话,车子已经到了“海天酒楼”。两人找了一个包房,便坐了下来。两个人的酒量都很大,杯来盏往喝个不停。黑沙显得非常兴奋,一口干下一杯后对雷鸣说道:“看来丁剑峰这个人可交,这个人一旦交好了,绝对够哥们。”

雷鸣边喝边说道:“他就这么个人,就是脾气有点倔,有时让人接受不了,但人是非常讲义气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是非常了解他的,要讲交朋友,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如果能把他兜进我们这个圈子里,那对我们的用处可就大了。

“不过，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想让他参与到我们海上的事情中来，可能还不是那么容易。”

“我看有了今天的开端，也不会太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来，不要太急于求成，我看肯定能结出好果子来。”

“可以试试看吧，但我还是劝你，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更不要过早地暴露我们的目的，否则会适得其反的。可以慢慢来，千万不能急了，我对他是太清楚了，搞不好他会翻脸的，要防止弄巧成拙，我这完全是为你考虑。如果从私交的角度上，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但涉及到这个事情，我可是没有半点把握。没有把握的事，我可不能在你面前夸口。现在既然我跟着你干，我就得为你负责，在这点上，我不能给你惹出任何麻烦，否则我就对不起你黑总。”

“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我黑沙今生足矣，来干杯！”两人你来我往，又连续喝了几大杯。雷鸣见黑沙稍微有些醉意，便试探性地问道：“黑总，如果以后什么地方对我有所怀疑，就直接对我明说，何必瞒着呢。像转移货物之类的事，要转往什么地方，你交待一声，我去办就行了，办不好或办出漏子来，你尽可以回来找我算账，何必亲自动手呢？”

“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咱们喝酒。”

雷鸣看出黑沙并不想流露出文物的藏匿地点，要追下去又怕引起黑沙的警觉，便打住了话题，继续与黑沙大杯大杯地干了起来。